

1940 年
第 1 卷第 4 期



3 1595 9889 9

山 月 刊

編輯兼發行

104

1-4

正回中山

孫院長
指示！

935



陳

游擊隊的組織

CHUNGSHAN TODAY

南京圖書

本期目次

援助淪陷區內工作青年 (社論)

論反攻

魯巴

介紹兩位中山籍的華僑國大代表

羅萬銀

八區——中山抗日根據地 (通訊)

紹泉

街頭送子記 (特寫)

紫丞

鄭建初先生 (中山人物誌)

繆梅因

僑胞服務

問事處
義務郵筒

鄉音

一月大事記

邑聞

敵偽動態

各區特訊

見事論事

編後話

今日中山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十日出版

零售 每本二角

中山八區斗門

編輯兼發行：今日中山出版社

駐港通訊處商業印刷所轉

香港德輔道中

代售處：永安公司文房部

永安街

鴻發公司

新橋文街十一號

三合商店

定閱表

| 冊數 | 國內 | 國外 | 香港 |
|-----|----|-----|-----|
| 半年 | 二元 | 一元二 | 一元五 |
| 六冊 | 二元 | 一元二 | 一元五 |
| 十二冊 | 四元 | 二元四 | 三元 |

(一) 國內收國幣香港澳門收港幣
國外照美金計算

廣告價目表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底封面 | 五十元 | 三十元 | 二十元 |
| 優等 | 前後封 | 四十元 | 廿五元 | 十五元 |
| 普通 | 正文內 | 二十元 | 十五元 | 十元 |

(一) 上列廣告係按每期計算長期
另有優待辦法

(二) 普通位置由編者指定地位

社論

援助淪陷區內工作青年

北京圖書館藏

近來國軍到處逮捕抗日青年，企圖給這一羣志願為國不屈不撓的份子，奉一個「致命」的「掃蕩」。

自家鄉失陷後，這一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當日的抗爭先鋒隊同志，今日的戰時青年工作隊員。他們一吞其艱苦的作風，潛伏邑屬各地，站穩自己的崗位，不斷地破壞日偽的交通，擊斃日偽的部隊，清除漢奸，教育羣衆，分頭進行救鄉復土的偉大工作，因為他們是日軍的心腹大患，日軍要鞏固其對我們統治，當然是不肯放過他們的，因此他們不時受到奸人日探的注意，逮捕，不時的受到日軍的逮捕和屠殺，他們備受流亡，飢餓，風吹，雨打，日晒，露宿等等苦楚，但這些絲毫不能動搖他們堅定的抗戰意志，絲毫沒有鬆弛他們搶救家鄉的工作。河山再造，正有待於他們不斷的努力。然而最近他們不幸得很，一方面遭到日軍嚴密的搜捕，一批一批地被迫離鄉，只得潛伏為日偽所不能到或不注意的地方，繼續苦幹；而另一方面，他們却不再得到應有的接濟，過着只能以粥或雜糧裹腹的生涯！

本來在四月至七月的四個月間，這數百個工作青年，曾得到歐陽駒張惠長等先生所組織之中山戰時工作委員會每月國幣一千的接濟，及吳司令的幫助可是到八月間，該會因事結束，於是這一部分津貼，也隨着中斷了，最近他們的代表曾東奔西走，向政府請求，繼續予以接濟，并且派人到香港，向各方面廣求援助以

應「燃眉」之急，固然，他們都是有鉄般意志的人，他們都是無視戰有了深刻經驗的戰士，不致因生活發生問題，而心灰意冷罷工作，可是因為經濟的壓迫，對他們本身的健康，和工作的進行，無論如何，總會遭遇到許多困難，和受到莫大的影響，對於救鄉工作的進行，無疑是大大不利的。

家鄉淪陷，已經十個月了，由於日軍無人性的蹂躪，它已天面全非，自由的樂土，如今已成了人間地獄。同胞們，家鄉到底還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家鄉原是一個革命聖地。搶救自己的家鄉，保存我們的革命聖地，這責任落在我們每一個不甘為奴的中山人民肩上，這責任，不容我們一刻的推卸，我們需要大家「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各能「出錢出力」，同時更希望我們大家「本」救鄉第一「團結第一」的表，結成搶救家鄉的鉄隊陣線。基於這一點，我們對於那一群潛在淪陷區裡的工作的青年，實不忍看他們有如此的遭遇，也實不應該使他們有如此的遭遇。因此我們竭誠希望政府及社會人士多量的接濟他們，特別希望我們海外同胞，本其一貫愛鄉愛國的至誠，大規模的發動，有計劃的進行為他們募捐，給他們源源的接濟。

這是目前搶救家鄉的一件重要工作，一件急不容緩的工作，「完成它吧」！我們謹以十二分熱誠迫切地向我們熱愛家鄉的同胞提出這一個呼籲！

627425

南京圖書館藏

12
505
989, 3

論反攻

魯巴

今日中山怎樣了？

三月五日日軍在香港唐家灣兩處登陸，八日石岐宣告淪陷，三天內，中山，這一個總理誕生的聖地，有着橫門光榮戰果的聖地，已經差不多踏遍了「皇軍」的血腥的鐵蹄，抗戰了兩個多年頭的山，終於淪陷了！，幾十萬同胞受夠了焚殺搶掠，嘗透了顛沛流離，從此淪入「苦海」，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時光真是個無情的東西，十個月這樣「白駒過隙」地過去了，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熱底下度日如年的邑內民衆，這十個月，無異就是十個年頭，在這個悠長的歲月里，日僑對中山的統治，無疑地是進行得更更有計劃和更有步驟，他們已經暫時停止了對我們的軍事掃蕩，而加緊向我們作政治進攻，這表現在：

(甲)軍事上的佈置：

一，用威迫利誘，軟硬兼施的手段，來統治中山所有的僑軍，並抽調各鄉的壯丁，來擴充僑軍，同時又設警備隊來對僑軍加以監視，一有風聲

，更不惜用大石壓卵的力量，來對付不穩的僑軍。

二，大肆搜捕各鄉的抗日青年，特別是對昔日抗先隊份子，更加是「嚴厲緝拿」企圖用恐怖手段來消滅他們的心腹大患。

三，從廣州各地抽調各式各樣的僑軍到來駐防，一則利用僑軍內部的矛盾，互相牽制來分化僑軍的「反正」，其次準備敵軍撤退時，作為防守中山之用。

(乙)政治上的措施：

一，派員監視僑府，調查及強迫舊日之公務人員出任偽職執行其「以華制華」的毒計，

二，利用昔日之縣府探險人員組織政治密探隊，除在縣屬各鄉活動外，並派到港澳兩地刺探一切。

三，招致無恥的男女組織男女宣傳隊，到處大發「和平」「反共」的謠言以麻醉邑民特別利用女隊員的「色笑」，來騙召聽衆。

四，因為對三九區的民利公司，及二區民生公司多次掃蕩的失敗，對於綠林人物已改用懷柔及分

化政策，如用鉅資收買梁卓文，及最近將港口設為和平區不隸屬於民利公司也不受僑府的統治，以緩和民利公司對他們的仇視，都是很好的例證。

五，將各鄉的維持會改為鄉公所以模糊邑民的視聽企圖鞏固他們的統治。

六，利用一班「落水」名流，恢復了縣黨部，縣公產管理委員會，縣商會等：固有組織，並設立了「國術館」舉辦過「集團結婚」一切一切，都模仿着抗日政府的組織，表示着他們的「秩序」是「建設」了，好叫民衆們聽天由命地去接受他們的統治。

(丙)經濟上的榨取：

一，苛捐雜稅，應有盡有，單計護沙一項已刮得百多萬，最近又開徵什麼「上蓋稅」「沙田登記」……顯示着他們的剝削花柳，層出不窮。

二，統制日用品，設所專賣，藉此抬高物價，(最近生油火水等已被統制專賣)

三，鼓勵開烟開賭，一則藉以荼毒民衆，消沉民衆抗戰意圖，一則藉以大收規餉，鴉片一項且統

制事實，極剝削之能事。

四，藉「統制糧食」之美名，用最低價值，強收民

谷，運從廣州市及各界淪陷區圍利

五，最近開放交通在石角咀及三廠等處設稅下徵收

實稅違筆收入，當更可觀！

(丁)文化上的侵略：

一，出版偽版民國日報大唱「和平」「親善」的騙

調。

二，在石岐市免費招請民衆看宣傳「皇軍德政」的

電影，並準備下鄉巡迴放映

三，將昔日抗戰的標語漫畫改為「反共」「和平

」的宣傳。

四，舉行教員登記，強迫教員受訓，養成「奴化教

育」的人材。

五，將翠亨村總理紀念學校改為興亞學院附屬中學

，應已開課，二區區中及五區鳳山中學都籌備

復課，四區并有開設中學之議

六，在石岐市大開日語訓練班，下令各學校以日語

爲必修科。

七，下令全縣小學一律復課，強迫執行奴化教育

無可爲諱地因爲我方軍政方面調整工作，未能

加速完成，對淪陷區內游擊工作做得太少，同時海

外同胞滲透機關對難民救濟未有完善的具體的計劃

，千千萬萬難民迫於生活，紛紛回邑作順民，使敵

人的政治陰謀得以按步實施，並且得到了初步的成

功，中山繁榮之速，不僅是我們中山人的奇恥大辱

；而日人也認爲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可是由於日人的倒行逆施，和漢奸走狗的推波

助瀾，加以土匪地痞的橫行逞強，物價的高漲不已

，更加深了民衆生活的困苦；在今天，大部份中山

人民無疑已經一步步踏進饑饉線上！

不管還有不少走狗對日人歌功頌德，不少順民

依然醉生夢死，但廣大羣衆的「人心思漢」，像大

事實！

所以在今天「反攻」不只是我們海外僑梓共同

的要求，而且已成爲島內同胞唯一的希望。

要不得的三種等待論

在沒有談到關於反攻一般問題之前，讓我們先

檢視一下一般人對「反攻」的見解：

一種人認爲中山是可以反攻的，而且是不難光

復的，但中山是沿海之區，日艦隨時可以威脅，隨

地可以登陸，誠如孫子所謂「四戰之地」，易攻難

守；所以「反攻」是不成什麼問題，但值得考慮的

，却是如何「守」下去？如果無法固守，徒然虛費

力量，殊屬不智，

一種人說日人是不久不離中山的，特別在這個

時候，日人已紛紛從桂南各地撤退，準備南進，中

山不是軍事要地實無久踞之理，既然日人逼早總要

撤退，爲什麼我們不保存實力免作「無謂犧牲」？

一種人却以爲日人的力量是不可侮的，除非他

們自退，我們是無法可以反攻的，與其「聽響雷車

「自取敗辱，不如「偷安苟活」等著「全面和平」

的到來，再來「收復失地」未遲！

這三種人的見解，表面上看來雖異有不同，可

是結論依然是「異途同歸」：第一是「等待」第二也

是「等待」第三還是「等待」！

現在讓我們用事實來答覆這三種「似是而非」

的理論罷。

一，我們承認中山是「不易守」之地，但「不易

並不是「不能」啊！我們既然自信有力量可以「攻得

回」又何怕「守不住」？以前我們不是曾經守了有兩

個年頭嗎？橫門兩次戰爭，就是很好的證明，就算

退一步言，縱然光復後再告失陷也算值得，因爲用

我們的血，洗淨眼前中山的烏烟瘴氣，使日人不能

「坐享太平」，使漢奸走狗不敢再「胡作亂爲」，替

總理故鄉爭回光榮，爲國家民族伸張「正氣」，這個

代價，難道還不值嗎？

二，中山不是軍事要地，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可是由於人物的富庶，糧食的充足，和稅收的繁

多却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養兵」的場所，最近幾日來

從桂南撤退到來的近萬的「疲兵」，就是很好的証

明，而且更因爲它接近港澳，是一個沿海地區，日

人即使南進，也決不會自動放棄它，相反地日人正

，不久以前僑復與軍旅長陳偉文的反正，就是很好的例證，現在中山的僑軍幾乎全數是昔日的軍隊變而來的，他們絕不是死心塌地爲了和平而投降日人，他們所求的是「發財」並不是什麼「東亞新秩序」，只要我們一發動反攻無數的「陳偉文」就會聞風而起，倒戈相向！

對軍政當局的呼籲

不過話雖這樣說：我們不能因有這種種種現成的有利條件，就可以「攻必克，戰必勝」，我們還需要加強團結，還需要力求進步！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都還有很多亟待調整的問題，像目前林縣長多次呈辭辭職，無疑地是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

因此爲着增強我們反攻的力量，能夠早日光復我們的故鄉，我們迫切地向軍政當局提出下面的呼籲：

一、我們要堅信唯有團結和進步，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一切不應有的成見，應該馬上消除淨盡，內部人事及一切問題，都應要開誠佈公，尋求合理的解決，一切腐化，倒退和有害抗戰的現象，更要下最大決心，毫不留情地加以掃蕩。

二、把八區建立成爲一個模範的抗日根據地，一切包庇庇護，走私漏稅的舊有作風，是不能再容

許有一絲一毫存在，積極開展當地的民衆運動，把民衆武裝組織起來，發揚八區原有強悍的民風，使成爲反攻中山的前哨！

三、積極支持淪陷區青年，給予他們精神上，物質上應有的援助，正確地領導他們與日僑作更偉大的鬥爭，使他們能夠各盡其力爲國效勞！

四、在可能範圍內改善士兵生活，加強他們的政治認識，特別對三九區綠林份子，更應該多派能員去加緊政訓工作，提高他們對抗戰的認識及堅決他們殺敵的意志，使他們能夠真正的負起救鄉的神聖任務。

五、廣大招收流落港澳的邑中青年，回邑服務，使這些有心「打回老家去」的戰士，能夠認真的「回老家去打！」

六、對於目前在偽組織工作的昔日的公務人員，及一切人等應明令嚴厲制裁，使已落水者知所收斂；將入迷途者能夠早日回頭，莫使飄風于萬一，進一步，更可望瓦解日人的政治攻勢。

七、與海外同胞濟難團體，取得密切聯繫，大家互相信賴，爲救鄉運動而共同努力。

對海外同鄉的期望

其次我們更要向關懷桑梓的海外同鄉及各濟難

團體，發出幾點期望：
一、籲請政府，迅速發動反攻，並竭力予以經濟上的援助。

二、應要認識一切回邑施賑的辦法，不只於事無補，而且徒爲日僑做一番安撫的工作，只有支持我軍反攻，才是最積極的救濟，聽說最近香港濟難總會已議決撥助國幣拾萬元，交給縣當局作爲各項用途，今後更望能再接再厲，共同努力以完成救鄉復土的任務。

三、資助在淪陷區艱苦奮鬥的工作青年使他們能夠發揮更大的威力。

四、有計劃的救濟那些不願回邑作順民的義民，使他們不致爲生活所迫，而逃回「虎口」。

五、對邑內刊物，予以精神和物質上的幫助，加緊宣傳工作，粉碎日人的政治陰謀。

我們深信：在大家團結一致，各盡所能的努力之下中山是能夠迅速發動反攻的，而且是必然能夠獲得最後勝利的。

昨日的中山，已經有着兩次橫門戰爭的光榮的歷史，今天依然孕育着光榮的種子，無疑地明日的中山，是有着一面更光榮的旗幟！

同鄉們！起來！獻出每一個人應有的力量把日人趕出鄉土去！

寫特

介紹兩位中山籍的華僑國大代表

羅萬鐵

雖然國民大會是已經明令展期，但因為決定時間的匆迫，使很多地方的華僑代表，無法獲得通知而紛紛動程回國，根據筆者所知，現在到達香港的，已經有五六位之多，孫海籌、鄒華秋，也就是其中的兩位，孫海籌先生都是中山人，本刊是中山經濟通

籌備的刊物，對僑國大代表的海外同胞，是應該要負起介紹的責任，這不僅爲了個人行狀，值得宣揚，而最重要的還是想從這些人物描寫中，使大家意識到這一個引導祖國走上民主途徑而有劃時代意義的國民大會是應如何值得我們的重視！

現在先行替讀者介紹筆者所熟識的一位：

孫海籌先生

說起孫海籌先生也許用不到我的介紹，因為孫先生在家鄉服務，差不多已有五年的期間，他的公忠廉潔的作風，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已經獲得邑內廣大羣衆的景仰，家鄉淪陷前後

爲了救濟事業的奔走呼號，更使他在港澳僑商的腦海里，鑄上了一個頗爲不惡的印象。

他是第四區沙邊鄉人，今年才四十六歲，幼年時曾到廣州，讀過幾年書，後來在石岐做過一些時的書店老板，跟着大部份的青年時間，消騰在南美洲的智利，在那甲經商之餘，加入中國國民黨，替當地黨部做了不少工作，他經營着黨部的財政，十年如一日，百數十次的會議里面，他從未缺過一次席，每個星期假日，要自掏腰包坐車到各處向黨員收月費，一有空暇，就像一個傳道師一樣，到處宣揚黨義，用耐心說服僑胞入黨，由於他的認真負責，不只黨部有新蓬勃的發展，而他自己已在廣大的僑胞里面，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威信。

他代表智利參加過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臨全大會，這期間，他旅行了差不多半個中國，認識了不少黨政要人，認識了祖國的偉大也體察到祖國的病態。

和他同時回國開會的代表，因爲

「登龍有術」，差不多都成了「顯貴」，而他當時已獲得中央薦任官的資格却毅然地接受了楊子毅的邀請，回到家鄉做點實際的工作。



國民大會華僑代表三表
右(智)利海籌 中(澳)黃中 左(美)鄭華秋

厲風行，更引起不少人的「驚異」，那時候，區內的烟精賭友，提起他的名字，就要感到頭痛，他把烟賭的罰款全數撥作地方的建設。

他本人曾把在石岐價值五千元的私人住宅捐出變賣作爲推銷公債的倡導，由於他自己當仁不讓，區內一切興辦事項都進行得特別順利，如一天內捐集一二千元，成立民衆教育館，三數日間籌募四五千元，設辦青年模範營，都是很好的例證。

抗戰期中，一切戰時功令如破壞公路，建築工事，征選兵役等……在四區都能夠順利推行，完全是靠着他平日能夠接近民衆，同情民衆，幫助民衆，及公忠廉潔，見信於民衆所得到的應有的收穫。

他回到中山，接任了第四區公安局長的職務，他抱定以海外辦黨的精神，來爲桑梓服務，一切都不苟且，一切都極力避免「官氣」，「不徇情，不要錢，盡力幫忙民衆」那就是他身體力行的信條，對於禁絕烟賭的雷

可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還是他在第一二兩次橫門戰役所建立的功績，那時候，他雖然未嘗親上火線殺敵，可是所担当的工作，實在也相當艱巨，好像疏散難民，防範漢奸，搶掘公路，鞏固後方……那些固然是他的

份內之事

，就是發

動民衆，

慰勞，運

輸，救護

和送飯種

種工作，

也要他來

兼顧辦理

，在這個

兵慌馬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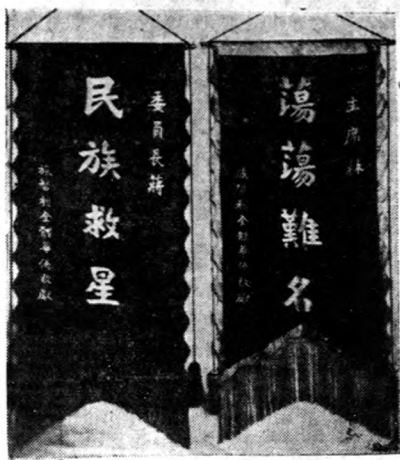
的當兒，

虧得他指

揮若定，

應付得頭

頭是道！



旅智利僑華獻 主席林 蔣委員長錦旗

原有的本色，直到現在，他依然保持那種自己常常誇耀着的「華僑精神」。

他這一次被選，並不是一件「奇蹟」，而是說明了他過去的努力，沒有白費；智利幾千僑胞，並不因他的離開，而喪失了對他的信賴！

他的前額，現在已經顯出有點光禿，可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年青，對於青年，他從不曾擺過「老前輩」的姿態；他常常以誠懇的態度勸勉着青年們要艱苦奮鬥，有時更會虛心地殷殷垂問着，自己沒有知道的一切，在四區時，曾任該區抗先隊區隊長，對青年運動的推展盡了不少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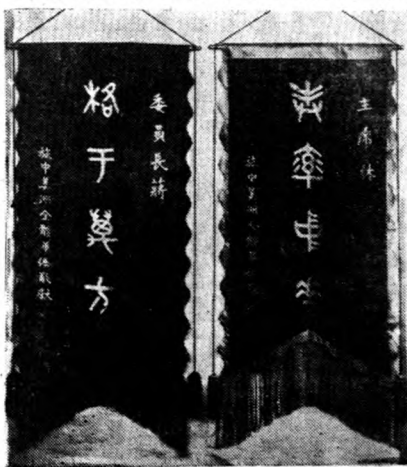
助過不少青年升學和做事，最近當他快要離開香港的前兩天，他還四處奔走拜託友好，為那些淪落港地的中山青年募集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寒衣費，不少友好，想替他餞行，他常常還橫給他們一個晚却：「把這筆費用，拿來做寒衣送給那些工作青年還好啦！」

不管還有不少青年，責怪着他保守，不夠前進，猶豫，不夠堅決，可是他依然是青年羣中一個難得的友人

兩次橫門戰果，提高了中山抗戰的聲譽；孫海壽先生也得到他應得的酬報，政府的嘉獎，民衆的敬佩，和同鄉的慰勞

他在中山做事，前後已換過三個縣長，可是他居然成爲中山政治舞台的「不倒翁」；他沒有什麼「做官」的手腕，只有一股「做事」的「硬勁」；也沒有什麼「要人」的「靠山」而只有一派華僑的「本色」。

的確，他純粹是一個華僑！他具備着華僑的本色，樸素，忠實，廉潔，和耐勞，雖然浸淫在「宦海」里面幾個年頭，吃了不少人的虧和受到不少人的「教訓」，可是他依然沒有洗脫鄉里却實



旅美中華僑華獻 主席林 蔣委員長錦旗

，他那一種，對青年提攜愛護的至誠，是無法使人磨滅掉對他應有的尊敬！

在一次談話里面，他說到智利當地備胞團體的狀況，他告訴我們：在抗戰前智利備胞里是有着三個「商會」的，大家各成派系，積不相能，可是抗戰的炮火，已經把三個商會統一起來，大家團結一致，為祖國獻出更大的力量。

「這就是抗戰的好處，抗戰帶來了團結，團結促進了抗戰，抗戰，團結，是應該要永遠打成一片」，他三番四次不斷地這樣說着：

他認為中國政治未能有大進步，完全是因為好官太少，「一切都是人事問題」，他說：「只有澄清吏治，剷除貪污，中國才有一個光明的日子」！

因為國民大會主要的工作是實施憲政問題，他到處搜購關於憲政問題的參考書籍，他還不斷的向人們徵詢着：「這一本好不好？他常常承認幼年失學是一件學生最感「遺憾」的事！

對於這樣一個「好人」，我們期望着，在今後他的政治生活實踐上面，能夠把這一個「遺憾」，慢慢地補償過來！

鄭華秋先生

「鄭華秋」，在我們的耳膜中，無疑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可是在巴

音宣鐸舌 響叩鐘唇

鄭華秋題

拿馬幾千個備胞的心坎里，這三個字却是一個不容易磨滅的標誌。

鄭先生是五區烏石鄉人，幼年在桂山小學讀了幾年書，就離開了故鄉，跋涉重洋到巴拿馬去，在那里足足奮鬥了二十多個年頭，這兒還是第一次重踏祖國的土地。

他的年紀還不過四十左右，身體

相當結實，初次談話的時候，異常謙恭，有點沉實也像有點飄飄，但一談到「起勁」，却侃侃而談，若江河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

他從不輕易發表什麼「政見」，可是他對祖國的抗建前途，隨時都表示堅強抱着一個「必勝必成」的信念。他是一個從艱苦的環境裏自學成

十多年如一日，聚精會神地傳播着祖國文化的種子。

他告訴過我一段當地競選國大代表的故事，照着中央頒佈的海外代表的選舉法，是首先經過當地華僑團體推出三位候選人，再呈請中央圈定一位正選，那時候，該選得相當激烈，有一位僑胞，花了幾千金的運動費，在初選時雖然獲得勝利，他還大排筵席歡宴那一班「有功人員」，但結果經過中央的圈選，那位僑胞竟然因為「名落孫山」，鬱鬱而死！最後鄭

先生是勝利了！

鄭先生的勝利，固然是他多年服務社會應得的代價，但無疑地由於他在當地黨部工作超人的努力，是獲取勝利更主要的條件。

他表示過不願意「做官」却情願回到海外，繼續着他自已崗位上的工作，我們期望着他從這一次祖國之行，能夠帶給海外僑胞一份更現實更豐富的禮物，使僑胞們能夠更澈底的瞭解祖國的偉大更加堅定他們對抗建前途

必勝必成的信念。

巴拿馬唯一的華文學校，也是他一手建立的，他也當過教師和校長，

街頭送子記

紫毫

——回鄉憶述之一——

晴烈日陽光，照遍了黃泥的車路，但射不進堤岸的疎林，疎林底下棲歇着許多人，老的幼的。除了幾個殘廢的屬於男性外，其餘都是婦人孺子。這群婦人，不是休於樹的行者，一輩子都是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雖然聰明地躲避強烈的太陽，分據每一枝樹幹遠遠地向行人的呼聲施捨；但人們總似聽松風一樣不經意行過。

由象角黃屋坑返沙溪墟，正經過這條堤基，我帶着惘然心緒由戚家歸來。

「先生。亂心施捨啊！」這種慣聽的腔子，絕不震覺我的神經，我一律惘然前行。

「先生。救救這孩子吧！可憐他半日還沒有點兒入口啊！」再過了一枝橋幹，忽聽到絕似鳳城語氣的女人聲，我不自主地回首過來，一個髮髻蓬鬆臉色青白的中年婦人。正抱着一個僅及週歲的瘦弱孩子向我討錢，孩子伏在她的胸前不寧靜地睡着，看她們的樣子。顯然是缺乏營養的表現，一陣同情心湧上心頭。就想從口袋掏給她幾角小洋。但樹下

八區！

中山抗日根據地

紹泉

我感到異常的愉快和興奮，自己能夠從淪陷了八個月敵騎縱橫呼吸不自由的中山淪陷區，通過敵偽不大嚴密的封鎖線，踏上碩果僅存堅樹抗戰旗幟而實際上要負起光復中山失地而戰鬥的八區來，同時時間容許我在那裏逗留了二十多天給予了解和體驗抗日後方各方面的機會，這是最難得的，可惜限於環境的關係，這裏僅將與抗日有關的情況，詳實報導給離家別開關懷桑梓安危的廣大海外僑胞。

軍事方面：自吳宗司令去職後，省方委任前副司令袁帶接任，番號也改稱第三挺進縱隊司令部，他是一個年近古稀典型的中國軍人，接任後，曾先後到三，八，九等區去巡視檢閱過他自己所統率指的部隊及撫恤民衆，在每一次群眾大會講話中，都以率直坦白的言詞，表示他對保衛中山打擊敵偽收復失地的決心和信念，博取了廣大民衆對他的同情信任，最近或許是民衆的懇求及情勢嚴峻的原故吧，這老人家由較寧靜的鶴山回到中山前線座鎮指揮策劃，這對於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上是有很大意義的，他所直接間接統率指揮的部隊，有經過兩次橫門光榮戰役的中山地方守備隊，有由綠林豪傑及以前三九區地方團隊組合而成的民生民利兩公司，有由袁司令在八區南山鄉號召八區青年而新近組織起來的模範自衛兵，（現改為守備隊）以及八區地方團民兵團；總合人數在四千餘人左右，他們佈防的地區是三九區全由民利公司負責，屈仁則，潘百軒，吳金，李樂之等便是獨當一面的首要份子，其餘團隊集中於八區一帶，在袁司令來到八區以前，整個八區軍事是交由李紹剛策劃一切的，八月初因突出海面的白蕉的不爭失陷，主力部隊都在泥濘井岸大小托灌浦一帶以防不測。實力是相當可觀的，本來以這種數量的團隊，除足以防守現有地區外，針對時機担负反攻的任務也是綽綽有餘的，特別是在五月期間，敵人爲了中山鄰近各戰場的吃緊，中山軍力抽調一空的時候，我們却輕輕放過這個反攻機會，這是最可惜的，不過這也是難得的，在中山未淪陷時團隊的成員及其本身的復什脆弱，整個軍事機構的健全與否，還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事變半年来差不多全部時間停留在人事調整的過渡時期，在這期間如何去健全補充作戰的部隊，如何加強其國家民族觀念，堅定其繼續作戰的決心等重要問題，都沒有及時更調的注意力，何況民利民生兩公司的組合分子十分之八九是綠林豪傑所轉變過來的，以上各問題更有強調的必要，八區民衆感佩民生公司部分隊員在沿海交通要衝無原則的收保護費，搶

的人群正把眼光集射在我一身，陡憶起在香港馬路會因給一個銅板與乞丐，惹起群丐的糾纏，生怕重演這幕戲。不覺躊躇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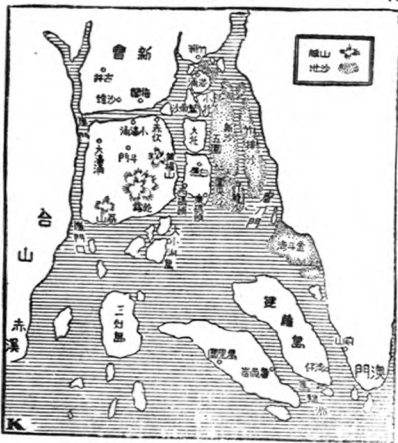
她很似知道我的意思，絕不放過機會繼續向我說道：「先生。我今早已行遍幾條村落了。你知嗎？過年討個錢已是難事，慢說討碗飯吃，我一個大沒吃不打緊，可憐這孩子整日哭哭啼啼，我爲了他跑到貴縣來，看樣還是要同歸於盡……先生，你是個善心的，救救我們吧！」她說來有點嗚咽，懷裏的小孩子羞地轉過頭來。哇的哭了。她解開襟把乳頭塞進孩子口中，那孩子吸了幾吸，大概吸不到乳汁。又翻過頭來，亂滾的哭喚。

「好可憐呀！」我心裏這樣想着。爲了好奇心驅使，我向她盤問起根由，因而知道她的環境家世。

她是順德大良人，丈夫在陳村新墟開設一間雜貨店。店裏後座，便是她的住宅，她家裏除了她和丈夫兒子外。還一個年老家姑。去年敵軍侵進陳村，她丈夫的店首當其衝，銀錢貨物，搶掠一空，又不知是否丈夫和敵兵對抗掙扎。竟給敵兵一槍結果了性命。她當時是躲在店後的圍室裏。聽到丈夫慘叫聲，連忙跑出來，又給敵兵包圍調戲，幸虧懷中

劫農民耕牛，這種種現象在今日兵慌馬亂民衆生活空前痛苦困難負但異常繁重之下，我們爲體恤民艱，保障民生改善民衆生活活動員民衆起來協助政府參戰的緊急時期，毫無疑問是應該馬上克服的，另方面今天政府稅收銳減，經費支絀，在米珠薪桂物價飛漲，下級士兵的衣食住行遭到異常困難，當寒風猛烈着堅定前線荷槍實彈保衛家鄉的戰士的瘦弱身軀的時候，更是值得我們一伸援手的！

政治方面：中山縣黨部書記長林卓夫先生，是在中山事變後四月才接任縣長的，縣政府設在八區南門，縣政府的規模是按照淪陷區來編制的，經費上除地方稅收省府每月還撥給千餘元補助不足，人員方面除縣長外，下只設政治軍事兩科，政治科長孫恩榮、軍事科長陳澤實（聽說已辭職）無復有總務，財政，建設，教育，各科之稱了，憶及在石岐學宮時黨部會議的規模，真不勝今昔之感！各區



如二區周守愚（在呈辭中）三區屈仁則，四區陳思危，五區蒙七區鄭景池，八區周應昌，九區周克明等均先後接任了，林蒙縣長因縣政繁忙，黨部一切事務完全交由李鏡濤先生主持，雖然時光似箭，林縣長接任瞬已三月，但由於八區社會制度傳統所遺留下來的封建殘餘的渣滓，如土豪劣紳，大地主高利貸，還有其特殊的社會潛勢力，直接形成一貫的宗派作風例如械鬥的慘劇，在加緊團結一致對外的危急關頭，仍有所聞，走私漏稅包庇賭墮斷居奇的倒退現象，到處可見，種種事實顯明地暴露着在抗戰三年的後方，特別是在處境危急的八區，我們站在保衛家鄉愛護

家鄉的立場上是斷不容許這樣胡混下去的，因此我們迫切期望八區全體民衆協助政府力求團結進步黨政軍在一致合作底下用團結的精神去克服它！否則一切戰時措施，戰時法令的推行，都是無法實現的。

青年運動：八區青年運動在中山青運運動兒的

子哭起來，船避過敵兵的凌辱，但眼見丈夫爲敵
槍殺，幾想一死以排。後來見兒子弱小。存孤事重
。才忍痛偷生，不事家姑也因傷痛而亡。這時全墟
燒的燒了，搶的也搶去了。許多壯丁還給敵兵活
生生的擲入火堆裏了。她隨衆由曲徑逃亡出來。輾
轉來到我們村裏，身邊已給洗劫一空，祇有行乞希
望來養活兒子，但有時幾天還討不到一個銅元。近
幾天雖乞得幾角錢，僅敷買餅餌給兒子果腹，到今
天餅也吃完了，
自己已捱兩日
。更沒有乳給他
吃。看來終成餓
殍。最後地問我
願否撫育她的兒
子。她願把兒子
送給我，還好過幾他餓斃。

這一連串的事實，使人聽來又驚憤又哀矜。幾
乎要灑下幾點同情淚來，但無論如何？我總不忍生
離了人家的骨肉。於是糊亂地將一張一元紙幣塞在
孩子懷中，算是盡了我的心意。

回到家裏，把件事告訴母親。她說：「可不是
嗎？早晚天胡二嫂還是把三塊錢討個兒子回來。聽
說車路還有很多把子送給人家的難夫難婦哩！」
亂世人兒不值錢，但。估不到連貓狗還不若！

中山月刊社編

為民前鋒

歐陽助



開國的時期，也會建立光輝的不可磨滅的成績，後
因政治形勢的轉變，青運遭受了極度的困難，致使
政府與青年間存有不必要的隔閡，這是很不幸的，
不過在中山事變時，八區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
下，敵人派兵進犯乾霧浦口，大小托，泥灣一帶的
戰役中，敵機轟炸各鄉時，他們以前的組織雖奉令
解散了，他們仍很努力的去幫助軍隊作戰，協助政
府救傷！可是這是異常不夠的，今天的形勢已經推
動政府要和廣大青年團結合作，不容許這種隔閡的
存在和發展，現在領導全區青
運的八區青年戰時工作委員會

已經組織起來了，工委會是由
黨政軍聯合領導，由八區青年
幹部負責主持，目前由工委會
號召推動組織起來的鄉村單位
有小濠浦，大濠浦，南門，嘉
山，乾霧，大小赤坎各鄉，特
別是因司令部政訓室人員在鶴山補充擴大後，全室
人員在十月初跟隨司令部回到八區前綫工作，到達
後，他們決定在八區巡迴擴大宣傳，協助青運的開
展。

社會現狀：八區在地理形勢上說，是相當重要
的一個區份，據四邑海道交通要衝，八月中旬敵軍
實行封鎖以來，不獨直接影響八區也影響了四邑，
由於四面環海的原故，它和中山本部不是直接相連
的，他和四邑的交通現在還不會而因戰爭中斷，在
軍事上很容易和第五游擊區取得聯系，對保衛八區

打擊敵人上是很有力的條件。突出海面的白蕉在八
月初不幸失陷了，益增八區形勢的嚴重，提起白蕉
的失陷，的確令人憤恨不已，原因是白蕉一班土豪
劣紳一貫是以走私營利，後因中山失陷，敵人封鎖
八區，出澳水路斷絕，這班人却妙想天開喪心病狂
引導敵僑入炮，以博敵僑歡心來恢復他們的航運，
但嚴重的事實告訴他們，航運依然封鎖，而家鄉已
遭遇到地獄似的慘劫了！孰令致之？此輩奸賊，真
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其次，從八月一直到现在，整個八區都是不斷
的敵機轟炸威脅中，計被炸過的有斗門，小濠浦，
南門，乾霧等處，而最利害的是十月十二日乾霧的
遭劫，一日內倒塌大小屋宇四十七間，傷人無算，
使熱鬧的乾霧一變而爲荒涼景象！由於敵機不斷的
巡邏和揮手段的轟炸，八區很多鄉村的民衆，在
晨光初微中吃了早飯拖兒帶女到郊外避難去了，直
接影響到後方一切生產建設，敵人主要的陰謀企圖
由轟炸來動搖民心完成其政治分化八區奪取八區的
迷夢，是值得我們提防而應加緊設法克服的。

最後當記者離開八區的時候，聽說袁司令回到
八區，以煙賭過於猖狂影響抗戰殊甚，特下令由十
月一日起嚴厲禁止，作者謹以至誠，期望着這個法
令能夠認真，雷厲風行，把一切烏烟瘴氣掃個乾乾
淨淨，進一步使八區名符其實地成爲抗日根據地，
負起「驅敵出境，還我河山」的神聖任務。



鄭健初先生

繆悔因

鄭君健初，四區溪頭鄉人，初習賈，以忠厚誠樸，夙爲人所重，余獲識君於三十年前，向少過從，於君之生平未深知也，以爲僅一篤行君子人耳，辛亥，香軍起義邑中，君伯氏彼岸先生實主其事，而君奔走尤力，邑城光復，君實挾彈先登，事後不自矜功，服賈如故，議者方之介之推，君之節操，此豈一誦愿之夫所能致者，民廿五，楊公子毅主縣政，任君長拘留所，獄事向多積弊，君治事不旬日，卽廓而清之，其所以能爲諸囚輕除疾苦者，事無巨細，莫不悉力爲之，察知囚有冤抑，必力爲之解，楊公素慎重，從不輕聽屬下陳請，而於君多重違之，因此得超脫者甚衆，某年邑屬大疫，獄中死亡相繼，君以所址狹隘，而拘囚者衆，請於縣別築焚棚，分處而疏通之，疫症得脫滅，初君之建議也，縣以棚欄難關防，未過准，君繼力請，卒許之，諸囚感其意，相戒勿逃，謂毋貽鄉所長累也，囚徒家有大故，嘗許其出獄經紀，無不及期還獄，有囚母病，許以歸省，逾期未至，衆爲之憂，君獨謂，其人母病尙知憂泣，天性未泯，必返，已而果然，馬某人極兇頑，以罪繫獄已久，百計圖脫，前後瓜代者，必屬嚴注其人，及君，殊不爲意，嘗有人見諸於市，意已獲釋，問之，曰，所長許暫出耳，或有說以乘機逃者，某曰，鄉所長安可負，竟不聽，卒於瘦死，吁，慈悲一念，固足伏獅馴象，君以至誠感召，何須佛氏金剛杵爲哉，余時供職縣府，時得與君晤對，君素寡言，未嘗妄貶人物，所囚黃某之逸，余覺其得罪，誠以疏縱之非，君喟然曰，衆生

平等無有善惡，不平非常，所以致此，極饑思食，久屈求伸，此人情之常，今之踞高位，擁厚貲，鮮不從血肉糝糊中致之者，法律何嘗爲彼輩設哉，彼既逸矣，余則繼之羈囚耳，何恤焉，沉痛真擊，余爲之愴然，深慚愧之乎視君也，前高等審判廳長謝公，來邑視察縣獄，聞君異蹟，就詢所以治之之道，君無以應，唯唯而已，謝公語人曰，今之世，何尙有此人，老氏所謂無爲而治，謝公安足以知君哉，去年法院遷翠微，所囚歸併縣獄，君隨去職，貧甚無以賣身，挈家人辟茅舍於前山郊外，躬自負販，以謀升斗，穿犢鼻，曳木屐，處之怡然，縣屬淪陷，復輾轉棲息於澳，以不願求助於人，一家數口，時或不能舉火，今夏，鄭道實先生，召君助運輪，未幾，因勞致疾，旋澳遂至不起，得其戚鄭君雨芬資助，始克成殮，遺子女五人皆幼稚，君長子鳴頰，于役於外，不及贖贖，子給道實及張公惠長等，憫其孤苦，各以巨款卹其家，並爲文述君生平義行，爲之勸募，備諸孤教養之費，道實先生屬余爲之奔走，凡獲與君交，或會沾君惠者，義爲推援，固無論矣，而余友林蔭民李官振兩君，慷慨捐惠，尤所難能，二君者，與君非素識，以慕其生前德行，或憫其身後所遭，祇此而已，君義固足多，然君盛德感人之深，益足重矣，君之清操奇節，於道實先生等爲君遺孤教養奉捐文內，詳述闡遺，余亦印以往近之所知者，畧述之如此，自慚拙陋，不能宣揚萬一，幽光潛德，尙有期諸邦人君子更爲表彰之也，庚辰秋述於香島嶼山堂。

僑胞服務

1 本欄專替僑胞讀者解答一切問題，及家鄉事物之探問或代辦，凡有委託當勉力妥辦，忠誠為僑胞服務

2 來信詢問，不收任何費用，如有時間性或不便公開需要專函作答者須付足郵費，否則恕不應命

3 來信須寫詳細地址以便存查

4 義務通訊每則不得超過四十字（上下款不算在內）但含廣告性質或攻擊他人名譽及與法律抵觸者恕不照刊

服務簡例

問事處

(一) 鄭正心君託辨

書報及提供意見

XX同志：接來大教一函，今日中山三十五本，捐冊二本均已領悉，並代轉陳，容，兩先生，閱刊後藉悉各同志們艱苦奮鬥，殊深感奮，茲將此間各同鄉捐款及定刊費，購買紐約國家市鎮銀行支票一張，值美幣一百元，計開（一）捐款四十一元二角（二）定刊費二十三份全年五十五元二角（三）代辦費三元六角如蒙收妥，請即回音示知，並希每期寄刊五十本，以便零沽

以限於經濟，故有二三期合刊，這種拖延辦法，甚為得當，以時間來將就經費之到來，總有拖到水漲船浮的日子，但是經費的治理，不出乎開源與節流，現在我要提一些開源的辦法供你們參考，（一）擴大刊登廣告範圍，（甲）在港方面向各出口辦庄旅店與華僑貿易有關係之商店聯絡，（乙）函托各埠代理人向所在地各西人

商店刊登廣告，（弟已在進行可否成功，容當奉告），（二）所發出之捐冊，要接續寄函催問，你們大可多耗費些郵票筆墨，斷不會完全失敗，若果聽其自然實在難得所望，華僑對文化認識，還是不夠深刻，（三）用大刀闊斧的方法，向港澳的豪富巨公捐發，此種辦法，要講情面你們可找個適當的人去幹，定能收到相當效果。

刊的內容，我感到缺乏而要知道的，淪陷後的交通郵政，金融找換，尤其是各鄉新聞太少，如本期所載三鄉之大，竟無可紀之事，為要振起僑界中的悲觀主義者要多寫些關於青年活動的文章，或係由青年工作隊做些吾僑胞書的一類聯絡工夫。

好了，事情談的不少，草草成文，祈不以拙劣見笑，在一個工作忙碌的人寫文章，更談不到，或有機會，找別一位幫忙，將此間的僑胞動態寫上寄回，

此覆願致
敬禮 並祝努力

鄭正心上二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

于巴拿馬埠

代辦書報費報一份全年馬國亮編餘款代購魯迅或陶行知等著作『美金三元六角』（不要譯本）

(二) 答鄭正心君

正心君：
來書及捐款均收，君之努力殊深感佩，對本刊之關懷愛護，彌增同人工作之勇氣。

君所提供開源辦法甚佳，第（一）（甲）項在已積極進行中，惟因內部欠缺該項人材，一時未易收良好效果（乙）項當照辦，并望君能進行有著，代開先河，俾資推廣（二）決定執行（三）早已進行，正因欠缺適當人材，尙未獲相當效果刻正設法補救中。

關於淪陷後的交通，郵政，以前似有談及，惟畧而不詳，茲再解述于下，（一）自淪陷後，敵僑即將水陸嚴密封鎖，陸路除一度開放十日外，此路絕對不通，水路則較鬆弛，僑軍防守地方，只要有賣路錢，便可通過，賣路錢無定額，有高至四五十元者，如欲由石岐往澳門，可乘興亞公司客車（即岐關公司舊車）至前山（每站收國幣三角）或搭「單車尾」亦可，由三鄉至翠微約需國幣五元再由翠微或前山出灶背過海到南屏再乘單車或步行到銀坑或灣仔偷渡過澳，如遇僑軍有錢有事，但與皇軍碰頭便要遭凌辱（最普通者為打屁股，甚至有割乳頭及割陽具者）有時在半海中遇

見「皇軍」，更將一行人等，網作一團，投下海中，種種舉行，日有所聞，故邑民非有要事，不敢來澳，最近敵偽爲增加稅收起見，已將水陸交通「開放」興亞公司客車可直開至三廠，惟出入須領「通過証」每張收軍用票式元（一月爲期）如無証進出，一經查出則處罰千元，如下交通雖較爲便利惟重重剝削之下，客貨皆不見多，至於郵政淪陷後不久即行恢復，雖有檢查，但極「馬虎」，金融調查本期起刊登各鄉新聞太少，純因目前經濟不

充所致等，因本刊爲全縣性質刊物，各區新聞，應求普及，且爲篇幅所限，無法多予刊載，所望各僑梓能多予經濟上支持，自可逐步改進，關於青年工作除活動情況，前兩期皆刊有該廠工作報告書，今後本刊自當極力搜集該項材料，以副僑胞之熱望。託訂畫報及買書，已如命妥辦，大地畫報定報單等已另函寄上請收。

編者

(三) 子湖君問

編者先生鑒：

閱報載香港近擬仿新加坡辦法，實行「移民條例」，限制移民入口，及香港居民必需領取居留証，其辦法如何？是否真會實行，甚以爲念，因自

中山淪陷後弟之家人則逃港親戚處居住，該項條例實行後，不知有何妨礙否，前閱貴刊有僑胞服務欄之設，爲僑胞服務，故敢奉函請教，并附上郵票二角望專函作答以慰下望爲荷，此請

編安

楊子湖 上月廿六日

通訊處新加坡大坡牛車水茂祥號轉交

(四) 再答子湖君

子湖君：

來信所問各情，已即尊函奉覆未知收到否，現本刊出版，再照答復如下：

(一) 香港「移民條例」勢在必行，本定於十二月十七日開始，現在已提前在中環大道中官主行設「移民局」先行辦公，往領証者亦甚擁擠，該條例已經過立法會第一讀通過，第二讀第三讀也必定通過的。近幾日來由於領証者的人多，當局又在西區及灣仔設分局矣。

(二) 移民証分做三種，一爲進口

証，一爲居留証，一爲邊境通過証(甲)進口証又分做兩種，一爲可通用六個月者，收港幣二元，一爲可通用二年者，收六元，期滿領新証，費用照繳，

思 豪 大 酒 店

◀ 街 廠 雪 —— 道 打 這 港 香 ▶

THE HOTEL CECIL

本酒店華人資本西式設備開張十年極蒙中西人士推許內部附設中西餐室茶點麵食任客呼取髮室美備禮堂宏麗結婚燕會大小適宜誠一設備極週之酒店也

酒店何處好？
人人說思豪。
招呼既妥善。
房舍又時髦。

電話

二六六六四
二六六六五
二六六六六

(領進口証者)一為本港居民欲離港在港外逗留一個指定期間者，二為意欲來港者，未來港前可投函移民局申請或託在港親友代領。三為未領証而已抵港邊境者。(乙)居留証亦分兩種，一種收十元，為發與在港居留四年以上之合法居民，一種收二元，為發與在港居留十年以上之合法居民，兩種有效期均為五年。(丙)邊境通過証收二元，只發與在港邊境居住之農民漁民鄉民，有效期為一年。

(三)移民例宣佈實行日期以後，無証者均不准入境。

(四)十五歲以下之兒童可免領証。

(五)領証手續，先到移民局取申請書，填寫姓名，地址，職業，在港居留時間及証據(如係受雇份子，須由所任職之機關商店簽名証明)繳交二吋至三吋軟片相片兩張。

(六)如現在港居住不住往港外各地者可不用領証。

(七)該條例曾經華商總會，居民協會討論過，曾提出減低費用意見。

(五) 如心君問

編者

編者先生大鑒，逕啓者近據水客來言及一區關眼柳浦鄉被圍打劫，擄

去多人，做親為憐浦鄉人，過於上星期回鄉未見有信付來，甚以為念，素仰貴刊消息詳確，對於該鄉被劫情形如何？所擄何人？請代為查探一切，復知為荷此請即頌
大安

弟黃如心上十一月二日
香港旺角南京道九百十三號

(六) 答如心君

如心君：所詢一節，已詳本刊第一期區新聞欄內，請查看便知一切。

編者十一月三日

故鄉凝睇

鄭仲楚

(七) 國才君問

逕啓者弟曾閱貴社出版之今日中山月刊創刊號茲欲繼續閱讀及寄出外埠但遍找不見二期出版試問可否訂閱派送到來或到貴社購買祈覆勞神此致

今日中山出版社列位先生
通訊處皇后道中

中華百貨有限公司化粧品部

弟周國才上

(八) 答國才君

國才君：

本刊第三期刊，得蒙讀者之愛護，出版不久即已銷完，各地讀者紛來索閱購買，均無以應付，甚為抱歉！但本刊每期出版均有寄出各埠同鄉，你所寄何埠，最好請將該埠地址，(有介紹信更妥)本刊當即通知，該埠代理人派送。本港方面，永安公司，永安街鴻發公司等都有代售。

編者

(九) 又答少峯等

少峯北祺金水諸位

先後來信索購本刊，未能照辦，及北祺君所詢在港訂閱本刊，由本刊直接寄往加拿大事，恕難照辦，其原因請看復國才君函。

編者

(十) 智利屈炳桐君託

查親屬下落

執事先生大鑒，逕啓者，弟作客海外，經已日久，鄉音隔斷，亦垂十餘年矣，然天涯遊子，無時不切家鄉之思，加以此次戰務，吾邑失陷，城市為墟，東望鄉關，遠懷親屬，未嘗不為之淚濕衣襟也，頃閱貴社月刊，主持正義，家鄉消息，登載詳細，遂使天涯遊子，頓慰窮旅之懷，弟本擬匯款求貴社按期月刊寄來，但因智利政府，禁止匯單出口，匯款殊難，待遲些，定必設法匯上以副 貴社關懷桑梓之雅意，茲有懇者，弟因十餘年來，并無家鄉消息，親屬之生死存亡，不得而知，用特修函奉託，并將弟之家叔及胞妹之里居地址寄上求代查近況若何，由 貴社月刊義務欄登載俾知，或專函示及亦可，倘弟之家叔及胞妹尚存，并煩將弟之西文門牌交他，使其與弟直接通信，倘不存在，煩查其後人若何，詳為示知，則銘感五內，永不能忘矣，專此奉託并頌
崇安

弟屈炳桐書

于智利

民國廿九年十月初七日
家叔屈達榮乳名亞九住居石岐北門蓮塘街保寧里胞妹嫁與南門馮炳桓

寫妻

(十一) 答屈炳桐君

炳桐君：

昨接來書，本期稿件，已在付印中，愛感爲刊出，以慰遠望，託辦之件，日間當派人回邑調查一切，一有頭緒，當即先函奉告，下期并再刊登本欄。

律叔與令妹既隔別多年，未有消息，當此兵慌馬亂之時，查訪更需時日，惟既有住址可查，當有結果見告，望假以時日，敝刊必有以慰君也。

義務郵筒

編者

域名利宋金允兒：

轉

來一信及港紙廿元，已照收妥，該款已交

今日中山左報

苦奮鬥中

卓榮

秘魯天紀兒

「今日中山」

社作報費之用矣，來函讀勉，愧不敢當，盡力爲備服務吾等應有責任望多多賜教

嶺馬上

前曾付上「今日中山」月刊，來信未有提及未知收到否？甚念！各同鄉如要定閱請即通知，弟公報上

巴拿馬鄭正心兒：

來信及款項均收當即覆函，我見努力，殊深感佩，託購書籍報亦已于日前寄奉收到後請示覆爲盼，

魯巴上

秘魯柯國廉兒：八月間付上一函，至今未見回音，念甚，父親曾于十一月廿日來港暫住家中各人無恙，希勿念，

玉玲上

呼打連鄭維俠兒：久疏音問，未審近況何似？寄上刊物，有收到否？暇希一示，公俠兒並請代候好！

巴拿馬字芳表兒：

前寄「今日中山」各期，最近又付上一函，未審有無得收？請示爲盼

孫繼晉

秘魯天紀兒

近況如何，念念！

府上各位在鄉平安勿介

弟天傑上

秘魯祖義兒

前曾付上「今日中山」月刊，來信未有提及未知收到否？甚念！各同鄉如要定閱請即通知，弟公報上

美國原件時裝女襪

駱駝毛女襪

羊毛外衣

純毛薄絨

伊利公司

皇后大道中廿六號



音 鄉

邑聞

林縣長電請辭職

省府慰留已

打銷辭意

中山縣長林卓夫自就任以來，對於策動民衆抗戰，及推行戰時政務，不遺餘力，近以中山環境及種種關係，深感工作困難，又有倦勤之意，十月七日經電呈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請准予辭職，但李主席以林氏過去在中山政績甚佳，已於十月廿八日覆電慰留。聞林氏接電後已打銷辭意，並準備於短期內赴韶一行藉向李主席逃職。

抗戰有功

屈仁則晉升

副司令

吳盛如升任大

隊長

第三挺進縱隊第某支隊長

屈仁則，此次在中山八區抗戰有功，第某戰區司令長官部，傳令嘉獎，並晉升屈仁則爲第三挺進縱隊副司令兼支隊長，又第某中隊長吳盛如，日前進襲南北水，獲得偉大戰果，第三挺進縱隊司令袁帶，十月廿八委吳盛如晉升爲某大隊隊長。

省政視察團到中山視察

在新會召縣長會議

林縣長亦參加

廣東省政視察團團長高信，黃麟書，率領團員十餘人，於十月中旬到達三埠，連日在中新前線視察一切，廿二日在新會縣天亭鄉召開中新軍政會議，參加者除高信，黃麟書外，有第七挺進縱隊司令彭雲生，第三挺進縱隊司令袁帶，新會縣長林仲榮，中山縣長林卓夫等共十餘人，林縣長仲榮，林縣長卓夫先後報告兩縣縣政最近措施，高信，黃麟書均有訓示，關於中新兩縣聯防剿匪，彭袁兩司令密商多時，現已決定有具體計劃。

袁司令調駐鶴山團隊

移駐中新便於指揮

設幹部訓練班訓練班長

前因石岐小板相繼失陷，各區來歸團隊一律由袁司令帶率領暫駐鶴山，當即由上峯指定以鶴山爲我邑團隊暫住，現袁司令因易於訓練起見，特請准上峯將駐鶴團隊於雙十節起移駐中山及新會，并設

一月大事記

(由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

(十一日)我團隊吳發仔，屈仁則等部奉令攻大小霖，與日軍激戰一夜，日殘部次晨狼狽落艦，我獲軍用品甚多。

我獲軍隊百餘人混入石岐市內，開槍向中山茶樓賭場猛擊，當時秩序大亂，死傷如何未詳。

上午有敵機兩架經八區白蒸，轉飛往泥濘門，在泥濘門外之尖鋒山附近投下五十磅炸彈八枚，民房略有損失。

傳日軍今晨在石岐仁山廣場開會追白木二郎，查白木爲駐唐家之警備隊長，因日前我游擊隊襲擊港口，彼率隊赴港口搜查我游擊隊，反被擊死。

(十二日)有兩貨艇滿載貨物及搭客二十餘人由香洲開出，欲往澳門，駛至野狸島洲仔附近海面，被日軍發覺開槍掃射，其中一艘被日軍截獲，拘返前山，該艇貨物約值國幣萬元以上，其餘一艘奮勇駛進，卒被逃脫，有搭客一人爲日機槍擊傷腿部，其餘平安抵澳。

(十三日)白蕉之偽「海防委員會」之梁某被日軍拘留，該會八十餘所謂職員，大部已私逃，留白蕉者僅三十餘人，所謂「水陸緝私隊」賴某部亦將解體。

(十四日)南京僑府，近派其爪牙所謂「參軍」之洗某

幹部訓練班於十一月一日開始將各團隊正副班長分別集中訓練，由參謀長鄧道炎負責。

周守愚奉袁司令林縣長命

到港報告軍政

及籌募棉衣

濟難會撥十萬元携返賑濟

司令部參議第二區區長周守愚，前因事逗留香港袁林兩氏相繼就職後，乃間道入斗門逃竄，并赴二、三九區及順德新會鶴山一帶視察，但因水土不服，沿途患病，游擊區內又缺乏藥物，因此奉袁司令及林縣長命來港向同鄉會及諸鄉先生報告本區軍政事宜，及請求捐助棉衣軍需藥物，刻周氏已抵港開始工作，但並醫生程祖培之須作相當時間之休養，故隨行時已向林縣長力辭二區區長之職。

又訊：香港濟難總會已決定撥國幣拾萬元交周氏携返邑內賑濟，並指定其中一萬元作聯中經費補助。

加緊敵後工作

縣府委出各區區長

中山縣政府縣長林卓夫於十一月十日委出周守愚為第二區區長，屈仁則為第三區區長，陳思危為第四區區長，鄭星池為第五區區長，徐雲裳為第六區區長，周應昌繼任第八區區長，周克明為第九區區長。

至第七區區長則責由第五區區長兼管該區區務，第一區長尚未委出。

附逆青年類孫賊次潛入八區活動

被羣衆痛毆倒地

現拘留縣府待決

附日敗類孫×次，充當敵偽特務隊長，與漢奸群寫伍，出入石岐四區之間，爲敵作僱，曾引敵偽團捕崖口抗日青年及東極青年，久爲中山青年及民衆所痛恨，此次孫又被敵偽派往九區八區活動，追逐我抗日青年，伺探我軍情，十月某日，孫果然藉名往高林縣長，潛入八區在大小濠涌及斗門活動，後卒爲大小濠涌青年發覺，嚴詞盤問，孫乃直認爲孫×次不諱，群衆百餘人，一時怒火心燃，乃立將之痛毆倒地，並引至斗門報案，作最後之解決，聞直至現在尚未獲得解決云。又查孫×次爲四區左步頭鄉人，抗戰時曾參加抗先工作，惟因孫不遵守紀律，被抗先開除隊籍，繼在抗戰中陣陣脫逃，最後則終須投敵爲奸，此次被毆，聞者大快。

三埠中山新會與澳門

水道交通調查

現四邑出海交通，因日艦艇巡邏截擊船隻關係，極感不便，遂有等有組織之運輸公司，設法溝通航線，輸運貨物，亦有裝中船隻，配備武裝行駛者，是爲包打船，中新邊及沿海交通情形，遂頗爲復

到粵，轉到中山，會到六區唐家下欄與偽「中華自救軍」總司令田熊三商量拉攏，結果被田等拒絕，洗憤然而去，汪逆始終無法統一各地偽軍。

駐灣仔之偽「中華自救軍」第一團陳漢興部被解散，其部隊尚有百餘人分散五區各鄉，現實行反戈抗日，連日襲擊九洲，今日前山日軍派百餘人到灣仔一帶警戒。

石岐商店又有四間結束，日商人十餘名轉赴江門候輪上廣州。

(十五日)林縣長二次電省府辭職

駐灣仔日軍開往翠微參加日軍大會操，灣仔僑軍乘機開放澳灣交通以圖勒索，凡過境出入口每人收保護費五元，葵蓬每百斤抽三元。

大小濠再啟激戰，日軍派隊百餘聯同白蕉所謂海防軍進攻，并有日機三架助戰，我團堅守中。

(十六日)上午八時有日艦兩艘由白蕉駛至石山進犯，向沿岸掃射，下午又用汽艇窺伺泥濘，皆不得逞。

日軍舉行大會操，用意不明。

(十七日)前山日軍於下午六時許，在獅山上架一鋼砲，連續發砲百數十响，射程約六十英里，向灣仔山頂轟擊，砲彈落在山頂，土石橫飛，灣仔鄉人紛紛走避，聞係因良坑，花地南屏北山各鄉僑軍不肯就範集中，故

雖，而私梟有計劃之走私運輸更為披猖，據一般估計，行走三埠，都斜，牛灣，七聖，斗門各地至澳門，及中新沿海之大小船隻，約有百餘艘，其分門別類如下：一，屬於運輸公司之船隻，約卅餘艘（其中多屬長船大扒），二，屬於包打船者二十餘艘（其中亦有運輸公司置），三，屬於艇家間道行駛（利便載貨搭客）者六十餘艘，（其中以小艇為多），四，屬於有計劃溝通航線之船隻約十餘艘，五

，屬於走私船隻者無從統計，航程多由澳門出發，但目的地不一定。所經航線亦各異，因日軍水道封鎖未弛，故經常三澳交通尚未恢復。

斗門各界舉行

「九一八」紀念大會

情緒熱烈 意義深長

我邑縣府自遷八區辦公後，斗門城市，熱鬧倍

見事 如此「繁榮」！

衣谷

「中山繁榮了！」有人這樣說。

「中山比未失前更旺！」也有人這樣附和着。

但這聲音，都發於「違背了中國人爲人的道德」的人底口裡，鬼話，難哄人！

我們試想想：敵人耗去數十萬萬的赤子公債，死去無數的無辜白骨，才來到我們這塊土地，牠裏求的目的，究竟爲的是什麼？那便知所謂「繁榮」，到底是什麼葫蘆買什麼藥了。

我們且再看「繁榮」的事實：

- (一) 隨處有烟館
 - (二) 隨處有賭攤
 - (三) 隨時有綁票
 - (四) 隨地有死屍
 - (五) 勾三搭四，祖宗牌位被削作木版……
- 不由你不信，這些就是「繁榮」的功績（！），但這「繁榮」，只漲飽了敵僞的腰包却吸乾了我們國民的血。一元買不到一斤米，你喊餓嗎？誰管你！反抗嗎？麻痺已失掉了思想，紅丸已折斷了身體。

「繁榮」！「繁榮」！！「繁榮」的實惠如此

因此，我們反對這種虛偽的「繁榮」，我們是要建立真正的繁榮。那是驅走了敵人，實行地方新建設的繁榮，也唯有這樣繁榮，才能享受自由的生活。

把假的戰穿，將真的樹起！

日軍炮擊灣仔以圖威脅。

(十八日) 僞軍陳×團部五六十人，今晨闖入灣仔，四處搜查，將民居物品予取予携。

三灶島日機兩架，飛乾露各鄉轟炸，共殺

彈八十餘枚，各鄉民房被毀甚多。

(十九日) 前山日軍已有部份開始調廣州，只餘憲兵

百餘駐守。

據探報，日軍因兵力單薄，石岐前山日軍

實行撤回廣州，我當局乘機加緊佈置全線

反攻，袁司令曾於昨晚在某地召集會議，

下月間中山軍事當有新開展。

日運輸軍車十餘輛，在北台車站附近，被

我游擊隊截獲，是日架微僞精衛隊長解款

往岐亦同時被擊斃，石岐日軍聞訊，大起

恐慌，加派憲兵在南門，華陀廟一帶警戒

。

(二十日) 我團隊吳某部三百餘人，合攻南北水，奪

獲軍械甚多，并生擒僞華南海防部隊十餘

人，其中一中隊長張新枝已解斗門司令部

。

(廿一日) 小欖日軍大部已撤退，下基已無日蹤，僅

沙口尙有三四十人，及僞軍二百餘人。

(廿二日) 我團隊按照原定計劃部署，連日在斗門，

大小濠涌，大小赤坎，黃楊山，泥灣，乾

霧，鯊魚沙，灌涌，大小托一帶佈防。

常，且氣民極盛，一徑扶植，生氣更增，九月十八日，斗門各界為提高抗敵情緒起見，特舉行「九一八」紀念大會，是日到會者極眾，由林縣長主席，語多沈痛警傷，會場空氣異常緊張，情緒極為熱烈云。

雪中送炭復見今時

鄭仲楚為留港青年募寒衣

前一區署區長鄭仲楚氏，為鄉為國，素具熱忱，日前到港，見避留在港青年，在此天寒時期，禦寒衣物甚為缺乏，乃為彼等設想，向熱心同鄉相好捐集寒衣費，後得鄭錫濟君捐助國幣三百元，葉秉初君，馮思棠君，何澤潤君各捐國幣一百元，已於十月廿九日由孫海濤氏召集留港一部份青年代為分送，鄭等此次熱心鄉梓，實屬難能可貴矣。

見事

中山今日之所需

守愚

本邑今日之所需，無難者一是反攻，二是提倡氣節，本來反攻是在一淪陷後即須致力工作，因為一來本邑是革命聖地，二來本邑亦是一出入口孔道，全省稅收靠本邑運輸而收入者佔一大部份，可惜第一是當局無人選派未敢職所以未及早於部，署第二是經費物質欠缺之關係。至於提倡氣節，就是因為本邑雖然是革命聖地，但淪陷區之現象，令我感覺過去教育之無用，不能不改弦易轍，致力於順民族國家之大益輕個人利己之提倡，經作者入二、三、八、九區視察之後尤感於反攻之不可觀，而提倡氣節工作之應急為開始，蓋八區為中山僅存之一區，人民對於淪陷區同身受苦之深，對於一切抗敵之工作，非常努力，而三、九區雖未正式收復，但在我游擊隊控制之下大部份自由，仍然存在，以此鄰近之二區，其苦樂有同天壤，因此已淪陷各區，急欲我軍反攻，相信屆時必有起而響應者，不過八區一隅，所有稅收捐輸，已竭民家之能力，而籌難總會又因所在地區關係，未能對軍費有所扶助，中山固須我軍反攻，而我軍所欠缺者正為開動時之軍費，倘海外同鄉能有所捐助，而直接或由港轉付使當局得費，以供上述之用，則得石破，以度元旦，實非難事，至如氣節一層，作者經歷二、三、九區所見甘心作傀儡者，類皆受過中等或以上之教育，有一部份亦非家無担石者，徒於就於逸樂，圖目前個人之臭名私利，而甘為李完用而不以為羞，皆由此輩平日曲解功利主義之說，出賣國家民族而美其名曰和平救國也，其次則有在抗戰旗下，而作官私舞弊打家劫舍者，厥罪維均，作者恐此輩之文過飾非，而成就其功利也，應請全邑民衆知而揭發之，使勿容於青白旗幟之下，而有憤於其行同於漢奸傀儡也，故急欲本邑鄉先生對此重大工作，急能早樹其基礎，故不惜一再論之。

本邑士兵在此冬寒時期，急需棉衣軍毯，尤須各項藥物，同鄉諸君，幸念予捐助。

省政視察團高信，黃麟書等十餘人到連中山各地視察，曾召集四邑中山各縣長在粵會天堯圩開會，縣長林卓夫會出席。

日軍指揮官藤井及偽「民政廳長」王英備，偽財政廳長汪宗準，由江門到石岐，駐紮日軍憲兵隊長武井及歐逆大慶均往碼頭迎接，大獻殷勤，石岐市宣佈戒嚴。

(廿三日)歐逆大慶今日開歡迎大會，歡迎藤井及王遊英備汪遊宗準。傳當開會時我便衣勇士向會場開槍襲擊，此事發生後，秩序大亂，石岐施行戒嚴，及搜查住戶，但毫無所得。

(廿四日)歐逆大慶自擊藤井事件發生後，大肆搜索我民居，曾派大隊赴濠頭拘捕我愛國青年數十名。

(廿五日)藤井抵岐後，今日出巡岐關車路，有日軍多人同行，及沿途加派哨兵保護，距百餘一疏，抵達北台車站時，為我游擊隊襲擊，藤井等一聞槍聲，即行疾馳，逃避石岐。

(廿六日)林縣長卓夫，連日出巡前線各鄉視察，并召集各鄉長訓話。

(廿七日)境內日軍最近搜防，頻頻調動，昨今兩日有日步兵，砲兵，騎兵，工兵一千二百餘人由唐家落經迴返江門。駐紮羅島之日軍大野隊亦撤退，由望月隊接防。

省府選賢用能

聘邑人孫海籌為省委員

孫氏將由渝赴滬請示工作

前四區警察所長孫海籌，對於服務家鄉工作，

甚為努力，任內頗多建樹，對於倫務與賑濟工作，尤具熱忱，素為當局所器重，僑務委員會前曾聘孫氏為該會名譽顧問。十月卅日，孫氏又奉省府主席李漢魂函聘為省振會委員，現孫氏代表智利華僑飛滬向林主席蔣委員長致敬，並向僑委員海外部請示

見事 給戰士們身心以溫暖

李拉

中山淪陷，快十個月了！我們只見到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一而再的撥出廿萬元巨款入邑內救濟難民，替敵僑大做安撫的工作，對於在淪陷區內埋頭工作的青年和在前線枕戈待命的軍隊，反而看不到有若何切實的救濟與援助！

回想昔日橫門戰役，海外同鄉，紛紛携備物品回邑慰勞，今日一毡、明日一衣，爭先恐後，熱烈空前，今天家鄉淪陷了，大家以為一切都「完了」！什麼都不理不睬，有的還要痛罵一頓，以洩心頭之憤。

有人說大家簡直把戰士們的奮鬥，視作門韓無異，打勝仗拍掌歡呼，呵護唯恐不周，一告失敗則似乎不將它斷腿裂膚，不足以蔽其辜。

這個論調，聽來似乎有點過甚其詞，但細想起來却也言之成理。

老實說，守土不力，將士失職，罪有應得，可是事已過去，空罵何用？今天最要緊的還是大家如何集中力量，把敵人趕出鄉土去？因此，大家應馬上化除成見，團結一致，互相策勉，共同努力，反攻才可為有。

所以勝利固然值得慰勞，失敗更應加以鼓勵，才能使「勝毋驕敗毋餒」。士氣賴以重振，家園光復，始有把握。

現在寒冬將至，正是戰士急需棉衣之時，望我海外同鄉及濟難團體，應乘此時機，做多一點「雪中送炭」的工作。

因為棉衣不只可以溫暖戰士的身體，而且能夠加熱了他們殺敵的心，為物雖小，意義却異常重大。

給戰士們身心以溫暖，是「反攻」先決的前題，願大家不要輕輕放過這個應負的責任。

林縣長前因環境惡劣，兩次電辭職，李主席覆電慰勉，林縣長已打消辭意。

(廿八日)中山當局奉令恢復守備隊總隊組織，隊長一職由袁帶司令兼任副隊長由林縣長兼任，袁林兩氏奉令後已分頭進行。

(十一月二日)自藤井到中山後，奔走於岐澳之間，藤井部日軍亦有調三灶。因之日軍「擬先佔澳門附近兩小島為根據」之謠言甚囂塵上。

中山團隊幹訓班已於今日成立，班主任由袁司令林縣長兼，副主任由鄭參謀長馮炎兼。盛傳岐關車於今日開放，尙未能實現。

(二日)三灶及荷包兩島日軍，增至六千餘人，三灶海面有敵艦六艘，橡皮艇二十餘，有窺伺八區乾霧企圖。

(三日)婆羅島日軍二百餘人上午十時，撤退回前山，灣仔方面只有偽軍十餘人留守，澳灣交通無形開放。

(四日)據守前山，架徵日軍今晨全部撤往唐家，下欄等地，不知有何企圖，現由所謂保安隊鄭沈薰部負責防守。

(五日)自前山日軍撤離後，岐關路無形開放，故今日岐關路上行人頗眾，今晨且有貨車二

對於僑務工作之推行，於回粵時即順道赴韶關謁見李主席請示一切，今後孫氏對於僑務與振濟工作當更能發揮其才力矣。

智利晏度花雅打僑梓

匯款救濟災黎

各捐款人姓名 函托本刊發表

旅智利晏度花雅打埠同鄉，自家鄉淪陷後，備極關懷，乃發動捐輸救濟災黎，已於十月廿三日付返智銀二千餘元，交由僑港中山海外同鄉濟難會，作救濟之用。該埠熱心僑梓，為求信重起見并函囑該會將捐款人姓名送交本刊發表，茲將刊錄如下，各埠僑梓如有同樣請求，本刊必樂於為僑梓服務也。

見事 關於「維持」

衣谷

地方淪陷後，增了許多「維持」會，出了許多「維持」人物。維持會有許多是被迫而成，也有許多是預先而立。傀儡場中有些是駕輕就熟，老於此道，有些是初試啼聲，新登顯貴。粉墨登場滿臉盛哉！

淪陷區內，敵偽的施政，是：剝削，奴化，和斬殺。她的陰謀是要我們由餓而盡再去死。其與「維持會」的「公事」盡屬此，其貼各鄉牆壁的「佈告」亦「捨此無他」。那麼「維持」會的所「維持」何事，我們閉了目也可想像得到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們可為此諒。

不過，「維持」會中人，雖然有許多是混喪天良，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但也有不少是深明大義，敢怒而不敢言的一時被鄉眾推任的維持者，他們的苟安心理，雖然愚而可笑，但他們的同床異夢，對敵偽工作，徒事敷衍的行為，我們是不能一筆抹煞，把他們與前者同一而論的。

站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大目標底下，我們除了對那些喪心病狂的「維持」傀儡，給予有組織有計劃的撲殺，決不寬貸外，但是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維持者，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去爭取過來，使他們幫助我們敵後工作，能更順利地展開，使敵人永遠佔據的迷夢，無從實現，儲蓄力量準備反攻的到來。

但翻雲覆雨，藉機而遂私利的份子，我們却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揭發，使到這些假仁假義的無辜敗類，無所遁形，難逃法網。

「哀莫大於心死」，我們願以此語為各維持會中人勸。

拾餘輛由漢入中山，但須向所謂「稽徵所」繳稅後始准通過，據該所內人員稱，岐關車路明日正式開始。

(六日)近數日來，日軍調動甚忙，今日又有新軍數千由唐家登陸，據聞係由南寧敗退逃出者，準備在中山休養及補充，唐家，下欄，官塘等鄉所有大屋多被佔據，設「警備司令部」於唐家共樂園附近唐某屋內，司令為重負。

(七日)石岐，前山二區露角各地亦有日軍開到，騎兵亦甚多，但馬匹瘦弱不堪，日兵亦多老弱傷殘者，敵大慶強迫各鄉人徵集床板，鴉旦，禾桿，芒草等，以供日軍之用。因岐關路開放，灣仔有二十餘家商店恢復營業。

(八日)岐關路續開放，岐澳商人及走私人員認為賺錢大好機會，貨運甚忙。

(九日)統計由南寧敗退到中山休養之日軍有萬餘人，此項殘兵，精神頹喪，此次到中山如上天堂，謂如不再調上前線作戰，則萬幸矣云。厭戰情緒甚為濃厚。

(十日)前山日軍向三鄉開動，停泊前山海面日艦艇悉開赴唐家，日前扣留之民船快艇亦已全部釋放。

晏度花雅打埠錦梓捐銀芳名列如下：

李子釗君，鄭星儀君，以上各捐二百元，李東照君捐一百五十元，李開君，鄭煥華君，鄭伯川君，李新煥君，黃帝祥君，阮蔭生君，嚴照君，周逸威君，以上各捐一百元，鄭萬川君，阮帝琴君，嚴維統君，嚴錫松君，嚴金寶君，溫利寬君，陳帝展君，鄭維松君，以上各捐五十元，郭開君捐三十元，李贊平君，李根君，羅民贊君，楊球君，鄭保君，伍福常君，梁杰鴻君，伍連昌君，以上各捐二十元，江燦君，梁裕君，鄭發君，歐陽仲君，劉和君，葉秋君，以上各捐一十元正。以上三十四柱合共捐得智銀二千元正接上存下數尾智銀壹百玖十五元正二共該智銀二千一百九十五元正（一）支買美國銀行單一張美金陸拾伍元正三四寸仲智銀二千二百一十元正（二）支雙掛號担保信一函智銀一十元正二共支智銀二千二百二十元正

轟動一時

唐紹儀遺體糾紛案

唐榴敗訴 現擬上訴

前縣長兼中委唐紹儀，自離任後因年事已高，乃息影滬濱，深居簡出，謝絕外間應酬，距於前年九月三十日在滬法租界開森路乃婿諸昌年家中，被兇徒謝志壁等行刺斃命，當時遺體由萬國殮儀館收殮

後由唐之繼室吳維嫻女士，偕同戚屬多人，扶柩南運安葬，唐老靈柩，于前（廿七）年十月廿日已運抵香港，寄厝于港中，關於安葬地點問題，唐老之繼室吳維嫻，主張卜葬香港，而其長公子唐榴，則主張運回原籍安葬，母子之間，各執一見，因而發生糾紛，社會名流及其親屬聞之，均作魯仲連，惟無法解決，最近長子唐榴方面，以繼母擬將父柩在港中安葬，乃趕程到港，上呈吳署請求制止，而唐妻方面，亦已上呈吳署，此案十一月（七日）開始提審，唐妻方面，已請曹善允律師轉聘少廖亞利孖打，砵打，及羅棟勳三大律師辦理，唐榴方面，則請陳丕士大律師（陳友仁子）主理此案，并由許地山解釋中國法律，聞當時雙方辯論甚烈，陳大律師雖根據中國法律為唐榴伸辯，唯香港非中國地方，故結果法院判決被告人之唐妻（吳維嫻）得直勝訴，奪得堂費。原告人唐榴對法官之宣判不滿，決進行上訴，現與陳大律師在商討中。

（又訊）已故中委唐少川（紹儀）逝世，遺柩厝港後，因葬地問題，唐氏繼室吳維嫻及長公子唐榴惹起鬭訟，極為社會人士所注意，自高等法庭判處唐妻有權安葬得直後，唐榴遂歸由唐妻營葬，並卜葬於本港華人永遠墳場，此事母子爭訟案，遂告解決，頃聞唐老遺柩，已定十一月廿九日下午三時下塋。

僑港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

最近工作概況

撥十萬元入八區作各項用途

再撥二十萬元回淪陷區施賑

（一）林縣長卓夫于九月廿八日函請該會撥二十萬元，作為救濟難民及其他搶救家鄉費用。該會於第九次會議時曾提出討論，但未有決定，後林縣長於十一月廿一日派周守愚君到港向各僑商報告島中近況及籌募藥物，周君曾於九月廿三日參加濟難會議報告一切，及向請求捐助藥物，該會當即決議撥助國幣十萬元交由林縣長袁司令辦理濟難事宜及捐助藥品港幣壹千三百餘元，交由周君帶返，日前購置之蚊帳亦一併由周君設法運入內地云。

（二）該會為向海外分會及同鄉報告會務決出版特刊，第一期已于八月廿日出版，第二期近已付印，本期擴大篇幅，併有澳門各義民所之義民照片挿圖及家鄉消息，較前期豐富。

（三）前守備隊大隊長徐昌輝，近因積勞身故，司令部參議周守愚氏，以徐氏過去指揮抗戰，尚稱勇敢，現死後遺孀乃代為向該會，函請酌予撫卹，該會據函後曾於八月十五日第六次會議中提出討論，結果，撥助國幣式百元，該會已函周參議轉知

徐大隊長家屬到會領取云。

(四) 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於中山淪陷後即撥出國幣二十萬元分區散賑，各情會誌前報，各區均先後領取辦理完竣，惟第一六九該三區因特殊情形未有實在負責人員辦理，該會乃委託澳門天主教救濟會代為負責辦理，現澳門天主教已與石岐天主教商妥撥濟辦法，各該區應得賑款亦先後交由該教會領去辦理云。最近該會又議決再撥國幣二十萬元回邑施賑辦法照第一次無異云。

(五) 袁帶司令於八月三日函該會，請捐助救贖一千六百個，為各團隊之用，該會接納袁司令之請，決定照數撥助，并由該會主席郭泉君及委員陳仲池君負責辦理，計每個值港幣一元八角半，共值二千九百六十元。該批救贖已購置妥當，正設法運入內地云。

(六) 司令部參議周守愚於九月×日函請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撥款慰勞潛伏在邑中三九各區工作之自衛團及別動隊。該會於九月十二日第八次會議議決謂已撥巨款交本邑當局代為撥濟，所謂未便通過云。

(七) 旅三藩市僑胞，以家鄉淪陷，婦女遭日軍之侮辱特甚，其中或有為家長所誤會遺棄，則其境况更慘，該埠濟賑分會乃發起設立「中山婦女臨時安居所」，函托僑港濟難總會辦理，該會接函後乃與天主教輔仁立牧師及黃福平牧師商議多次，決定改為「中山僑立婦女臨時收容所」，兼收容難童，

并委托一中山縣基督教聯合會全權辦理，一切經費則由美分會供給，基督教聯合會，受委托後，已擬好組織大綱，交濟難總會審查，待該大綱通過後即可開辦，地點或在石岐云。

澳門華僑振濟會因經費無着，宣佈結束所有留澳中山難民收容所，由該會派員來澳，繼續辦理施賑。原擬接辦三個月，至九月十日滿期，旋以內地交通仍被切斷，難民貧苦無依，遂由總會決議展期結束，經駐澳振濟處通告各所難胞。現該會以存款無多，勢難再辦，特由香港總會派黃日明，余達莊兩委員來澳，專責辦理結束事宜。黃氏于十八，十九兩日親率駐澳施賑處職員，分赴蓮峯廟，觀音堂兩難民收容所，召集各難胞，宣佈總會實行結束該所之意向，并向各難胞勉勵以出所後之期望，情詞懇切，旋由該會職員將十一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晚餐止，所有應發膳費，統計即日一次發給，各難胞領得膳費後，儘可於本月內自由出所。

聞孩子難民所因英欄倒塌，情形特殊，故該所難民最先請求領費出所，每人領取出所費國幣十元，其餘各所則規定國幣六元。各難民先後領出所費出所者甚衆，但出所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又回不得故鄉，轉輾數日，所領之出所費國幣六元，旋即用盡，以致流落街頭，而葡當局又以觀瞻有碍，實行驅散，因而自殺者有七八，殉亡者亦甚衆。而未出所者亦感覺出所後不知如何生活，各所代表乃

聯呈及獻議以工代賑辦法，請求該會設法辦理，後該會於十月五日召集第一次臨時會議，商討辦法，結果決定四點如下：(一) 澳方賑務由十月一日起續辦一個月。(二) 義民伙食本月份起每人日給雙毫一角正，(三) 各收容所職員由本月份起每人日給雙毫三角五分，(四) 駐澳施賑處程黃兩代表由本月份起每人日給雙毫一元二角，其他職員日給雙毫五角半，并決議，於期滿給東時各難民找到職業時其所用衣物器具由該會負擔。

重組守備總隊

司令縣長兼總隊長

訓練班已開始訓練

我軍事當局為加強抗戰力量，除飭中、新各縣團隊切實聯絡外，並令中山縣當局恢復守備總隊組織，總隊長一職，由第三挺進縱隊司令袁帶兼任，副總隊長則由中山縣長林卓夫兼。袁、林二氏奉令後，現派員分頭招集舊部，重新編隊。并設立團隊幹訓班，飭各團隊班長以上之幹部人員，輪迴入班訓練，以健全下層組織，以利抗戰，該幹訓班已於十一月(一日)日成立，班主任由袁司令、林縣長兼充，副主任則由司令部參謀長鄭西堯兼任。又：中山守備總隊除設正、副總隊長外；并設總隊附一員，由廣東綏靖主任公署派員充任，人選聞已內定

，不日即可發表。

余漢謀派員視察中新防務

伍嶽到中山

白蕉反正偽軍隨同返韶

第七兩挺連隊司令部長官余漢謀，自去月授權第三級軍官伍嶽，為中新邊區視察專員，到中新邊區視察，伍氏業於十一月廿日抵中山，視察各處防務，及諮詢過去戰績，聞伍氏對於日間返韶，上月在白蕉反正之「復興軍」陳某部，將隨同伍氏返韶，參加集訓，又悉潘幼齡部現決增編一個中隊，隸屬於第三區挺進縱隊司令部，而由潘氏指揮。

時人行踪

(一) 邑人陳慶雲奉命赴美洲各地籌募航空救國券事，經誌本上期，陳氏赴美後，所經美國中部西部及坎拿大紐約市各埠，深得僑胞之熱烈贊助，計美國全境及坎拿大全境與檀香山各地僑胞，認募總額已逾美金四百萬元。陳氏現抵古巴後即繼續往中南美洲及西印度各地，蔣委員長以陳氏籌募成績卓著，特電嘉勉望繼續努力。

(二) 海外部長呂人吳鐵城氏，赴菲宣慰僑胞，曾在菲召集中國人民大會，菲總統及各高級人員均

分別設宴歡迎吳氏，吳氏與菲總統談及中菲邦交問題甚詳，現吳氏抵荷屬東印度十月十八日由泗水抵巴達維亞，僑胞在車站歡迎者五六百人，甚為熱烈，吳部長在巴逗留數日後已於十一月十五日抵星加坡，星總督設宴招待。

(三) 邑人古鼎華氏，自就任第五軍副軍長職後，現應鎮慶慶，指揮西江軍事。

(四) 國民大會智利代表孫海壽氏，於十一月二日與中美洲代表鄭華秋(三鄉人)及澳洲代表黃興望聯袂飛滬代表僑胞向林主席蔣委員長致敬，臨去前，前縣長張惠長，吳飛均分別設宴歡送，中山留港青年亦曾設茶會歡別，孫鄭等抵滬後即下榻於新都招待所六日由僑委會主席陳樹人，海外部副長周啓剛會同晉謁林主席，林主席在官邸賜茶會與孫鄭等暢談一小時，僑委會在山洞招待午餐，十日晉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殷殷垂問海外僑胞情形，並囑海外部妥為招待，並與孫鄭等代表拍照留念。

該兩代表函本報述此行所獲印象甚佳，擬在滬停留三星期後即飛桂林入韶關一行。

(五) 前第五區署區長沈毓蘭，於中山失陷後，曾一度來港居住，後即與前第四區署長孫子靜北上赴韶，聞沈氏已被委為地方巡迴法官，孫氏亦已赴長沙民國日報任職云。

(六) 在吳縣長任內之縣府主任秘書龍思鶴於中山淪陷後即上韶關，現省府委龍氏任茂名縣長，已於十月間接任視事。

(七) 前任第六游擊縱隊司令部政訓室主任及

後方醫院院長之吳次炎氏，中山淪陷後即在澳門住，現應湖南省貿易局長之電邀，將於日間北上。

(八) 前一區區長鄭仲楚，淪陷後留居澳門，敵僑多方誘其「落水」亦不為動，最近與友輩多人在香港經營烟草及運輸事業。

(九) 李仙根氏曾任第一屆參政員，最近省參議會開會選舉第二屆參政員李氏重又被選。

(十) 張惠長氏曾擬于九月間與友輩多人入內地視察現聞因別事延誤尚未成行。

(十一) 邑人鍾榮光氏十月間由河內來港養病，其夫人隨行，鍾氏現任參政員，乃我國有名教育家，此次來港有久居意，日前曾以電話索閱本刊，具見關懷文化之至意。

讀者諸君

看過本刊，感到滿意
請介紹給你的朋友；

不好，請不要客氣

寫信來告訴我們！

敵偽動態

淪陷區中暗無天日

鄉人偷渡回鄉慘被鞭撻侮辱

殘酷行為古之未聞

十月八日早，有水客及各區回鄉男女五十餘人，由澳門黑沙環乘小艇渡海回鄉，詎行至灣仔與北

山交界處附近，被化裝苦力之日軍截獲，各日軍俱穿平民裝束，手持竹棍，初謂與各人挑貨物行李，及行近時，然後拔出短槍指嚇各人，將該批男女鄉人五十餘人押回三廠日軍檢查處，搜查各行行李貨物，凡貴重及或為值錢物件俱被日僞軍搜去，不搜去者即用藥水淋過，然後令各人排列在山頭，要各人俯首到地，屁股朝天，施以慘無人道之打針及鞭打。

。不論男女一律除褲向肛門「打針」，所打何針不得而知，有傳謂為「絕種」針，打完後即取竹棍痛

大鞭打屁股，多者被打七八棍，少者三四棍，被打至當堂暈去者有之，痛哭呼天喊地者有之。受此慘刑憤懣不欲生者有之，打完以後，即將該批男女騙回澳門，并謂以後如再來往拘獲即行槍決。該批男女抵澳後，皆紛紛請求醫生檢驗所打何針，是否有毒。但據醫生言并無毒害，此或為日軍之一種恐嚇手段，因被打至重傷而在澳或赴港求醫者亦有。有

回到澳門尙不知以為回到家鄉者亦有之，因被打至知覺亦失也。

統計此次各人所受損失與痛苦慘不忍言，各人身上銀兩及貨物被搜劫去，多者數百元，少者亦有二三十元。許多空手逃回尙要籌借醫藥費，誠禍不單行也。

南寧賊退日軍萬餘

紛到中山駐守醫療

分佈各區 鄉民提心吊胆

中山沿海鄉村，自日軍七千人開到駐紮後，十一月十日晨，又有日軍萬餘人續到，分向四區橫門，六區唐家灣，三區疊石，五區金鐘等處上岸，其中以橫門，唐家兩地到較多，現已分駐于各鄉之祠堂，大住宅，而公私碼頭均被封用駐紮。蓋良都與東鎮之每一鄉村，其碉堡多者恆在五六十個，少者亦有廿餘個，此次日軍進駐地點，均在沿海鄉村，每段有出海口岸，且皆給養豐富之地，其主要口岸

如唐家灣，橫門，三灶等處，可以停泊較巨之運輸艦，但仍須用小汽船接駁上陸方可，其適合淡水艦者，則為金鐘，張家邊，疊石等處，撤退時可極迅速，至於石岐及良都，與東鎮上游，則連日以運貨汽車輪送，往來繁忙，人馬喧雜，民衆避於前車之覆，莫不提心吊胆，惟各地尙無異動，其中有操東北口音者云，至於中澳交界鄉村，如架墩，北山沙尾，前山三廠等地，亦有日軍，灣仔尙無日軍開入，岐關路之交通如常，三廠之附日「中山縣府稱征所」，前日經已開始恢復收稅，故十五日重施封鎖之說，因而寂然。

偽府下令取締

各鄉建立抗戰紀念碑

我邑前抗敵陣亡將士忠勇為鄉犧牲，各鄉多有籌建紀念碑，以資紀念，而慰英靈，近日偽府以此種紀念碑無異于挖苦敵偽，乃令各鄉鄉長嚴禁建造，畧謂：「查各鄉曾多有建立盲目抗戰紀念碑之舉，際茲中日提携，復興東亞，對於此舉，亟應嚴為取締云。

境內日軍近又他調

復禁止牲口菜蔬出口

在一星期前，境內日軍曾增至三萬餘人，但此項敗兵，經過相當時間休養整理後，已陸續他調，現第五區軍徵，前山一帶日軍，固減少過半，即石岐，三鄉，唐家灣，隆都，香洲，上欄，下欄橫門

，張家邊各地日軍亦極見減少，僅餘萬人左右，分佈以上各地，目前尚無若何異動。據守岐關公路之日軍，自統制貨運後，除禁止柴薪，米糧出口外，對於牲口，蔬菜各種食物，復禁運出境，但內地鄉民因生活所迫，仍有偷運赴澳應市。

岐關車路開放種種

(一) 我邑淪陷時岐關公司車因不及而遺下壞車十餘輛，日軍屢欲恢復交通，但因受我游擊隊之

破壞而未成，月前僑府特委商人籌組「興亞公司」統將壞車修理現已通車計由關至石岐每人繳車費二十餘元且因種種苛待，故搭客寥寥無幾云。

(二) 「興亞行車公司」司理譚友就任不及一月，已在澳門金陵餐室附近被刺斃命，聞者稱快，現查岐關車車費由前山至石岐每站收軍票三角，由前山山下下欄亦每站收三角，沿途倘若發生事故如我游擊隊襲擊等該公司概不負責。

(三) 岐關公路被日軍「封鎖」，迄今仍未恢復，惟前山至石岐一段，則間有長途汽車往來，除配有「順民證」者准照其「規定車費」買票乘車外

，其他商民均不准出入。

(四) 日軍宣傳定期十一月一日「開放」中山交通，未實行前，岐關路每站均有日兵站立警戒，檢查往來行人，非有藤井兵團長發給之「許可證」者，一律不准「通過」，甚至開槍掃射，石岐車亦祇開至前山，由前山至澳門一段，交通尚未「恢復」。

(五) 岐關公路自十一月四日午起，已無形開放，但由中山出澳商民須先向淪陷區「鄉公所」領取「通過證」(每張收手續費四仙)始得回縣，故是日岐關路上行人頗眾，(五日)晨且有貨車二十餘

岐關路「開放」前後

(上) 勁草

岐關車路在無形開放中，石岐遂成爲廣府各縣目前交通之樞紐，客貨經過頗繁，爲向所僅見，尤以最近在不日重復封鎖之傳說中，更爲擠擁，顯其間複雜錯綜之事，如封閉番屬新之交通，及舟車價格，沿途關卡稽征狀況，一切事物，實有瞬息萬變之概，誠非外人所能想象者，爰就所歷，詳紀如次。

開放原因

中澳水陸交通遭日軍封鎖後。曾一度於本年三月廿五日起開放三天。但當時亦不過略爲弛緩而已。及至十一月廿五日起。又復無形開放。然在實際上。日軍並無公佈。祇持放任主義。

當時旅客尚未深信。迨至十一月一日以後。始漸漸「暢行」。中山。新會。順德。番禺等邑商人。遂大量運貨往來。不料在此時期中。竟發生一極重要之變態情況。緣中澳交通在封鎖時。石岐尙有江門渡。九江渡。容良渡等。以達通廣府各縣之交通。距中澳開放後。上列各縣之交通即被封鎖。石岐江門。石岐九江。石岐容良等渡盡被停航。交通遂梗。至此大世界中澳開放之原因。據推測。則謂在此世界風雲萬變中。石岐唐家灣等地。既增加車隊近萬。物質之需求必殷。故預先盡量使麵粉等物輸入。令市面充盈。但又恐同時轉流順番各縣。於是

將以上各邑封鎖。

沿途關卡

故商人方面。認定無形開放之期限不多。現且有於十五日再封。同時又將珠江開放之傳說。此外江門。九江。順德之渡船。亦准其復航之語。此雖非日方「公佈」。然不無多少理由。至於日軍之停止新番順渡船。則謂爲防疫也。現在各縣乘中澳開放。經岐關路運岐轉回邑之貨物。迫得盡行停滯於石岐。而石岐乃成爲廣府運貨之樞紐矣。惟中澳最近之交通。因盜匪太多。水路上實際尙未恢復。故所恃者祇一岐關公路。即關卡之設。亦祇有在陸路而已。目下貨客雖衆。有空前僅見之概。然稅卡重重。計豈出澳門之關關。即有籌備中之「三廠稽

價格驚人

稅款之收入並不解「省庫」，祇由「縣府」收入，而稅費價目，則貨品分甲乙丙三種，計開甲種值百抽二十，乙種值百抽零七五，丙種抽零零五，所有農產雜貨，皆入內種，此外額外費用，則又相當重大，平均至少每百元須要三元左右，然貨物納稅，實非容易之事，上到價格，能即納即發「稅單」者，實等於中彩票也，

輛，由澳門沿岐關公路轉入中山，但到三廠後，須向所謂「中山縣政府稽徵」所繳稅，始准通過。

(六) 岐關通車後，貨車運載貨物入岐，有二十餘輛之多，一般投機分子，紛紛集資僱車運貨物，雖殘舊之車，按金高至港幣五六百元，亦所不計。甚而有赴港租購車輛，一若立有大利可圖者，但查其內容，歐逆徵收每輛通過費二百五十元，另繳納稅餉，則在稅務人員估計。沿途諸多勒索，尚未計入，有某氏集資國幣五千元，經營此種事業，第一日所得祇為國幣三十五元云。

(七) 歐大慶，對勒收各種雜捐雜稅，無微不至，近以岐關公路「開放」有機可乘，竟向往來商

岐關路「開放」前後

(下)

故商人非以重稅為苦，實以久候為苦，此外運費方面，則更為驚人，而車輛之供應，又極為短少，茲以六七八三日之價格而論，計載貨汽車每架由澳門之關外經岐關路直達石岐止，回頭不計，本月六日每輛每次大洋七百元，七日每輛每次七百五十元，八日每輛每次八百五十元，按日起價，至於單車價格，無論載客或運貨，由灣仔至石岐每次大洋八元，由石岐來澳則每次五元，由澳返石岐每次六元。

水陸現勢

唐家灣自大批日軍到達，乃逐漸

民勒收「過境費」，在石岐印發「通過證」，凡各方商民出入，經過石岐時，須向其所謂「中山縣政府」領「證」後，始准通過。「領證手續費」原擬收大洋二元，現又改收日軍用票二元，該項「通過證」，由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發出，有效期為一個月，逾期作廢。查歐此舉，其目的純為剝削逃難民商，以飽私囊。

(八) 日軍「開放」岐關公路，及灣，澳交通，已逾旬日，在「開放」期內，中，澳商民來往甚密，「檢查」，非配有「順民證」，或日軍發給之「通過證」者，一律不准出入，故是日岐關路上行人

分駐於東鎮，良都，石岐，及附城各鄉，隆都等地：凡屬鄉村，均已將各欄柵祠廟封用，聲稱本月拾日到駐，十八日當可撤離等語，然良都與石岐，則八九兩日已紛紛閉到，惟移動時，不得不需用汽車，於是岐關路載貨汽車乃發生厄運，七八兩日，自澳門載貨赴石岐者，盡被扣留運兵，弄至有去無歸，此兩日間被扣留者逾三十輛，有奇，八日晚至九日遂無人應備，雖出車價至每輛每次大洋九百元，亦無車可賃，客商遂不以單車代替，化整為零矣，在開始通車時，岐關路原有

客貨車共廿五輛，乃屬於興亞公司者封鎖時期，祇來往於石岐前山，現在則展至三廠，此外駕駛單車載客運貨之羣衆，目下共約三千人，每人之腳踏車均為私產，迨至本月三日以後，因「開放」逐漸顯著，澳門之貨車被僱用者乃極夥。

釐斷報稅

陸路既如是擠滿，水路方面，不料竟爾寂然，全海每日祇有來澳之淡水魚船數艘，販運蔬菜雜糧之舢板約三四十隻，豬畜牲口小帆船數艘外，餘無所視，其原因為沿海盜風極盛，各船對行水之繳納，供不應求所致，據云淡水魚船由順德來澳門，在最近半月間，平均載魚一百斤，因沿途供

額告罄，由澳入中山民衆，因不知手續，出關後，多被日軍逼回，但運載貨車，向日方完納各種「稅費」後可自由出入，至灣，澳河道，則仍通行無阻。據前山日軍宣稱：日軍此次嚴查商民「順民證」，係防中國游擊隊潛入活動，一，二日內並將派隊開入婆羅島，施行「檢查」云。

(九) 「中山縣長」歐大慶為勒收貨稅，十一月十三日晨由石岐派出所謂「縣兵總隊特務大隊」彈楚石部，開抵婆羅島南屏，北山，灣仔，銀坑一帶。翠微方面亦有一部分附日軍開到，但灣，澳河道及岐關路交通繼續「開放」，其所定「開放」期十天本已「十四」日屆滿，但日方尚無再度「

應附日軍，及供給盜夥後，抵澳時祇得四十斤出售，至於返石岐之貨，最令入討厭者，則為納稅問題，「稅金」之征收悉為軍票，收入時乃必須照加五倍算改收大洋，如商人無特殊介紹，非候至三四天不能得到「稅單」，此中內弊，即為額外收入之一種缺點，蓋商人感覺久候厭煩時，知非請托速辦不可，於是職員之爪牙乃乘機獻策，着送出手續費若干，通常「稅金」每百元另交三元至五元，及此風既遍，乃有人在澳四出兜攬承辦，同時所謂「軍警探」之職員，又恃勢力與商人包辦，強逼稅員速辦者不一而足，今則疫成風氣矣。

封鎖」姿態。

(十) 因日軍調防，封鎖稍為鬆弛，岐澳水陸交通，遂無形開放，由中山內地出澳門之鄉民，每日不下千數百人，而由澳門入中山內地者，亦有千數百人，日軍在三廠設檢查處，無「良民證」及「防疫注射證」之鄉民，均不准入內地，近因中山境

內日軍增加各種糧食缺乏，需要補充，故准許商民自由運貨入中山石岐，岐關公路「興亞公司」之客車由石岐起，僅能運至前山，每一搭客收國幣五元四角，由澳門入石岐之貨車，每日統計有三十餘輛，所載貨物，大多數係火油，汽油，洋米麵粉，生油，白糖，鹹魚，及其他雜貨，所謂「中山縣政府」

見事

怎樣看今日的中山

(關木)

今日的中山，在敵人鐵騎之下，在好偽縱橫之下，一切荒唐無恥的事實，都盡量的表現了出來，一切暴行都公然在幹着。許多出於人們預料之外的事也不斷的發現。因之，寄居海外的同鄉，尤其是得到消息比較快捷的港澳的同鄉，都搖頭嘆息，無限憂憂，悲傷失望的情緒充滿在他們的腦子裡，特別是最近月來常常聽到，搶掠打劫的事層出不窮，並且據說多是XX公司的人所為，同鄉們更是怨恨：「爲什麼不反攻呢？」「爲什麼自己人也這樣去解釋才好？」這些問題，環繞在他們的腦里，不知怎樣去解釋才好。

因此，怎樣去看「今日的中山」？「怎樣看淪陷後在日偽勾結蹂躪下的家鄉」？這確是值得提出的問題，需要大家深一層，冷靜一些來考慮的。

(一)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現在的家鄉，今日的中山，是已在日偽的統治之下，我們不能以「過去」的眼光來看它。不能因爲它的「混亂」而灰心，更不能希望它「治安良好」而安慰，我們要用另一副眼光來看它。固然，我們有無數的同鄉親友家人在裡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對它存有什麼幻想，希望它有什麼「德政」弄出來。

(二) 現在的種種暴行：搶掠，姦淫，殺害，一切的一切，都是「皇軍」帶來的，有「皇軍」存在一天，這些現象必然存在一天，並且也必愈弄愈兇，民衆的痛苦是只有加深沒有減少的，老百姓要解除這些痛苦，只有反抗，也必迫到老百姓練有「反抗」的一日，中山才得見天日，重現光明。因此，我們不能只是看見好偽的猖狂，就以爲「皇軍」比較還好，我們要知道，好偽及無耻之徒，都是「皇軍」製造出來的，「皇軍」被剷除，則其他一切好偽也必然跟着消滅。

(三) 由於日偽的暴惡，「民心思漢」，備胞希望「反攻」，這是光明前途的徵兆，也只有「反攻」然後能搶救家鄉，但是不能只是空等等「反攻」，每天在問「何時反攻」？「反攻」固然當局應有的責任，但也是我與你的責任，大家都應該在各自的崗位上去推動這個工作，完成搶救家鄉的工作。

，在三廠設卡收稅，而貨物稅率又無一定標準，手續麻煩，另每輛貨車，收費二百五十元，然後始准通過，至石岐水道交通，船隻來往不絕，從水道運入內地之貨物，亦多係洋米，麵粉，油，糖之類，淪陷區之農產品，源源經石岐運出澳門香港，但內地牲口，無大宗運出。

(十一) 岐關車路開放後，運貨入中山圖利者甚衆，并有「大興」「同興」「貿易」等公司大帮運入，最近又有奸商多人，組織「新亞公司」向日軍及偽縣府方面繳費承領運貨權，所有一切貨運，俱由該公司統辦，其他原有之各公司及以後新組織之公司，亦須領有該公司之通過証後，始准運貨入境云。

藤井到石岐

歐大慶大獻殷勤

設宴招待……宣佈戒嚴

最近華南日海陸軍最高指揮官均易人，陸軍方面，由後宮淳中將繼任，後宮南來後，即將粵省失地分爲三區，各設指揮一人，南海，中山，順德，新會，三水五縣，由藤井充任指揮，東莞，增城，實安，則又由柏武指揮，花縣，番禺，從化，則由實本指揮，中順順之日指揮官藤井，並已于十月廿四日到石岐，茲將經過錄下：

藤井奉委後，即于廿二日由廣州先到江門會城巡視，在江門逗留兩日，召集所部會商，至廿四日即由江門前來石岐，石岐之日憲兵隊長武井及軍官山口等，均前往迎迓，所謂「中山縣長」歐大慶，

並大獻殷勤，即晚設宴招待，極盡其奴婢之能事，是日石岐日夜均施行戒嚴，夜後六時，即停止一切交通，非有日憲兵之「特許證」者，不能通過，至廿五日石岐市內仍在戒嚴中，石岐車站及岐江碼頭，更派兵把守，盤查過往民衆。

受奴化教育

興亞學院招收青年學生

假縣政府爲推行其麻醉奴化教育開設所謂興亞學院暨附屬中學，經委出唐達良爲校長，現又爲收攬失學及無聊份子，及引誘前縣立各校學生起見，准許自由報到入校肄業，但我縣立聯中仍在澳復課

故受騙入校者甚少。

又訊：所謂「興亞學院」設立於六區翠亨鄉前總理紀念中學內，并由縣府分令各鄉長招生，凡具有小學程度及相當者均可入學，則已于十月十日開課，該院雖用僑府力量迫令各鄉長招生及無限制招收，但入學者甚少。

張軍索餉包圍僑府

石岐全市大震動

日警備隊長白木被擊斃

(一) 中山各地我游擊隊活躍，第一區港口，

見事——爲了生活

萬人

家鄉淪陷到現在，附做作逆的人天天多起來，許多逃居港澳的，現在多數因爲迫於「生活」而回去做順民或作僑官了。

於是他們公然的找出他們的所謂理由「苦衷」，作爲掩飾罪惡的藉口，說是「爲了生活」。在任的說是「爲了生活不是甘心事敵」。準備去附敵的也說「生活沒法支持，不得不暫時忍辱。」暫到何時呢？沒有下文。甚致有些所謂「有心人」，也這樣去原諒他們。說「他們不過爲了生活，不然斷不會這樣的」。

「生活，生活」，於是大家都爲了生活，大家都可以去幹他們所要幹的勾當了。今天「爲了生活」去偷去搶，去認賊作父，賣祖辱宗。明天「爲了生活」又可以去殺人放火「弑君爲母」了。

試問現在那些潔身自愛，深明大義在捱苦抵餓的就不需要生活，吃空氣過日嗎？無疑的，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獨立生存，就一定需要生活，沒有「生活」就等於「死亡」。但是不是「爲了生活」就要賣祖辱鄉的，而且解決生活，不是一定要作奸犯科呀。

「爲了生活」就要認賊作父，生活有着又不能替社會國家做點事，這就是天下的最大罪人。

第九區大黃岡等處，有某某等部游擊隊數千人埋伏

不時出擊，斬獲甚多，石岐日軍司令部前曾派出唐家灣警備隊長白木二郎率隊開入港口，企圖打擊我軍，結果被我軍擊退，白木二郎亦於是役喪命，其屍體於十月九日運回石岐，十一日晨日軍在石岐操場開會追悼，是日並加派警軍二百餘人乘武裝魚船數艘，開赴港口一帶搜索，企圖向我報復。(二)所謂「和平救國軍總司令」兼「粵南綏靖主任」呂春榮被迫離開石岐後，其所遺「職務」已交由所謂「中山縣長」歐大慶暫行兼管，但呂春榮任內，欠下所部軍餉甚多，該股「官兵」于九日晨乃聚合數百人，衝入石岐，包圍所謂「中山縣府」，向歐大慶索「餉」當時秩序大亂，歐大慶以爲我游擊隊突襲，驚惶失措，石岐全市爲之震動。

所謂中區保安司令部

委出奸逆一羣

鄭逆沈薰曾到石岐設部

僑廣東省保安副司令鄭沈薰，自兼任中區保安司令部後，即派員到中山石岐籌設所謂中區司令部，及收編和平救國軍工作，並于十月二十二日，親往主持，現鄭逆抵達中山後，即與各奸僑商量一切，中區保安司令部已於十月二十五日成立，舉行所謂就職及收編典禮，該部組織，設參謀長，秘書，及分設六科，各科奸逆全部留用，並將原有各部隊，改編爲保安第三四五六等共四團，及特務大隊，各團隊長亦均照舊派定，鄭逆以中區工作，已告一段落，於前(二十七)日由石岐乘座專輪赴廣州，(二十八)日下午六時許抵步，其中區保安司令部內及

所屬各好連如下：白拱宸爲上校參謀長，麥渭南爲保安第二團上校團長，馬良球爲第四團上校團長，陳瑞洲爲第五團上校團長，陳瑞祥爲第六團上校團長，陸海雲爲特務大隊中校大隊長，李中堅爲第一科中校科長，關鑾聲爲第二科少校科長，全省保安司令部第三處處長胡國華兼第三科中校科長，區少康爲第四科少校科長，呂德風爲第五科中校科長，鮑愛爲第六科少校科長，其餘各級官佐，亦均經派委云。

八區斗門出澳航線

時遭日艦艇截擊

我損失船艇百數十艘遭難數百人

八區近無戰事發生，每日有日機一二架，掠過邊境，於是各地頻發警報，日機之不斷飛八區各地，係屬偵察性質，惟斗門安定，市面繁榮，由斗門出澳門之航線，大約需時兩日，假定上午八時，由大赤坎搭艇出澳，經鯊魚沙，四益圍，是晚留宿

【見事】

從注射毒針說起

並日

最近敵人又是到處捉人注射「針毒」了！

記得是在四五月的時后，敵人曾經來過這一着，不過當時的規模比不上這回的大，來勢比不上這回的兇，因此被注射過的人，比不上這回的多。爲什麼這回比上一回利害呢？一般人却作這樣的解釋：因爲最初的時候，敵人來邑不久，他們正在強度的執行懷柔政策的當兒，而一般民衆的抗敵情緒，退到低潮，邑內的游擊隊，還未有發展。到現在一般民衆，因久於敵人壓制之下，反抗的情緒，逐漸回復到高潮，而敵人最怕的游擊隊，可是急激的發展，又是敵人害怕，於是敵人才再一次的兇狂的強迫我們注射毒針。

這雖然算是理由，然我們絕對不能得出「因爲我們的反抗越利害，敵人對付我們的手段才越殘酷」的結論來。

我們知道「亡友那國，滅友那種」這是敵人長期處心積慮的政策而交付那些最殘酷的獸性的軍閥來執行，他們不管你反抗不反抗，都一樣的要忠實來執行，都一樣的要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對待我們的。是的，當我們轟轟烈烈的反抗他們的時候，他們必得用明顯的殘酷手段來對待我們，企圖藉此來警告其他，壓制我們的反抗，但當我們貼貼服服地順應他們的時候，他們仍在暗中毒害我們，這不過是手段的不同，殘酷性仍是一樣的，假如一次爲因我們的反抗利害，他們才用殘酷的手段來對待我們，那正好助長不抵抗的論調，投合狂逆的「和平」胃口，給敵人以滅亡我國的好機會。

從許多事實告訴我們，我們越是反抗，敵人越是有辦法，我們的民族，越快得到自由解放。

四益圍，翌日再由四益圍啓程，出新沙，盤龍沙，經萬里圍，三塘，銀坑，馬福洲，而至澳門，因竹排沙，盤龍沙，圍夾沙，至三塘一帶，每日有日艦來往往，白蕉附近，盤龍沙海面，泊有日機水艦一艘，在海面嚴密監視，我方船艇，若被日艦艇攔，則無條件放過，近數月來，我方之失蹤船艇，約百數十艘，民衆罹難者，亦約有數百人，其餘商人貨物之損失，不可勝計，現此交通綫，時斷時續，在此航綫之中，據駐四益圍之我方團隊某某隊長對記者稱，四益圍對面爲金鐘山，日軍在金鐘山不時發砲遙擊四益圍，平山各地，企圖斷絕此交通綫，故我方船艇，多在夜間偷渡，金鐘山日軍胡亂發砲，我已司空見慣，當地民衆，極爲鎮定，絕無驚擾狀態。（十一月十日）

又訊八區沿海，日來仍安定，日軍對於四邑三埠交通之封鎖，似已漸見和緩，十一月十三十四兩日，均有貨船偷渡成功，通過日封鎖綫而到達澳門之區仔。

歐逆大慶到澳

謁見日駐澳領事

偽縣長歐逆大慶，於十一月二日到澳，寄寓於東亞酒店六樓，抵澳後曾先往謁見日本駐澳領事，有所商洽，內容如何，外間未詳，有謂歐逆此來爲規劃中澳交通事宜云，至三日早即匆匆遁返石岐。走私船隻數百艘在馬福洲

被日軍掠劫一空

損失巨大 每船近十萬元

十月七日由港屬大澳駛入中山之走私船隻共約

三百餘艘(一說五百艘)滿載私貨而回，詎駛至馬湖洲海面時，爲日艦艇發覺，即開槍掃射，并用膠艇多艘將該批貨船包圍，將所有私貨搬集在一部份船上運入帶貨一併掠去，其餘一部份空船即用火燃燒，火光燭天，每船損失近十萬元，又聞被日軍掠去之船隻，人貨一同解往廣州云。

中區各縣淪陷區

交通恢復概況

以江門爲中心點行走全是日輪
有四日輪奔走石岐江門與順德

南海，番禺，新會，中山，順德各縣淪陷區，曾一度發生霍亂疫症，日軍極爲恐慌，在各地設檢查處施行檢疫工作，並封鎖各地水陸交通，爲防止霍亂蔓延，是以行走淪陷區之輪渡，均告停航，邇來天氣轉變，霍亂病菌自然消滅，西江日軍遂宣佈開放中區交通准許各輪恢復航行，查中區各地交通，以江門爲中心點，廣州至江門之間，有日輪「南海丸」，「海剛丸」兩艘，每日一來一往，江門至九江，有日輪「半丸」一艘來往各地，另一日輪「第二金謀丸」行走於江門，禮樂，睦洲之間，石岐至江門，共有日輪「彌樂丸」，「建寧丸」，「樂運丸」，「興華丸」四艘，每日在岐江兩地輪流來往，另兩日輪「第二東洋丸」及「第二壽丸」，由江門改道航行中山神灣，白蕉，由江門石岐至順德淪陷區，大良，容奇桂洲，陳村，勒流，龍江龍山各地，亦有日輪來往，以上各地除日輪外並有我方船艇在黑夜偷渡經過各地，惟各地土匪異常猖獗，

內河船艇，被劫之事，時有所聞，行旅均存戒心。
剝削手段 無孔不入
(十一月二十日)

偽府限米商領登記證

偽縣府對於缺財之術，花樣百出，近又頒佈全縣米商米機須從新領取登記證，始准買賣，登記證共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軍票三百元，乙種二百元，丙種壹百五十元，丁種壹百元，該証准用六個月爲期，并規定甲種限買谷米一萬斤，當買入時，必須實三千斤與偽府，每百斤偽府僅給回軍票十八元，運費亦由米商負責，丁種限准一千斤，其辦法與甲種相同。

淪陷區內農民苦矣！

每畝三抽繳七八元

收割以後米價上漲

本造禾熟，各鄉農民多已收割完竣，唯在重重剝削之下，米價反見高漲，農民生活痛苦益深，查現在每畝田須繳三種捐稅以上。一爲偽府之所謂儲

偽護沙隊深入各鄉勒索禾粟

日軍糧食搜集隊亦動員搜索糧食

不繳納不准割 既繳納又搜索

淪陷區農民無以為生！

我邑爲產米之區，今年晚造，已屆收割時期，禾粟，若不遵命繳納，則不准割禾，或強指爲游擊隊，拘逐石岐，日軍之「糧食搜集隊」，每日入各

糧，限各鄉農民將所收割之谷米留出百分之四十，作爲日偽軍之糧食，每担僅給回軍票十五元。是否有給尚成問題，其餘百分之六十始准民衆出賣。農民收穫已得去其半矣。而每畝收稅十五元，照樣徵收。三區民利公司每畝收三元國幣，(五區方面另有建業堂收二元)民生公司收二元半，統計每畝收割需繳去七八元。故現在雖稱谷已上市但米價依然漲至每担五十三元，比平時更增加五六元云

石岐日軍患虎烈拉疾

日有死亡大起恐慌

偽縣府舉行防疫運動

石岐城內，原駐有日軍二千餘人，近數日來，石岐又發生虎烈拉疫症，日軍日有死亡，日醫官忙於爲士兵注射，城內日軍，大起恐慌，大部開出近郊，分散駐紮，附日之「中山縣政府」同時舉行多項防疫注射運動，組織「防疫隊」，四出強迫民衆注射，石岐與江門，佛山，九江之交通，又受阻礙，禁止人民來往，似爲防範疫症之蔓延。

搜獲米，牲口，蔬菜，書等等，同時令各鄉農民，按照沙田，每畝須繳穀六十斤，為日軍糧食，聲明每六十斤穀，補回軍票十元。我農民不堪其壓迫，新穀現已登場，而石岐米價，仍未降落，每國幣一元，僅可糶米二斤左右，倘若岐澳交通再度封鎖，無洋米運入接濟，將來必鬧米荒。

中區交通恢復

日貨大幫入石岐

日商店林立 運輸公司多

新會，南海，番禺，中山順德各縣淪陷區之交通，經已恢復，各地有日輪來往，岐澳水陸交通，繼續開放，岐關路上，貨車絡繹不絕，日來有大宗日貨運入石岐，由石岐再轉運各淪陷區，石岐與江門，日本商店林立，新開之某某運輸公司，有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云。

汪逆又圖在岐設立

偽廣東省銀行分行

岐關路日軍新發一種通行證，藉以斂財，因此近三日來往岐澳兩地者，經已減少，出入貨物甚稀，石岐情形仍極為混亂，南門之日軍，經已減少，汪組織之所謂「廣東省銀行」自在廣州組設後，現擬在中山設立分行，以圖吸收僑匯及民資，現已與附日份子籌備中，有佔取前中山分行舊址作行址之企圖，江門方面，亦將設一分行云。

邑人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者：

- | | | |
|-----|-----------|---------|
| 郭劍英 | 上海市商界代表 | 一區竹秀園鄉人 |
| 郭東泉 | 廣東省商界代表 | 一區竹秀園鄉人 |
| 吳東垣 | 香港華僑代表 | 一區竹秀園鄉人 |
| 余華銘 | 美洲三藩市華僑代表 | 二區下潭鄉人 |
| 鄭華秋 | 美洲檀香山華僑代表 | 四區烏石鄉人 |
| 李介平 | 南美洲智利華僑代表 | 五區沙邊鄉人 |
| | 南美洲秘魯華僑代表 | 四區石岐鎮人 |

星火燎原

一年四季日平安是人之所喜三朝兩日風寒感冒登人之所無天氣轉變傷風咳嗽時有發生小小毛病以為無關重要往往置之不理不此普通人之心理也須知衫爛從小補咳向中醫一服之火足以燎原與其病入膏肓始謀補救焉若杜漸防微慎之於始古語有云毋使滋蔓難除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咳嗽乎
乃中西藥合製劑始創發明據醫學界公認
潤肺清熱非中藥不為功除痰順氣以西藥
為特效本劑乘此宗旨再加研究故收效敏捷不同凡響無論新久咳嗽傷風外感
痰多小兒咳氣管炎均能藥到病除有如探囊取物

各藥行商店均售

總經理 惠民藥行

電話二八四八八

TAIONCHAN HOTEL

72-73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HINA

泰安棧大旅店

附設

旅店部

房舍雅潔有窗租
金由一元起至五
元

船票部

代理各埠船票客
位出國護照搬運
行李上落

匯兌部

接匯中山石岐南
朗各鄉信箱銀兩

辦貨部

承接出入口貨物

店在中環干諾道中七十二・三號
電話二二一九一

電報碼
TAIONCHAN
HONG KONG

各區特訊

一區

惡有惡報

長洲偽鄉長被擊斃

一區長洲鄉偽鄉長黃×芬，未論陷前曾任該鄉校長，平日可謂異常，曾阻撓戰時教育實施，禁止學童參加抗日工作，破壞抗日進步組織等，無奈該鄉青年始終團結一致，黃亦莫奈之何，自地方淪陷後，黃即原形畢露，隨歐逆而粉墨登場，橫行石岐與長洲之間，無惡不作，并屢欲引賊入室，圖一舉殲殺抗日青年而後快，故鄉民早已恨之入骨，不料上月間，黃愈來愈兇，竟勾結偽軍進擊該鄉警衛隊，該鄉抗日青年爲自衛計，遂於上月廿七日深夜，將之擊斃，該鄉鄉民間訊無不稱快云。

北台車站遊擊隊顯神威

襲日軍獲單車十餘輛

稽徵所小隊長亦被擊斃

十月二十日晨日步馬砲兵千餘人由唐家灣，香洲兩處落艦，向廣州方面撤退，另有日步兵三百餘

人，則由雲石乘輪，開赴江會方面增援。連日岐關路上，日軍運糧，因此極形忙碌，我埋伏中山淪陷區內之游擊隊，乘其移動之際，十九，二十兩日，向石岐南郊北台車站襲擊，斬獲甚多，有日運輸車十餘輛，被我軍截獲，駕車者悉被生俘。有所謂「中山稽徵所」某小隊長，十九日由翠微「解款」乘車赴岐，亦在北台被我擊斃，棄屍山頭，石岐日軍已大起恐慌，由十九日晚起加派憲兵在兩門華陀廟一帶施行「戒嚴」，行走石岐至前山之日方長途時岐關路交通頓告斷絕，徒手行人亦不准通過。

藤井出巡岐關路

被我游擊隊襲擊

不敢巡視逃回石岐

日偽藤井抵石岐後，即於十月廿五日出巡岐關公路，由日軍官多人陪行，乘一汽車由南門車站出發，事前日軍已在沿路各車站加派哨兵，以資保護，匪百密亦有一疏，當藤井等一行乘車抵達北台車站時，竟有我游擊隊出現，加以截擊，我游擊隊兒，以快擊斃亮向之掃射，藤井等一聞槍聲，即行

疾馳，由護兵及哨兵向我游擊隊還擊，發生激戰，相持約二十分鐘，我健兒始行散去，日兵多人受傷，此事發生後，藤井不敢再繼續巡視，逃回石岐，日憲兵派隊在北台白石一帶搜索，但無所獲云。

死有餘辜

某偽中隊長被擊斃命

十月中旬有一偽中隊長，雇單車數輛，運載貨物一批親自押送，途經湖州站附近時突有一壯漢以駭亮向之轟擊，卒身中二槍，倒地斃命，時適有日軍三四名經過，忽聞槍聲，當時嚇得魂飛魄散，狼狽逃遁，因近日來往澳門之客，常被此輩偽軍橫施搶劫勒索，今聞此壯舉莫不鼓掌稱慶。

岐關路上我游擊隊活躍

湖州站擊潰日兵

岐關之湖州站，在良都與五區金斗灣之間，我游擊隊新自九區調到二百餘人到達，廿二日午後一時，有私梟用單車十餘架運載某種物品一箱返石岐，途次湖州站，被我游擊隊發覺，即加以檢查後，立將單車及貨扣留，移至金鐘沙面，匪正在行離站時，適有日軍調動部隊之軍車一輛駛至，運貨夥伴乃乘機以鉛筆寫字，向日軍報告乞援，日軍卅餘人，即下車向沙面撲出，攻擊我軍，此時我軍見狀，即分散據田基抵抗，雙方乃展開劇戰，當時日軍有小鋼砲一尊，連開數發，我金鐘沙面之隊伍聆訊即派大隊抄出日兵之後，將之包圍猛擊，日遂不支，慌亂異常，事爲駐紮深灣之日兵所悉，急乘車馳

獲，將被圍之日兵救出，我軍見其解圍後，亦奏凱
還防，至於駕駛軍車之車伕，則遣之回家。

沙涌鄉駐紮日兵千餘

軍容不整 反戰思想極濃

中山石岐一帶，先後開到由桂南撤退之日兵約
二萬餘人後，前週將駐紮五區前山，聚微之日軍千
餘人調，最近岐郊又調去約千餘人，詎至廿六日
晨，忽又有運糧戰日軍一幫，由金鐘方面登陸，沿
岐關路到良都，石岐，隆鎮等處，共計數千餘人，
是日開入良都沙涌鄉駐紮者，亦千餘人，惟各士兵
皆老弱之輩，年逾四十以外者極多，衣服破舊，裝
備不整，且充滿一種反戰，厭戰，及思鄉心理，是
日晚飯既畢，即見各兵三五成羣，赴民家借取器物
，有一老兵乘暇與鄉人筆談，自言由桂南退抵此
間，兄弟四人俱已被迫入伍，來華作戰，有三年之
久，兄弟未嘗見面，即妻子之死活不知，心殊不甘
，言下墮淚如雨，當時並談及在桂時之苦況，謂彼
間糧盡千辛萬苦，給養缺乏，復時遭襲攻，真寢食
不寧，比較駐紮此間，其苦樂不啻天淵之別，即日
下困守於粵桂邊境之深山間，不能衝圍而出之日軍
隊伍，亦有若干云，此老兵因不滿軍閥野心，以一
片至誠談出真情，談罷又歎歎不置，鄉人對之，亦
憐其遭遇之慘，聞此類事件，中山各論陷地帶，凡
有日軍駐紮者，皆不斷發現，其士氣之頹喪，實難
掩飾，故日高級軍官已禁止兵士無故外出遊行云。

竹秀園

被拘青年迄無下落

竹秀園鄉日前被日軍抽去之青年六人，迄今已
有數月，近聞除郭煥生一名被釋放外，餘均仍在石
岐拘留中云。

方謂請纓已有路，怎料頑症復纏身！

曹邊飛機師染病返港

曹邊鄉青年梁文元，素具愛國熱心，自放入中
央航空學校肄業後，方謂請纓有路，詎聞近因水土
不合，突患肺病甚重，醫勸須即返粵休養，除由該
校方面資助相當旅費外，各同學亦籌贈有八百餘元
之鉅，茲聞梁氏不久將由重慶乘飛機返港療養云。

湖洲鄉

發生命案多宗

湖洲腳一帶駐有偽軍數百人，名為保護該段車
路行旅安全，實則無時不有強搶勒索等事發生，一
般鄉人過此，莫不恨之刺骨，又該鄉觀音廟前，有
男子一人，被擊斃路旁，白坭坑車路上，被賊擊斃
軍車仔一名，傷兩名。

沙涌鄉內

大廈多為日軍佔住

沙涌鄉最近到有日軍二百六十人，分駐於前香
港先施公司總司理馬應彪馬永燦等大廈中，據查該

批日軍係自南寧撤退來邑休養者云。
吳潘支隊長

起獲合成棧被擄夥伴

石岐市合成棧棧主於十月十四日晨派伴僱艇由石
運貨往港，途經南六口地方被匪夥擄劫，將貨物圖
幣及夥伴劉春郭社郭貴等三人一併擄去，當即奔報
民利公司各委員及中山突擊隊吳潘支隊長等追擊起
擄在案，旋接團來函勸贖國幣一萬五千元後，得吳
支隊長密查匪踪，乃一面知會潘支隊長長乘大隊長，
分派隊員協助並親率隊伍前赴容奇附近扁滯地力將
劉春等三人起獲護送返店，該店感恩之餘，除致送
金豬美酒外，并在港登報頌頌大德云。

良都十八鄉匪訊

樹涌鄉遭匪洗劫

十月四日，土匪數十人，於黎明時湧入樹涌鄉
內行劫，當即擄去劉世榮，劉金才，劉容富之長子
，劉寶昌之妻李氏及其孫子等五人，並劫去劉寶香
一家，鄉人大驚，惶惶不可終日，事後聞劉寶昌之
妻及子被索贖身費一萬元其案三數千元不等云，
又訊：該鄉被擄之劉世榮一人，已於舊曆十月
廿五日，以國幣七百元贖回，其餘各人亦在討價還
價中云。

金角環鄉幼童被擄喪身賊巢

金角環鄉人林添光，於十月六日午間，突被土
匪數人假扮派信人將其子擄去，擬索巨款贖身，惟
其子年僅數歲，因受驚過度，聞已喪身賊林中云。

▲渡溪鄉米機人穀被擄劫

渡溪鄉米機，於十月九日黃昏時候，被賊百餘人湧進擄劫，當即搶去谷米壹百餘包，並擄去伙伴六人，連人帶物，均乘原艇載去，隨行並遺下一民「字臂章符號數枚，該鄉原駐有僑軍數十名，平日則狐假虎威，強凌鄉民，有事時則匿不敢出，是晚一聞槍聲，便胆怯先逃，由此可見僑軍統治下治安之一斑矣。

▲北台鄉外單車被賊強搶

十月十九日，北台鄉車站停有單車多架，候客乘搭，詎於光天化日下，突被土匪廿餘名強行搶去六輛。餘則紛紛逃去。該批土匪並曾開槍示威，路經北台，曹邊兩鄉外路而過，鄉人不敢截擊。翌日有日軍廿餘人，前往該鄉調查沿路被劫事件，一時鄉人不察，以為土匪圍來劫，乃相率竄避，狼狽萬分，後聞係屬日軍，又無異動，始知誤會，但已飽受虛驚矣。

▲恒美鄉新村仔堡被賊洗劫

恒美鄉新村仔堡，於十月廿二日晚上九時左右，被土匪百餘人入鄉行劫，事前將該鄉四面包圍，並於各重要路口架起手機關槍，似防僑軍應援模樣，先燃炮仗一串作號，而預伏四週匪徒，則分頭逐戶大肆搜索，迨至午夜始去，該鄉原駐有僑軍數百人，是晚竟不但不加援救，反於土匪去後，復乘機大搶鴉片等物，幾被掠一空。據查該堡被劫住戶

甚多，被擄男女共十三人，耕牛亦被劫去十二頭，損失甚重，茲將被擄人姓名詳錄於後：蕭官品妻一名，李潤常夫妻及其外甥共三名，李潤光妻一名，李林義一名，李林煥第二女一名，黃有根父女二名，李顯祥女亞高亞細二名，李桂衍妻一名，李渭贊之子名鏡仔一名，黃林順之子名黃恆一名，中途逃脫者有李澤善，李沛儒二人。

▲寮後鄉人被綁票

十月廿三日，有土匪一大批，向寮後鄉大肆洗劫，由下午五時，搶至十時始去，聞被劫住戶幾達百家，財物損失不計其數，被擄鄉民有蔡然，蕭堅，劉昆亮，劉成啓，劉樹甜妻等五人，查劉成啓因年逾八十，賊人見其有碍於行，於中途被放回鄉云。

▲鯉魚山金竹園兩鄉同遭匪劫

十一月三日晚上，鯉魚山，金竹園兩鄉同被土匪行劫，相方發生激戰，結果擊斃土匪一名，傷數名，該兩鄉被劫去五家，搶去耕牛兩頭云。又分花水鄉亦曾被賊騎劫，擄去小童三名，搶去耕牛數頭，擊斃鄉人一名云。

▲新村鄉人勇破賊圍

十一月五日，新村羊寮兩鄉同被土匪潛入搶劫，相方互相槍擊，結果該兩鄉被劫去廿餘家，擄去婦女一名，小童一名，耕牛三頭，土匪一名，因匪屋背失足致命，鄉人李望松之家，素稱富有，賊人

將其磚樓包圍，挖掘牆壁，擬遂其欲，惟該戶早有準備，當賊人迫近樓下時，紛紛將石頭擲下，傷其數名，卒不逞而去云。

▲沙田鄉被匪盤據不去

沙田鄉對開之沙面一帶，原屬蛋民住宅，於中山淪陷後，則被土匪盤據於此，因而該鄉所受威脅甚大，最近匪黨越弄越兇，竟將該鄉村頭一部佔據，勒收過路費用，諸般恐嚇鄉民，於是該鄉民衆，莫不畏而逃匿，現聞業已十室九空云。

▲板橋新村被劫五十餘家

十月初六晚七時有稱民生公司人員梁伯父梁伯英及其部屬，洗劫一區良都板橋新村鄉五十餘家，損失約十萬餘元，幸該鄉人匿居磚樓不致被擄，僅擄去李日金妻高氏及其幼子，并失去耕牛一頭及衣物等，林姑旺損失約三千元，李燕歡被劫耕牛二頭，林張燦失牛一頭，各家損失衣物，不可勝計，當匪徒盤據李耀基新屋瓦面時，被鄉人截擊，失足跌斃，聞盡於樹浦鄉云，是日被劫之家受害最劇者為李博生之家，李之昆弟據守磚樓，持槍抵抗，袖匪匪怒，集中火力，以機關槍等向磚樓猛撲，因寡不敵衆，率被匪向附屋攻入，拆除門扇芒草等物大舉火焚攻磚樓，幸李之磚樓建築堅固，不致攻陷，否則不堪設想，惟亦損失衣物不下三千元，查李歷任該鄉鄉長多年，在抗戰時期，另有策職，對於抗建工作頗具成績，自家鄉失陷後，始離鄉往港經商云。



慘無天日！

鄉人被日軍割去陽具

女子乳頭亦被光顧

敵軍之慘無人道暴行，無惡不作，已紀不勝書，近更有空前未有之毒刑，加害於我人民身上，月前敵軍封鎖交通，禁止來往澳門，一般水客帶貨或走私生計者，即冒險闖道赴澳，過去有被敵軍截獲者必財物被搜索一空，或鞭打屁股，近則變本加厲，凡被截獲者，男人即將生殖器（陽具）割去，女人即將乳頭割去，聞被割者有數十人之多，因被割而死者有之，到澳醫治者有之，此種暴行誠千古所未有禽獸之不如。二區民衆醫院，十月×日亦有男女數人被割入院醫治，其中有女人二名，男人一名，姓名不詳，聞係橫瀾人，幸所割部分不深，故能醫治云。

二區署長換人

象角陳堂新近就任

作偽手段 又看如何

二區署偽區長李秀龍，被偽府撤職後由楊平山代，現偽府委出陳棠接任，陳為象角鄉人，已于十一月七日接任。

游擊隊襲擊沙溪圩

偽軍死傷十餘人

十月廿八晚我游擊隊五十餘人分兩路向沙溪圩之偽自衛隊施行襲擊，圩內圩外發生攻擊，槍聲響

偽府勒令各鄉

徵集竹竿禾桿

備敵應用

二區偽區事委員會，前奉偽縣府令，勒令各鄉徵集竹竿五十條，干柴五担，禾桿五担，準備供給日軍應用，現日軍由廣西南寧徵退來邑者甚繁，偽府備各鄉繳交上列物品應用其為急迫。偽府特啟，誠無微不至矣。南寧敗退日軍

佔駐谿角各鄉

大屋碉樓被佔

還要勒索鷄旦馬草
日軍在廣西南寧被我擊退，多數

張翹鵬召集鄉長會議

討論借械與籌糧

洩漏消息被偽軍拘去八人

前別動隊長張翹鵬，於十一月四日在象角鄉獅山，召集各鄉鄉長開會，討論籌款及徵收田捐問題，後為偽軍知悉，乃派隊前往圍捕，結果被擄去高發，龐大等八人，結果如何未詳，查該會當時決議，分區向各鄉借械籌餉，限各鄉七日內繳交，各鄉籌餉數目亦經支配妥當，如永后鄉二千五百元，象角鄉五千元，垂石鄉一千元等，其他各鄉亦先後收到同機函件。

涌頭鄉勒交五千元

偽軍陳全部近向各鄉勒收行水，涌頭鄉接信，要勒交五千元，後該鄉長經多方與之討情，現減為三千元，但該鄉以數目太大無力負擔，尚未繳納云。

偽軍收行水

發，相持約一小時之久，事後調查，偽軍死傷十餘人，我游擊隊獲槍枝三桿，子彈四百發云。
(又訊)查廿八晚我游擊隊襲擊沙溪圩，為民利公司人員所為，原因，該公司人員曾有貨物及烟土一批被沙溪圩偽軍搶去，該公司乃派員襲擊，以為報復。

退到中山，作暫時之休息及醫治傷病，二區方面除添石增加一部份外，谿角鄉亦駐千餘人，及大浦數百人佔據各大屋及種植居住，并勒索各鄉取鷄旦馬草等，騷擾異常，連日陸續到各鄉徵糧食鄉人見狀，甚為恐慌。
沙溪城偽軍扒烟換土輪上車
駐二區之偽軍國軍，現改為保安隊，隊長為歐曉山(為現任公安局長歐文中之弟)駐於沙溪墟，十月某日曾截獲私烟一批，除扣回一半外，其餘一半解往所謂上峯，但每罐必偷出大半，放入泥土，上峯得烟後，即大吞雲吐霧，但吸食時覺得毫無烟味，乃發覺為偽裝，大呼上當，并即將該偽隊長申斥一番。

錢作怪！

到同機函件。

安堂鄉人十餘名

在蟹地茶亭收保護費

每人一角日入數十元

有曾加入民利公司之安堂鄉人十餘名，借民利公司名義在水溪與安堂交界之蟹地茶亭徵收過往人客保護費，每客勒收一角，每日亦有數十元之收入，頗為自得，唯鄉人之橫遭抽剝即不堪其擾矣。

青崗鄉黃國倫

婚後三日投井自殺

老母新婦痛哭連天

青崗鄉人黃國倫，向在港營生，為人勤儉守己，鄉人亦多稱頌，家僅有一老母，近感朝夕待奉無人，乃於舊曆十月初四日娶妻，詎於初七夜黃忽起身謂入屋後廁所大便，不知何故投入井中溺斃，發覺後其年老之老母及新婚三日之妻，痛哭欲絕，其因何忽萌短見，現尚未明。

怪狀百出

數大漢假借偽府名義

到申明亭收上蓋稅

歡迎大慶勸業我民脂，無孔不入，近又公備徵收上蓋稅。以為生財之道，但我民衆多不甘抽剝，故繳納者寥寥無幾，十月十日有數大漢到申明亭

，聲言為奉令徵收上蓋稅，迫該鄉富有者立刻繳納，該鄉人堅不肯交，結果該數大漢無法而去，後該鄉僑紳特會長偵查得該大漢為假借名義向各鄉勒索云。因此，繳納上蓋稅者更少云。

駐壘石日軍恐我襲擊

向鄉人表示好感

望互通聲氣使於逃走

現駐壘石日軍約近百人左右，惟不時調動，數目時多時少。駐該鄉日軍因僻處一角，甚感孤單，更恐我團隊襲擊，將之殲滅，故時向鄉人表示好感，謂彼等亦為強迫而來，彼在國內多為商人或農民，現既迫來恐無回國希望，故甚願鄉人於有事時通知云。

二區匪訊

(一)岡背陳九子被擄

岡背鄉人陳九之子於舊曆九月初旬被匪擄去，勒索國幣三千元，然後被贖，現其家人到處張張貼款，以便講款贖回。

(二)涌頭李直擄去諸多恐嚇

涌頭鄉人李直，為歸國華僑，曾在鄉作「中人」，今年三月間因事往橫欄被擄去，勒索價數千元，其家人因數目太大，無法籌集，故至今尚未贖出，現圍方再三催贖，并諸多恐嚇，寫信與其家人

，謂如不備款往贖即行槍斃，殺頭等語。

(三)港頭胡梅川三千元贖回

港頭鄉人胡梅川，在廣州開有「五華」正順店一間，經營正順生意，其子關榮，本月（舊曆九月）十三日到港辦貨，辦有布疋值六七千元，運入內地，由江門運上廣州，不意於十六日運至「橫河」海面，被匪劫劫，連人帶貨一併擄去，同時被擄者尚有坑口圩鄉人楊某，現尙無被贖消息。

又訊——胡梅川已於十月×日贖出共用去三千元云。

(四)婆石鄉被劫三頭牛

婆石鄉農人，於十月十日被匪劫去耕牛三頭，匪將該牛牽至翁角鄉即行發賣，每頭實價九百元云。

(五)象角阮林就被擄贖出

象角鄉人阮林就，阮金時，阮漢基母等人，均於十月間先後被匪擄去，後經幾許交涉然後贖回，每人用去一千八百元云。

(六)塔園單車仔車糖被截去

十月四日有塔園鄉及水溪鄉單車仔二人，往五區前山購買大糖販賣，出該鄉東門時，因未打餉被日軍拘留，後趕上三鄉繳餉後再回到前山時，該所留下之糖已失去大半。約九十餘斤，要納餉又失貨。大呼奇荷！

(七)象角水客被擄

象角鄉人林進，向作水客，以前曾專運貨往梧州發賣，淪陷後在鄉居住，十月二日因事往外鄉，行至風霞基地方時被土匪數人擄去，現尙無下落。

(八)匪劫文田鄉擄三人放回

舊曆十月初四日有土匪數十名，於入夜時候即向文田鄉施行光顧，該鄉人未經何抵抗，匪入鄉後即分頭向各大屋搶劫，計被劫十餘家，損失如何無從統計，并擄鄉人三名，但行至安堂茶亭時又將該

三人放回。

(九)沙溪墟胡四記主人被擄

沙溪圩泊頭胡四記竹欄店主人胡四十月廿五日，被匪徒十餘人用艇由碼頭上岸，將之擄去，沙溪圩僑軍聞訊，曾派隊前往追擊，該匪邊行邊打，槍聲甚密，附近鄉人聞之亦甚驚惶，不知發生何事件。後匪卒安然逸去。僑軍亦即收隊回去。又訊，胡四被擄去後，其家人即四出托人訪贖出籍，結果因胡四之弟與民利公司人員有舊好故得

該公司之助力胡四遂得放回云。
如此親善！

偽府文書吃巴掌

偽縣府文書主任劉拔茹籍角鄉人日前於路上因忘記向皇軍禮敬，被皇軍擄其兩巴掌，事後劉對人言：平生除被其獨父打外，此為第二次，言下有無限憤慨之感。

二區羣醜圖

(二區特訊)中山淪陷後，民衆備受敵僑蹂躪，幾無一線之生機，已爲無可爲諱之事實，查敵軍能在中山迅速恢復秩序，苛捐什稅層出不窮皆由於一般漢奸走狗唯利是視，助紂爲虐，有以造成今日中山之現狀，茲將二區羣醜調查於下，俾與邑人共棄之。

(一)陳炎裔(即陳某)——是僑府籌劃軍費之能員，歷任縣府財政要職，對於各項捐稅，頗有經驗，他現任僑府人事股主任，向僑縣長歐大慶面請賞款抽割計劃不少，深得歐大慶信任，最近復委其兼充二區區長，經於十一月七日到任。

(二)阮子韶(即漢昭)是滿清附生，素抱保皇黨的思想，民國鼎革後，投入國民黨，活動多年，鬱鬱不

得志，去年始獲充國民黨中山縣第二區五分部書記兼象角鄉校款委會常務委員兼該校教員，本邑淪陷時，他到處高唱中日合作，僑府委其充任聯防總局主任，他就職後，曾返鄉調祖云

(三)阮耀輝(即洪康)——是北平中國大學生惟其學問低能，人格卑汙爲社會人士所不齒經許久時間，始向前縣長任內獲充象角鄉長兼該校校長，本年日軍佔石岐時他認爲千載一時之機會，他投入中山僑府任社會股主任兼商會指導員等職。

阮聲偉——是投機份子的能員，家頗富厚，曾畢業於廣州私立政學校，本邑淪陷後其一度到港避難，抵港時動人勿爲敵人利誘，未幾他復返石岐，竟接僑府命令，充任二區中學整理專員兼象角校校長。

(五)彭揆——是面滿烟油之烟精，家頗小康，曾畢業於香山中學，向無國家觀念，去年煞費心力向前縣長任內謀充象角鄉校校款管委會常務委員兼該校教員，本邑被日軍侵入石岐後，他得陳炎裔力荐於僑府委其任聯防

總局課員等職。
(六)阮計標——是著名之士匪(混名烟屎標)與馮和平救國軍團長馮振雲感情頗洽，得馮逆力荐於僑府任他爲密探隊長，恃勢橫行到處恣淫婦女擄人勒索。

(七)阮禮元——是廣雅中學畢業生，日軍進駐中山後，他竟效留日本鬚仔僑府委其任僑和平自衛軍副官兼象角鄉長，替敵人殺害愛國同胞，橫行無忌，意氣揚揚，恬不知恥。

(八)阮香芬——是無賴子爲其鄉人所不齒，專與土匪彭賢阮子雲阮祖倫阮塘標阮三九阮卓彭爽等爲伍，石岐淪陷時其向敵軍投誠，獲充日軍隊查隊第二組組長，他恃勢到處擄劫，被害者不可勝數。
(九)阮滑動——是墨國被逐華僑，返里後在鄉濫充教員，他奉僑府委充駐二區籌餉委員。
(十)阮海濤——是香山中學畢業生，與陳炎裔向稱莫逆，此次得陳僑區長力荐於縣府，委其任二區學務專員，他就任後對於實施奴化教育，頗爲努力。
(十一)廖容新——是香山中學畢業生，得岳丈阮子韶之助力充僑府聯防總局指導員。
上開諸漢奸均爲知會社名之士，家有餘資，生活卓有餘裕，非同窮措大可比，彼等自甘毀棄人格，叛黨叛國，其罪不容誅也。

水溪短訊

(一) 陳玉芹戒指被搶

有便軍十餘人在蟹地以緝私爲名，搜索來往行人，凡稍爲貴重物件均被搜去，十一月八日水溪鄉陳玉芹由大浦回鄉有金戒指一隻亦被搜去。

(二) 土匪偽裝搭客搶車

鄉人陳林海(金子子)向以單車載客爲生計，九月廿八日載一搭客往大浦圩，車至水溪與大浦交界之蟹地時，該搭客即跳下車，將林海推倒，搶單車回顯逃走，林海大呼捉賊，尾追其後，至水溪鄉外時，鄉人見狀，亦即乘車協追，結果卒在浦邊鄉將該搶客拘獲取回單車，搶客即解僞區署，在區署時又被逃脫，後在六鄉港口截回，解往僞府，聞已於十月一日槍決云。

(三) 單車仔運米被截損失甚大

鄉人陳來杰，陳昭勝，蕭振東，陳順水等，每日均聯同往五區三鄉車米回鄉販賣，九月□日，該批人馬車米回鄉經過石岐華陀廟時，被僞偵緝員截留，後經多方交涉請求，然後每人罰款數百元贖回單車，米即全部沒收，計每人損失約三百餘元，大呼「覓食艱難之苦」。

(四) 陳幹標被搶單車

鄉人陳幹標於十月十日由沙灣圩鄉用單車搭客鄉，車行至鳳尾崗鄉附近時，該搭客即下車用手

槍指嚇，將單車搶去，聞同時在該處搶去者尙有外鄉人單車兩架。

(五) 昭報母遭日軍打針鞭撻

鄉婦陳昭報母，於十月八日早跟同水客數十人，由澳門黑河環乘小艇過海回鄉，但行至灣仔與北山交界之小路上時，被日軍截獲帶返三廠訊辦，日軍將各人所帶貨物鐘銀，完全搜去，并將該批人等排列在山頭，要各人俯首到地，屁股朝天，向各人肛門「打針」及鞭打，昭報母被打七鞭，下身即時紅腫，痛至流淚，後被送回澳門。昭報母到澳後即乘輪到港，將日軍之殘酷行爲向鄉人報告，在永安街鴻發司公被取藥酒藥丸敷治，及請醫生聽是否毒針，休息數日然後回鄉。

隆鎮同鄉會

改善附設之長生會

改善計劃已擬定一俟通過開始實行

僑港隆鎮同鄉會附設之長生會，近爲改善起見，經該會負責人員數度之磋商，現已擬定改善計劃，并擬由該同鄉會借撥港幣一萬元界長生會購置石屎樓一座，將收租租補長生會之不足，穩定長命會之會基，并擬招集長生會會員五百人爲一組，原有會員足夠成立一組後，再招第二組，凡入會會員死亡後可得花圈港紙五十元，每一會員供月費(每月一角)五百期爲期滿云，一俟該計劃通過後即可實行。

三區

捐棍李富

被我方拘捕槍決

全家焚燬四家人焚斃

三區土豪李富，向以承辦捐務，繳收捐稅度日，故有「捐棍」之名，中山未陷前，曾積欠財廳及縣府餉項甚多，屢催不交，曾受通緝及封田禾。最近向僑縣府承辦三區一切捐務，以爲斂財機會，且組織沙田隊，自任第一大隊長，橫行一時，袁司令以李賊遺害民衆不淺，乃密令特務中隊長謝雲龍將之剷除，十月二日謝特務長即派隊員數人，于晚間潛赴沙口，將李賊之徵收機關焚燬，復於四日晚派隊將李賊私宅包圍縱火焚燬，當將其家人四名焚斃，并生擒李賊，計是次李賊被焚各物損失約五萬元。可見其平日藉捐稅勒索之天。李賊被捉後，謝特務長初擬解司令部嚴辦，後以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乃就地槍決，三九區人士聞訊，莫不引爲大快云。

民利公司不肖之徒

搶劫小攬百餘家

特務隊潛伏制止未獲

十一月五日晚有民利公司之不肖份子呼引歹徒

，往劫小機，小機大廟一帶被劫百餘家，搶掠一空，次晚又復騷擾，八區當局之特務隊聞訊，乃派隊前往制止，潛伏附近地區擬將之消滅，後因事機不密，爲歹徒所知，紛紛逃去。

聞民利公司方面亦已派員前往調查，并會開會討論處置該輩辦法云。

敵軍亂砲轟南頭鄉

駐小坂沙口之日軍，於十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左右，以小鋼砲向南頭鄉轟擊，連發六砲，其中有兩砲彈擊落在該頭仔沙，毀耕寮三間，炸死一人。又有一彈落南頭鄉之小學校附近地，尙幸無損失。

游擊隊活躍

衝入小欖劇戰

日軍措手不及傷亡甚多

南番順一帶亦紛紛出擊

近日西江各地日軍調動甚忙，我第三挺進縱隊司令袁帶，特策動中山，順德，南海，番禺，鶴山各縣游擊隊，分頭出擊，以牽制日軍，袁部副司令林小強支隊長屈則則，潘惠，吳金，袁香林，別動總隊長潘幼齡等，亦分頭出動指揮作戰，故近來南，番，中，順各地游擊隊極形活躍，六日深夜十一時許，我游擊隊四百餘人，分路向中山第三區小欖襲擊，日軍措手不及，被我衝入鎮內，始倉皇應戰，當時槍炮聲甚密，響徹遐邇，留居小欖商民，聞槍聲後，紛紛逃避，情形極爲混亂，彼時有一部分土匪聯合所謂「和平軍」黃蔣部乘機搶掠，將下基舖戶搜劫一空，有富翁十餘人被擄，我游擊隊先將日軍及附日軍擊散，繼將土匪消滅，至翌晨天明，始安全退出，是役日方傷亡數十人，我方亦舉行損傷。

我游擊隊又襲大欖

十月十八日凌晨我駐中順之挺進縱隊潘幼齡部百餘人，猛襲大欖，與在焉哥咀與日軍搏鬥，日不支受創潰退，是夜我隊乘勝越過大欖前進直衝小機，在鎮南街一帶與日軍激戰二小時久，嗣奇日軍來援，我乃撤退，溯行時經火災前蓋實施區之日營房，及日工事頗多，事後調查日軍被擊斃者廿餘人，我方勇士受傷者有劉劍，潘勝泉五人，李祥大良人廿五歲壯烈犧牲。

四區

歐逆大慶嫁女

「慶」與「慶」結

醜戲壹齣

偽縣長歐大慶于九月間嫁女，其狐羆狗黨，爪牙走卒乘機獻媚送禮，凡送禮者歐逆家人即當堂拆開「封包」看過多少錢，每送禮一毫即送回大餅一個，餘皆例推與做生意無異，然比之市上，其價較爲平宜，故送禮者時也。

敵偽搜捕崖口抗敵青年

事前幸聞訊疏散 事後發告僑胞書

崖口青年譚福鑫等，一向對抗救工作，至爲積極，久爲姦人所仇視，詎於七月廿七日敵偽大隊人馬，突入該鄉，擬將彼等盡行逮捕，幸彼等消息靈通，得于事前疏散離鄉，幸免于難，而於事後即發出告海外同鄉書，詳述彼等之工作情形及被捕經過等，茲將該書抄錄於下：

被迫離鄉繼續爲光復中山而奮鬥

告海外同鄉書

親愛的海外同鄉們：
您們一貫苦心孤詣幫助扶植而長成起來的鄉中青年抗日武裝，現在已被極醜惡的勢力迫出可愛的家鄉而踏上更艱苦的抗日征途了，當您們正聽着這個消息時您們的血一定在沸騰，您們的心一定在充滿着憤慨敵人的仇恨，不

鑽，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流着強固地凝結在一起，
我們的精神永遠交流，讓我們以最忠實的筆調，
來敘述這光明與黑暗在烈搏鬥的悲壯實情。

七月廿七日正午，本鄉土廟譚連本立（即德石，又名杜根，做了偽特務大隊長）在敵人漢奸歐大慶和頑固份子（混在抗戰陣營中，而以打擊抗戰進步力量來作投降實際準備的人）的指揮之下，率領偽自警隊，警探隊，流氓，地痞一大批，聲勢洶洶，圍進本鄉，聲言逮捕全鄉抗戰青年，強繳全鄉抗戰武裝，任意搜索民居，逮捕青年譚福恩，譚帝勇，蕭傑良三人而去，嚇得全鄉風聲鶴唳，萬犬不寧，事後譚連本大言不慚，謂必更大規模再來騷擾，務必捕盡全鄉抗戰青年而後已。譚連本過去一貫在本鄉為非作歹，如早歲糾徒洗劫金逸之家，侵吞祖產，賣田公款二萬餘元，近更私相授受，變賣四項，與包烟庇賭，大帶走私，陷害忠良，袒護貪污，壓榨鄉曲，橫行閭里，已經夠我們憤恨，已經够罪不容誅，今更喪盡天良，認錯作父，引引入室，陷害同鄉，甘為漢奸助纣，不備為全鄉羞，為全鄉民衆所不齒，而且為人人得而誅之，民族罪人。

敵頑固份子之所以要斤斤於消滅我們，也有其整個陰謀的，大概敵偽的殘酷，統治了中山，足足五個月，由於無止境的掠奪與壓迫，已惹起廣大民衆極深刻的覺悟與仇恨，特別是中山一年義勇游擊隊之勝利出擊，陷與唐家之敵人，與擊五區三鄉與石岐近郊之偽軍，而熱血青年則廣泛地散發抗戰刊物，深入地進行抗戰宣傳，和積極而堅決地領導着民衆反骨捐什稅無理整訓的鬥爭，無情地搖撼着敵偽的統治，加以敵偽本身因爭權奪利而產生的

尖銳矛盾，更加速其走上崩潰的途程，敵偽為挽救其垂死的危境，澈底消滅抗戰進步的力量，便緊緊的找着我們，而頑固份子以為「光榮」和平快要實現，極需假手敵偽作他的清道夫，故不惜勾結敵偽，並以肅清抗戰進步力量的藉口為己任，這就是此事變爆發之形勢要則。

我們崖口鄉警隊，原為青年團與抗先隊的武裝青年自動自願組織而成，以抗日及義務於鄉中為職志，過去曾參加過兩次橫門戰鬥，白米山上，小龍河邊，已印遍了我們的足跡，此次敵人從唐家登陸，大踏步而向本鄉衝來，我們本着大無畏之精神，不懼以少敵衆，奮起抵抗，激戰四小時，使敵却步，退縮長沙埔，延遲敵人進佔石岐，一夜之時間，使本鄉及沿公路以上各鄉的民衆得以從容疏散，寫下了中山民衆抗戰光輝之一頁史蹟，平時在鄉，則接受鄉中先進父老與同鄉的指導協助，曾竭力進行創辦民校，宣傳演劇，施放眼藥，贈醫藥業，開墾荒地，協助秋收，反對貪污，武裝防匪等工作，而這工作，都是垂危的祖國與搶救家鄉的事業所需要的，我們亦憑着救國救鄉的赤誠來日強不息地努力，這些努力感動了一切有良心有正義的人心，博得了全鄉民衆對我們的熱愛，博得了全縣全區的青年同志對我們的尊敬，更博得了海外同鄉對我們的關懷，以至非常寶貴的物質援助（如芝加哥譚貴先生等樂捐港幣一千元給我們辦鄉事）然而我們不敢自滿，而且感覺愧萬分，認為自己對救國救鄉的事業的確實獻得極爲渺小，深恐辜負了愛我們的人們的高貴期望，故明知敵人漢奸頑固份子對來們不會放鬆，我們却依然警惕地臨着大難

着萬死而堅持工作，希冀一息尚存仍繼續爲國爲鄉而努力，所以此次事變突發，我們大家都在鄉，然而我們却極其迅速地轉移郊外，使重要負責同志和武裝安然無恙，使譚連本立之流失空而歸，現在我們幾個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團聚在山頭已經十五天了，一方面準備迎接敵偽的圍剿，一方面爭取主動佈置出擊（曾勝利地擊斃譚連本立爪牙本鄉偽鄉長譚桂榮，大快人心。）雖然，敵偽在追捕着我們，傾盆的大雨在侵襲着我們，山風寒霧在鞭撻着我們，瘴性的毒蚊在圍繞着我們，然而一切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們，正以骨肉之親般的友誼在關懷着與援助着我們！六七十歲婆婆，挑着茶飯跑上山頭來慰問我們，八九歲的牧童，送着花生來表示同情我們，其他的同鄉更不斷的接濟着，如各區青年戰友，熱情而又真摯的撫慰着我們，有的索性參加到我們的隊伍來，一齊戰鬥，許多事情，使我們感動得要流出眼淚來，使我們真正覺得千萬個心在關懷着我們的隊伍，千萬雙手在支持着我們的意志，我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更確信我們自己勝利的前途。

然而由於這種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依然沒有轉變，而決定此地暫時不是我們立足的地方，因此，我們決意轉移游擊區裏去了，明知這是一個極端艱險的戰鬥過程，但是，我們爲了解放民族以光復中山，是顧不得這些的，我們要堅持與發揚崖口的光榮傳統，我們要發誓樹立一支獨立的山頭青年抗日游擊隊，並要求這支游擊隊在光復中山的事業上建立最光輝的成績，然而，這有待於人員的擴充與械彈的購置和不斷的給養，我們延領地企望着你們

能學習東江同胞的精神，大量替我們募捐，使我們能完成壯志，假如你們有們有人喜歡回來參加，我們尤表歡迎！

我們深信這壯舉，在僑胞的指導和協助下，必然能夠實現勝利的！我們同時深信國內青年與僑胞血肉結成的隊伍，將是不可戰勝的隊伍，祖國在呼喚着我們戰爭，家鄉的同胞在呻吟着要我們搶救！好！我們共同努力吧！中山一定能夠光復的！祖國一定能夠解放的！謹致兄弟的敬禮

廈口鄉青年鄉警隊長譚福齋

譚錫芬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十五日

濠頭抗日份子被搜捕

奸人作歹，自作自受

老年婦人，亦遭禍害

十月十八日下午七時，有便衣日軍及偽軍搜查隊一行約十餘人，分乘的士汽車，前往濠頭鄉，搜捕反日份子，首先全部人馬在鄭實光醫館前下車，包圍該醫館，大肆搜索，企圖逮捕鄭實光，惟實光適因事外出，遂將其母捕去，後即分頭往大村街，李家村等處搜捕，是日一共捕去十一人（男七女四）其中有一婦人為鄭錫培之母，向稱順服，絕無半點抗敵意味，竟亦遭捕，聞伊係內奸路線指錯，致罹此禍，查此次內奸者，有一男，一女，男者為實光醫館之夥伴，女者為濠頭鄉人，前曾加入往日之服務隊，担任救護工作，迨家鄉陷後，竟為敵偽利用，充任特務工作，陷害同志於危難，為敵作清道

夫之輩，此次該鄉之青年被捕，聞係偽奸細先向敵偽告發，指出同志住宅與地點路綫外，並告知同志標識，凡男同志者均在腰袋裡有鉛筆一枝，筆之上端，雖有暗號，女同志者則飾有顏色辨夾於頭上，而偽奸細於告發後，立即購備鉛筆以及辨夾，分贈前之各同志配帶，當時各人尚未醒覺其為內奸，勢不知其為陷害之勾當手段，皆欣然接受，但於敵偽到鄉搜捕之時，除按址而捕捉外，凡有揮鉛筆飾辨夾者，皆一律捉拿而去，而該偽奸細為掩人耳目計，並伴作一齊被捕，及到堂開審時，偽審判官，問彼等十一人，鉛筆，辨夾作用如何，從何處得，要詳細供出，彼等皆供為偽奸所贈，偽判官始而懷疑，認該偽內奸如此行爲，豈有此理，將偽奸毆打一頓，並加扣留，茲聞已被釋放者僅為鄭紹蘭一人，並派嚴密暗探跟踪監視，其餘各人尚在偽府扣留中云。

敵偽偵緝

擬逮捕沙邊抗戰青年

十月二十日，敵偽派出便衣偵緝七名，傍晚時潛入沙邊鄉，大約係擬在深夜或翌日黎明時，實行搜捕該鄉之抗戰青年，不料彼等於是晚，因入烟館吹烟，為該鄉人發覺，立刻通知各青年逃避，皆得幸免於難，及後該偵緝等，知事洩漏，不得不悻悻而去。

偽謀查隊到張家邊鄉拘人

熱血青年東竄西躲

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時有偽謀查隊一批到來張家

邊鄉愛靈茶室午膳，時該鄉舊日之戰時服務隊百餘人知彼等來鄉，必係光顧及已，立即逃避，後該隊查察整日巡邏該鄉，至入夜十一時，仍在該鄉圍友屋內大吹鴉片，服務隊同志，乃派人向圍友之妻查問該隊是否來鄉拘人，她答以不知，但確有棕繩十圈，單車九架，似有拉人模樣。彼等探得此消息遂於翌日晨早，趁月色朦朧之際，分逃九區或澳門，暫避敵偽之掃蕩云。

寧益鄉里，不資敵用！

各鄉紛紛倒山松出售

敵軍最近查封宮花鄉屬各山松樹，強迫附近鄉人代為斬伐，並令挑往船上，運往石岐，轉載他處，實行「以戰養戰」政策，每日日給工資軍票七毫，附近鄉人，為勢所迫，只得就範，聞現已倒下三十多萬担，自此消息傳到各鄉後，擁由山松之各鄉，恐光顧及已，多紛紛派人，日夜倒伐，挑到各鄉賤價而沽，冀於短期內發售清光，免資敵用，每担只售價二元，是以鄉間最近柴價，不若往日之昂貴云。

「順得哥情又失嫂意」

各鄉單車仔左為人難

敵軍近在下欄及南煎灣仔等處，設有關卡，由澳運返之貨物，經過關卡，必課軍稅，目下四六區一帶，路上運輸，全靠單車，該段公路每日來往不上千餘架之多，由此觀之，偽稅關每日入息，至為豐富，同時所有單車必要領有偽府車牌，如不課稅

，及領有牌照，一經查出，定受重罰，惟最近民利公司眼見政府與稅關此兩項收入之鉅，乃派隊分駐六區上欄，四區崖口一帶，設有重機槍六挺，如見有領有偽府車牌之單車及在偽關卡課稅之貨物一概沒收充公，倘無上項各據，則准許通過，因此，最近各鄉之單車，時有連車帶貨爲民利公司所執，聞每日約在數十架以上，致令各鄉單車仔俱感不便，不納偽關卡之稅及領有偽府牌照，貨物必不能通過，且遭重罰，繳納後，民利公司又予同一待遇，皆認左右爲人難，不知如何是好云。

民利公司在崖口執賭

執賭具斤「鄉長」

本邑自防敵手後，境內各鄉烟賭林立，且多藉演戲爲媒，引誘賭客，以維防務之收入，最近崖口鄉開演太平劇團，番攤戲仔，設有廿餘桌之多，弄得賭場非暢常旺，民利公司得悉此訊後，立即派隊前往執獲，將所有賭具執個清光，一時熱鬧場所頓成擾亂狀態，烟客賭友數迷聞訊，皆逃避一空。民利公司隊員曾向偽鄉長加申斥云：國難時期，你還有此心來演戲開賭，莫非甘作順民耶？言畢大隊揚長而去云。

大批日軍盤据各鄉

徵杉仔，住民居。

桂南戰敗之日軍大部撤至本邑，截至現在止不下三萬餘人，本邑無形中成爲日軍休養生息之所，四區方面共駐有日軍數千餘人彼等多盤据各鄉沿邊

新觀之住宅稠樓而居，並每鄉強徵杉仔五百條作爲馬廄之用，茲探各鄉日軍之數目如下：

潭頭：一千二百餘人戰馬百餘匹

西極：四百餘人以朱堂文公館爲大本營，一部駐於門兜略民家住戶

江屋頭：二百人

神浦：百餘人

大原：二百餘人

小引：二百餘人

南朔：一千六百餘人戰馬二百匹

崖口洋沙約千餘人戰馬約三百匹

張家邊：七百多人戰馬數十匹

漢奸結果如斯

歐成康鬱鬱而死

一區署長歐成康，自任偽職後巧立名目敲勒索地因與歐逆大慶利害衝突發生爭執，爲歐大慶下令撤查，拘押偽府內，後其妻向歐大慶之妻求饒始准釋放降級各情，曾誌本刊上期，茲查歐逆成康自降後，即退居鄉中，鬱鬱不得志，感漢奸醜狀亦難做，因是成疾，已於九月×日，嗚呼哀哉，一命歸天，聞者大快。

奸偽專買政策頌行後

沙邊礦山空前沉寂

沙邊鄉礦山在往日價錢好，產量多的時候，其熱鬧景象確曾空前一時，後以產量稀少，價格頓跌，且成本過巨，前往採掘者則日漸減少，迨近因

家鄉淪陷，物價昂貴，鄉民多不堪生活之壓迫，更以餉價較前增加數倍，故除原有採礦工人外，一般農民大眾，亦利用農暇機會，運糶結隊上山開採，冀求採得多彌補生活之不足，是以近來採礦工人又恢復往日之多。聞各工友採得之錫沙，多售與民利公司，每斤五元，該公司近爲收買便利計，乃經常派人到山收買，距料該事爲奸偽陳桂生等所聞，認爲此筆生意極爲好撈，遂協同日軍設公司於該鄉，壓迫價格，收買錫沙，以遂其專利之目的，並勒令各鄉工友採得之錫必須售與該公司不得另賣別人，倘有違令，當格殺勿論，各地工友以其價格過低，（每斤二元左右）及資敵用爲不值，皆寧願坐食家中，不願前往開採，故目前礦山之景象已不若往日之熱鬧矣。

沙邊鄉

孫牛開賭敗自殺未遂

沙邊鄉人孫天合之長子牛開，數年前，因與乃父意見不相投，遷居潭頭，靠單車搭客及走私爲生，年來生意興隆，獲利頗厚，夫妻兩口，本可足食豐衣。不料彼於日前因貪戀於賭竟一連輸去千餘元，多年辛勤所獲，一齊盡罄，牛開遭此重大打擊，遂萌短見，於某日以菜刀斬頸，企圖自盡，唯菜刀斬後，即因劇痛中止，然已鮮血淋漓，當時其自殺念頭，似甚堅決，故斬頸未遂，隨即投河，但彼曉游泳，於痛苦之際，又浮上水面，其時即爲鄉人發覺，救之上岸，旋即車上石岐佛立醫院救治，聞傷勢不重，不致有性命之虞云。

沙邊鄉

孫牛開賭敗自殺未遂

沙邊鄉人孫天合之長子牛開，數年前，因與乃父意見不相投，遷居潭頭，靠單車搭客及走私爲生，年來生意興隆，獲利頗厚，夫妻兩口，本可足食豐衣。不料彼於日前因貪戀於賭竟一連輸去千餘元，多年辛勤所獲，一齊盡罄，牛開遭此重大打擊，遂萌短見，於某日以菜刀斬頸，企圖自盡，唯菜刀斬後，即因劇痛中止，然已鮮血淋漓，當時其自殺念頭，似甚堅決，故斬頸未遂，隨即投河，但彼曉游泳，於痛苦之際，又浮上水面，其時即爲鄉人發覺，救之上岸，旋即車上石岐佛立醫院救治，聞傷勢不重，不致有性命之虞云。

西樞學校開始復課

縣立七小(即原日西樞學校)自本邑淪陷後即已停課，至今已有半載，影響該鄉學子，學業前途頗大，聞由本學期起，開始復課，校長為朱慶昌，教員即為朱校長之夫人梁蓮芳，學生共有五十六人，學費每學期四元，班級只有一二三四年班云。

商女不知亡國恨！

西樞鄉開演太平劇團

西樞鄉九月十四晚開演太平劇團，其經費大部分由賭場各賭檔抽撥。小部分即由沽票所得。票價每日價一毫，夜價二毫，每日到場觀衆，甚爲擠擁，賭館亦旺盛異常，聞番攤共有一舖，骰仔二檯，食物攤之多，有如城市一般云。

大環橋改名「和平」橋

大環橋經由敵偽勒令附近各鄉征工修築，刻已修築完竣，敵偽將之改爲「和平橋」，並由歐逆大慶題字於其上云。

歐成葵升任

偽四區警察署長

偽四區警察署長林維，現被調任稅警團團長，偽四區警察署長遺缺，已委出歐成葵充任，按歐成葵爲四區左步頭鄉人，中山淪陷不久，即出任偽南甯分駐所巡官，今即升任新職云。

竊窺鄉旅雲埠僑梓

梁少成等返鄉濟貧

竊窺鄉旅溫哥華埠熱心鄉梓梁少成陳德業兩君，近以淪陷區物價昂貴，鄉民生計生活凄苦，乃向當地鄉備捐得港幣三百元，作爲救濟鄉中貧黎之用，聞該款已於日前滙至云。

貧苦鄉民沾恩不淺！

張家邊鄉賑濟會

再啟

九月四五兩日，張家邊賑濟會，分派穀石，到鎮貧苦鄉民共三千四百五十餘人，每人可領得穀穀一斗五升，各人得穀後莫不歡天喜地。聞此次該賑濟會派穀之款項：一由港賑濟會撥濟。一爲該鄉旅古僑梓之賑款云。

張家邊

旅美僑梓再匯賑款

張家邊鄉旅美僑梓對於家一切公益事業素極關懷，前次家鄉遭劫後，彼輩即首先滙寄港幣一千元及金鈔納箱一萬粒回鄉拯救災黎，使貧黎病民，得以沾恩，復於今，再滙港幣八百元回鄉接續辦理救濟事宜，可惜當時適逢家鄉再度淪陷，該埠僑梓誠恐該款有寄失之虞，乃囑銀行港幣停止提支，惟當時鄉賑濟會負責者於收得該款後，爲急賑起見，乃將該款在滙頭與記本棧提取，國幣數千元用作散賑之用，此議經已詳誌本報，後來因該款無效，不能提取，與記司理會數度到該鄉追討該款。賑濟會當局遂將個中情形詳致旅美僑梓，促將該款迅即滙返，以清手續，聞該款已於十月二日滙返云。

任作小人

梁某廷徒勞無功

四區浦口鄉黎某廷自邑淪陷後，日軍在南甯一帶警戒，梁乃自持齊樂式旗馳出鄉外引導日軍入鄉並獻鴉蛋等物，以爲取贖，欲因此謀充該鄉鄉長之職，不料爲鄉衆不滿，又適該隊長轉瞬他調，致所謀竟成泡影，聞梁時發狂作漢奸之牢騷云。

不甘作順民

濠涌旅美歸僑死異邦

濠涌鄉旅美華僑羅瑞昭僑居南甯國業已多載近以中山淪陷不顧甘做順民乃率眷避居港澳二氏最近染患脚氣症幾經醫治仍藥石無靈於前月中旬相繼在港澳逝世查二氏生前爲人急公好義熱心公益此次因遭難竟客死他鄉遠近親友均深致惋惜又嚴查公僕南渡後架於澳門仔嚴瑞昭靈柩現寄厝于香港東華醫院之義冢一俟國難救平然後運棺歸葬云

前縣府地稅征收員

鄭乃聰在港病逝

西樞鄉人鄭乃聰，由楊任縣長時起，到現在亦任職于縣府地稅征收處，中山淪陷後即避居鄉間，後與任地稅附稅時，知鄭熱心愛計，堅決拒絕，請鄭出任地稅局局長，鄭爲潔身自愛計，乃往港避居再三函請亦無效，鄭爲避身落水起見，乃往港避居親友店中，忽於九月廿日患病，貧病交迫，其親友送入醫院後，不久即逝世，前張縣長惠長聞訊，以鄭過去忠於職守，現又深明大義不甘附逆，乃負擔其一切醫藥費，鄭死後并出資爲其收殮，及親送上山。張氏體弱下屬有如此者，誠爲難得，聞鄭遺下子女各一，其妻亦孕在身，在鄉聞耗，悲憤欲絕。

惡人自有惡人磨

飛天英茶樓殞命

巨惡一除 人心大快

烏石鄉人容英（混名飛天英）橫行鄉間，劣跡昭彰，淪陷後曾充第五區聯防處偵緝隊長之職，喧赫一時，迨鄭鐵城去職，飛天英亦不保其位，且被偽府密令通緝，惟飛天英黨羽衆多，雖已失「官」，仍能橫行無忌，該地偽組織亦不敢稍擇其鋒，不料「強中還有強中手」，九月廿五日竟飲彈于烏石仔村民家茶樓，一代梟雄，如斯結果，惡霸巨奸，當知所儆，茲探錄經過情形如下。

私仇公憤

飛天英當得勢時既任職于聯防處且承辦各鄉賭餉，手下嘍囉衆多，乃成爲三鄉一帶唯一「惡佬」，某次曾因賭餉與平嵐鄉人鄭東鎮發生齟齬，幾致用武，鄭東鎮亦向以「不怕死」著稱，此次爭執，乃成積怨，最近鄭東鎮獲充偽聯防自衛總隊第五區大隊副之職，且深知上級對飛天英早有密令通緝，常欲伺機而動，此次冤家路狹，民衆茶樓變作戰場，飛天英有翼難「飛」，飲彈殞命，而鄭東鎮既快私仇復能爲民除害，宜其躊躇滿志矣。

事變一瞥

廿五日中午鄭東鎮帶同隊員多人在民衆茶樓房產品若不久，飛天英亦率同黨羽二名到來，在鄭東鎮鄰房坐下，鄭東鎮以機不可失，即着隊員鄭恆隔房板投鎗向飛天英頭後轟擊，砰然一聲，飛天英即倒地不起，各人恐其未死，續向其腹部連放數槍，其黨羽黃興（平湖鄉人）即起立奔出拔槍擬向鄭東鎮射擊，不料槍擊不靈，爲鄭東鎮先發制人，亦應聲倒地，斯時槍聲卜卜，飛天英另一黨羽高州仔亦于亂槍中倒斃。

飛天英之死

●●●
羣萬鐵

橫行各鎮，無惡不作的飛天英，終於飲彈而死了！將于「惡人」的死，是誰都應要「鼓掌稱快」的。

有人說「天眼恢恢，報應不爽」，其實這種人平日作惡多端，樹敵必多，結果不免「死于非命」只是一個遲早問題，如果真的是「惡有惡報」，世界上便應該早已太平了；那里還會有「連天烽火」「人慾橫流」？

有不少人還以爲死了這個橫一個「惡人」，地方上從此可告無事，他們還不明白飛天英之所以能夠橫行無忌，獨霸一方，完全是目前時勢所造成的。

如果不是皇軍在中山弄出了什麼「新秩序」，飛天英之流，決不容易得勢，因此，今天雖然死了一個飛天英，但皇軍存在一天，無數的「飛天英」，必然會不斷出現，

所以飛天英之流永遠絕跡，首先就要正本清源：
「把皇軍趕出鄉土去！」

飛天英當得勢時既任職于聯防處且承辦各鄉賭餉，手下嘍囉衆多，乃成爲三鄉一帶唯一「惡佬」，某次曾

兇手有功

事後，僞烏石分駐所聞訊除即派警員多名到場看守屍身並電請上峯派員驗屍外，同時將樓上市場及樓上茶樓暫行封鎖，宣佈戒嚴禁止行人通過，該屍身三具於三日後始備作工埋葬，鄭東鎮及其隊員亦逍遙法外，宣告無罪一說且謂有「花紅」可領云。

人心大快

飛天英任職聯防處，時手下有嘍囉六七十名，無惡不作，迨被撤差後，該幫黨羽，依然嘍囉一堂，飛天英亦因承辦賭餉及多方刮削，亦積得不少學錢，故一時尚

能養活這班嘍囉，惟最近因坐食山崩，已四出活動，日前古有鄉被劫，一般入皆認爲與此輩有關，故飛天英此次被殺，人心爲之大快，皆謂飛天英不死，不只三鄉一帶，有被洗劫之虞，則各鎮各鄉，亦無寧日云。

皇軍統治下

蔴子米店老板禍不單行

既被搶劫又遭勒索

蔴子鄉人謝瑞波，義隆米店之東主，該鄉之殷戶也，于九月間黃昏時間被匪徒十餘人，「打明火」，幸謝瑞波知機，于事前偕同家人避入舖後欄棧內，匪徒只將舖內貨物搶掠一空揚長而去，當時謝瑞波之妾外出未歸，聞訊即以廿元代價搭「單車尾」走報駐深湖日軍司令部請派兵來救，日軍恐被游擊隊襲擊不敢赴援，翌日始耀武揚威浩蕩而來，後據報爲神崗鄉孫文金隊部所爲，乃即馳赴駐枕頭角之孫文金部下隊部，不分由說，大舉進攻，傷軍亦還攻，結果不支，并傷隊兵兩名，被日軍全部繳械，經該隊傳譯諸多解釋，不致拉人惟槍械則全部繳去，事後孫文金謂謝瑞波有意陷害，勒索賠償損失費國幣二萬元，謝瑞波爲息事寧人，甘願補回伍千元，惟孫不允并限期繳交，否則將有不利，謝瑞波爲防不測計，乃舉家搬出平嵐鄉居住云。

馬飛洪「辦事不力」人地不宜「被下令滾蛋！」

老賊梁炳基接任偽五區聯防局長

偽五區聯防局主任馬飛洪因未得敵僑歡心，已於九月廿七日被下令撤差，遺缺改由梁炳基充任，查梁爲四區人，過去爲「駁脚」軍人，今雖已六十，而隨汗逐臭之心，猶未死云，該局原設辦公處于舊日鳥石分駐所內最近被敵軍佔作「兵房」，乃遷往平嵐某祠宇辦公，頗有喪家狗走頭無路之嘆！

聞馬飛洪被撤差原令云「辦事不力，應予撤差」，該局一等局員黃某（

黃經之子）恐于馬飛洪面有碍，竟于公備時將「辦事不力」改爲「人地不宜」亦可見偽組織之醜態百出形同兒戲矣！

七八百「皇」軍

到三鄉休養

傢私搜掠一空 民居隨意霸佔

最近由桂南潰退來中山休養之大批敵軍，有七八百人到三鄉駐紮，該批敵軍多爲新兵，軍容不整，精神尤爲頹喪，分在烏石平嵐兩鄉強佔民居駐紮，有賢桂山兩校亦被迫出讓皇軍安居，烏石近車路處鄭惠樂等新屋曾佔居一宿，翌日即他去，平嵐鄉鄭敬文巨室住日軍官四人，陳翹水，鄭以光，黃煥章等新式洋樓，均被光顧，佔居陳翹水家多爲傷病之兵，已有四五人在該屋內身亡，屍體則移往太崖祠面前火葬，太崖祠及昔日烏石分駐所舊址，皆被住滿，每日在桂山學校廣場練習基本動作，似皆爲新征入伍者，并在橋頭後山，及烏石北面山等處，常常實彈演習，份子中有東北人及台灣人，惟多數爲「正牌皇軍」，在墟仔買物，強迫商店用軍用票，偶不如意即野性立現，晚上更有到各民家大打門戶，索「花姑娘」故入黑各鄉民皆嚴關門戶，不敢外出墟仔夜市，頓見蕭條，橋頭鄉雖幸未有駐紮，惟各民居稍爲值錢之傢私，皆被搜掠一空，每日糧食限令各鄉按日供給，只交回軍用票廢幣多少作數，故各鄉鄉長日來均感頭痛異常云。

皇軍新秩序下

賊公發明綁票新法

阜通銀號及利民米棧兩位司理同遭擄劫

馬溪鄉人古汝良乃墟仔阜通銀號司理，該鄉之殷戶也舊曆十月十五日晨早忽有武裝士兵兩名及便衣大漢四人到其家，聞古犯某項嫌疑奉縣府命將之

拘捕，古不得已任其押行，其押井挾毛毯隨行，鄉人見之，亦以為偽府到來辦公不敢阻撓，不料行至午扒石時，竟有二三十人在此等候，該大漢并交信一封與其姪運令折回，斯時始知被劫，并勒交國幣拾萬元，始肯將古贖出，後又要以斤數論贖每斤西紙八拾元共值西紙一萬元。惟聞古「藏參」于二區安堂某欄樓內，其親戚某氏亦為「個中人」，私行將之釋出，古乃乘單車到大布鄉村住一宵，翌日逃往澳門云。

茅灣地利民米機司理陸某（鴉崗鄉人）亦于本月中旬被假偽軍兩名，用同樣方法將其擄去，勒贖國幣一萬元，刻亦在講價還債中。

自此兩事發生後，各鄉稍為富有之家，皆惶恐異常，因賊公此種郵票新法，實屬防不勝防，故近來再行遷避港澳者為數甚多云。

敵偽統治下

一片「打單」聲！

白石環各鄉皆難倖免 三鄉亦要七萬元

自中山淪陷，敵偽只知橫征暴斂，到處大開烟賭，荼毒民衆，人民生活乃愈益艱苦，土圍亦隨之而起，過去四區各鄉受害最慘，最近十八鄉遭劫尤甚，幾于無日無之，五六兩區亦開始被其光顧，每遇賊劫，或有走報敵軍求救者，敵軍竟謂此乃中國人內亂，他們不能理會云云，其實敵軍一聞匪聲，就以爲游擊隊來襲，早已心驚胆跳，故情願任由民衆遭殃而不肯自己去吃眼前虧也。

五區各鎮一帶自藤子，古宥沙岡仔相繼被匪徒洗劫後，各鄉皆已遍遭慘劫，白石環各鄉以首當其衝，尤覺禍心弔胆，故不少已遷居三鄉暫住，近日匪徒更紛紛發其打單信，西白石要八百元（聞已還價六百講妥）小如龍井下浦等村仔，亦要勒交二三百元，聞三鄉各鄉公所亦有接到七萬元打單信之說，此外馬灣要五千元社貝要二千元（聞以一千元講妥）石壘橋三千元大布竟要壹萬五千元弄至滿城風雨，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白晝間亦要紛紛「走散」，敵軍一日不退，中山將永無太平之日矣！

五區同鄉留意：

鄭敬文設滙兌處

便利僑胞匯款
保證快捷妥善

啓者自中山淪陷後地方不靖交通梗阻我五區毗連澳門各鄉民稍具財力者，多搬家來澳，租屋居住，但因屋租太貴，負擔過重，時常搬遷，以致僑胞匯款歸來，因其家人已遷別處，函件或有誤投，糾紛因而常起，有欲寄回鄉間者因水陸交通被敵封鎖無從通過各家銀號多無法轉匯內地，鄙人有見及此，爲便利僑胞匯款起見，特附設滙兌處於合衆煙草公司，專接收我五區僑外梓友匯款，妥爲轉滙返鄉，滙費從廉，每百元僅收壹元，如匯入各鎮各鄉，可在烏石仔股實商店收欸者，概照澳門平時匯入內地滙費，每百約收壹元，保證快捷妥善，幸祈賜顧爲荷

鄭敬文敬白

通訊地址

Mr. Cheng King Man
United Tob. Co.
No. 93 Rua Praia Grande
Macau

澳門南灣九十三號
合衆烟草公司
鄭敬文收

吾氏無唯類矣！

蓮塘沙岡仔兩村又被洗劫

五區蓮塘村及沙岡仔村，竊於十一月八日下午三四時左右，有土匪約二百餘人，由金鐘卡口之四頭涌，乘長龍十數艘而來，在白石環，藤子涌上陸，分五隊向該村而入，揚言偽稱謂到三溪鄉檢查軍火，有一隊先登上蓮塘後山據守，其餘即陸續入村，把守各關門及路口，即開機槍掃射以恐嚇村人，繼後即分頭按戶打門搶劫，村人見匪數眾多不敢與抗，騷擾至半夜十一時許，始收隊而去，事後查得，計蓮塘被劫去共四十家，燒毀陳義勝洋樓一座約值國幣五萬元，燒去芒堆十五個約值百八十餘元沙岡仔劫去五十家，燒去甘德梅屋一間連傢私什物約計三千元，燒甘光喜洋樓一座約值千餘元，劫去古幸彩，古福，古官勝，張生等耕牛七隻，陳佑與腳踏車七架，又擄去陳慶辰，陳啟修，陳章大三人及西紙八百餘元，牛七頭，兩村衣服被鋪等稍為貴重物品均被掠奪一空。

姑妄聽之、姑妄信之！

日馬匹至北山鄉雙膝跪地

只住一晚退出

臨行頻拜神主

查五區北山鄉，為楊姓大族，四週為叢密樹林所繞，如栗之披毛，村外有竹仙洞，山水涓鄉，極富園林之勝，迷信者謂該鄉得龍脈之歸引，太公發達，故富冠各鄉，職者則謂錢多寄子孫，歷年糾紛頓生，均由於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地方淪陷後，該鄉亦難倖免，且利之所在，競爭僞鄉長者，大有其人，惟該鄉除一度曾為僑和平救國軍李吉治部駐紮外，其餘日軍始終未住宿一夜，詳情經誌本刊，會舊曆十月一日，敵軍為加緊封鎖澳灣交通起見，特派出二百餘人，分到婆羅島灣仔島，南屏各鄉駐防，北山亦於是日到有日軍數十，浩浩蕩蕩，由南屏鄉向該鄉開闢入，不料馬匹行至將入村口

之小路，忽跪下嘶叫，不肯前進，如面有大物所擋者，該敵敵酋怪之，遂在馬前雙膝跪下，喃喃有詞，雙手將馬頭捧起，再牽馬前行，及入村至該鄉中心，馬匹復又跪下嘶叫不已，且聲極厲異常，敵酋再施故技，以雙手承起馬頭前行，後入大宗祠駐宿，是夜竟無搜屋等事發生，及翌晨，好奇者欲往觀其犴犴真相，則人去樓空，早已拉隊出村，不復在該鄉居住矣據黃魚者云，謂侵晨路經大宗祠時，曾目擊該隊日軍排隊拉差，每經廟宇祠堂，必行禮鞠躬，似有深悔孟浪之意，鄉人聆訊，咸認此為太公有靈，護佑子孫之表示，自此以後該鄉亦確無日軍再到住宿，只入村行後即去，亦可見敵人做賊心虛懼為鬼神所祟也。

谷鎮宏善醫院所存善款幾化烏有

鄭耀芝盜賣田

幸為旅澳鎮人發覺制止

十餘年前各鎮各鄉籌辦醫院，發出捐冊，向海外各埠僑梓募集鉅資，除建築院址以外（即現有之宏善醫院）尚有餘款萬餘元存于墟仔聯合銀號，後聯合因虧空過鉅，竟致倒閉，該萬餘元善款只得回烏石鄉人鄭耀芝在該號揭銀作按之期田八十畝之田契之紙交由當年值理收管，并決定將年中期價為利息抵償，惟鄭佩昆與鄭耀芝有瓜葛之親十餘年來契難被管，而每年期價仍由鄭耀芝收用，與人已暗有預言，而宏善醫院亦只得一空殼，至今未見開辦，迨今年鄭佩昆年老身故後，鄭耀芝竟于七月間以國幣二百元利誘佩昆之子觀應將該契取出，意欲將該田售與塘墩鄉人黃某（澳門明達公司司理）交易有日，黃某乃在澳門登報，將化為烏有，因時間急迫一面先函黃某說明該田來源，勸其不可上當一面將事實通知三鄉公所，各鄉公所得訊後，即召集會議并拘鄭觀應到案質訊，觀應亦直認不諱，惟鄭耀芝早已聞訊避往澳門，該契亦無從取回乃由各鄉公所升紅各地聲明一切，并限令鄭耀芝將契交回否則將訴之於法云。

三個敵兵自尋死路

游擊隊又建一功

五區游擊隊於十月三日有日軍三人經過，見該鄉外山上有大漢數人，聚集山頭乃喝令檢查該大漢等當被檢時，乘日軍不備，將該三日軍殺死，棄屍海中，次日晨，日軍部發覺即派隊前往搜查，遍查不獲，於收隊回部時見兇途血跡，始知為我游擊隊所殺斃，後查被殺之三日軍，一為米吉三郎，一為山本，一為谷田野中云。

鄉人皆曰可殺

：鄭華平被殲：

鄭華平（即鄭奎）五區烏石鄉人，從日本回來，因懂得兩句鬼話，得在神灣鄉公所任「通譯」之職，緣神灣為日貨由江門轉運中山，及中山土貨輸往江門之集散地，鄭乃利用其特長，勾結敵人，經常引導敵人在海面搜捕來往澳門之客商，以蠶敵肥己，故過去客商在神灣海面附近受其害者已不知凡幾，此次鄭又與敵同乘膠艇在海面巡邏，突被一飄來之小艇，出其不意，向之奇襲，鄭一時措手不及，與三四敵人同歸於盡。神灣一帶，鄉民聞訊，莫不稱「殺得好」。「殺得好」云，

皇軍現形記

白日強姦 擱途搶劫

烏石鄉鄭某農之妻與陸某運之妻（均年約廿餘

）平日以在澳運為生，最近兩婦由澳携同陸母回鄉，并各懷港幣數十元及國幣百餘元于其內褲之處，以免遭受搜劫，不料歸途在造貝附近遇敵兵兩人，兩婦因畏其姿色，先則被敵兵動手鴨腳，將兩婦人全身亂摸一過，及摸至又處，乃發覺紙幣所在，乃盡行奪去，繼以獸性大發，乃于光天白日下，撕去兩婦衣服，強拉曳上到木棚內，施行強姦，年過之陸母，則被擊倒地，斯時情形及兩婦哀號之聲，真使人目眦盡張云。

被第三團派張宗武裝驅逐後，即由敵之嫡系霍全美接防，查該地抽劍奇重，狐羆狗黨，角逐甚劇，非有武裝實力，實難染指，此次霍全美以一手無寸鐵之光棍，竟能登據該地，實全賴其主子日寇之撐腰。

至陳洪被驅逐後，本被加上「土匪」各義通緝，但以其手段圓滑，應付有方，且甘願向霍表示讓步，乃得由新任偽防務局長組織特別中隊，委陳為隊長，陳遂得再作馮婦，與霍春色平分，均沾新墟利益，霍據北欄樓，而陳據南欄樓云。

霍全美狐假虎威

猛陳洪等甘拜下風

九月十九日駐紮新墟之偽和平救國軍陳洪等部

賭商歐卓被人暗殺

兇手至今未獲

歐卓一區石岐人向以承捐為業，有捐棍之稱，七

見事

從「管」土匪說起！

魯巴

每逢土匪攻打鄉村，村人向皇軍求救的時候，常常得到這樣一個「斬截釘鐵」的答覆：

「這是你們的「內亂」，我們不能管！」

不錯，土匪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中國人的事；照理，是用不着別國人來管的。但為什麼皇軍却口聲聲要來中國「防共」呢？

就算中國有「共」要「防」，也只是中國人的事，幹嗎要你們大動干戈，不遠千里而來？

老實說這些土匪都是你們皇軍「帶來」的，中山未淪陷前，何嘗有過這樣「遍地荊棘」的景象？

不過，我們倒不怪責你們，你們還能夠說「老實話」，你們肯承認沒有能力來「管土匪」，也算有多少「自知之明」！

可是，土匪都不能管；我們倒要問問：

「你們的「東亞新秩序」，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

月未聞得三鄉縣辦乃設辦事處于烏石墟仔，八月中旬某晚歐軍在墟仔裕安竹舖內與友輩大打麻雀，迨至收場，乃與姪子兩人到醉桃園宵夜，詎料下樓時即有兩匪衣漢上前用槍挾持前行，另有多名大漢押後其姪子亦被威嚇，不敢跟前，迨至太虛祠左側塘邊時，因該處係組織機關林立，歐軍乃大呼救命，希冀有人開聲出救，不料各偽機關以夜深月黑，匪不敢出，該兩名大漢乃放數槍對歐軍結果，並將屍首移往新下浦浦尾。翌晨行人見該處血跡斑斑，始知發生命案，後經領血跡前往，始尋回屍首。事後，該番攤公司大出賞格，緝拿兇手，惟至今仍未下落。據一般人推測，此事或與飛天英黨其敵，不難以前賭餉由飛天英承辦，此次歐軍奪其敵碗，不難因此挾嫌報復云。

三鄉雜訊

(一) 敵偽佔據中山後，橫征暴斂，層出不窮，最近又下令舉行沙田登記，每敵收費軍用票一元(即國幣一元五角)五區亦經開辦，烏石太虛祠已設立辦事處主任黃太成(聞為非鄉人)。

(二) 一九一八一九週年紀念日，三鄉車站附近一帶滿貼抗日標語并在光後學校後壁貼有中山青年義勇游擊隊九一八紀念告同胞書，鄉人一見皆異常異常。

(三) 橋頭鄉偽鄉公所以公所經費支絀為名出示于各處通衢，招人投找後山松木，鄉人大感不滿，乃有用地理名義在和安堂後壁，「貼紅」聲明反對，後鄉公所再發出佈告，堅要開投，於是你一張

貼上，我一張又來，互相抨擊，源源不絕，令人目不忍睹云。

(四) 十月廿五日敵軍數十名在烏石鄉口車路作實彈演習，一時槍聲卜卜鄉人不知者皆惴惴不置云。

(五) 烏石鄉人鄭奎乃日本師僑熟諳日語在鄉向以販賣雲吞麵及粥粉為業，淪陷後為敵軍賞識。獲充通譯之職。三鄉人土凡有事與敵軍接洽均託鄭奎代為奔走設項，因此鄭奎收入極豐，已而團團作富翁且已納妾大享齊人之福。最近在神廟被人狙擊斃命云。

(六) 桂山，光後，育賢橋頭學校平風信道等校均已先後復課，各校校長均未有更更，教員亦無大變動，惟學生人數皆銳減，所有課本採由偽廣東省教育會所編者，內容滿紙「親善」「和平」並加授日語以實施敵人奴化政策云。

(七) 平風鄉人鄭東鈞曾任該鄉胡鄉長最近獲充第五區聯防局後備大隊。副之職，隊部現設舊日烏石分公所址，人數尚在編配中。

(八) 偽烏石分駐所巡官陳以珍已去職，遺缺由莫壽謹補充，聞莫為偽區長莫權之親屬。

(九) 九月間敵軍派隊兵多名到三鄉注射所謂「防疫針」由當地西醫鄧帝銓鄧華華兩人陪行第一日在光後學校前往注射者多為道友及地痞之流，因每張打針紙可以向人索價一二元之多，有一跛脚乞丐共注射四次之多為敵軍認出帶以巨靈之章，第二日因成績不佳乃乘平風好期，在圩仔街內捆途截人

注射弄得民衆紛紛走避，鬧市騷然！及到平風鄉，因鄉人皆不肯來，敵軍乃乘機走入民居大事搜索，值錢東西均被劫掠一空，有東堡老翁陳榮飯因有病在身走避不及，被注射後馬上暴斃，在平風共關捕三天維持會殺雞宰牛，招呼不迭云。

(十) 烏石鄉鄭氏及彭氏兩婦人于淪陷後，來澳貨店飛能便度街某號，九月間發覺失物銀物首飾共值港幣四千餘元，疑為古有鄉人鄭慶所為，因鄭慶與鄭氏，原屬親戚，有百元存于鄭氏處。某日來取，適因鄭氏之小孩大哭由鄭氏將銀些交鄭慶自取，事隔數日發覺櫃內銅鎖已被鋸去，銀物亦失去，遂疑鄭慶所為，惟鄭慶回鄉未出，只有到澳門警察廳報失存案，一星期後另一烏石婦人與鄭氏同居之小童鄭永回鄉，發覺鄭永滿袋花旗幣，乃猛憶鄭氏被竊事，到鄉後即通知鄭氏之母走報烏石鄉公所將鄭永拘案，鄭永亦直諱偷物不諱，並在其家內起出贖物，只失去金仔數枚，鄭永從輕發落釋放回家，失物則交回原主，案情大白後，鄭慶要求兩婦人在澳門登報及在三鄉升紅向其道歉，該兩婦人並願賠回港幣數佛元與鄭慶大集友好歡宴云。

(十一) 烏石偽鄉公所最近籌辦大廳已定于舊曆十一月初四日在安靜祠開壇誠可謂為傾瘝氣滿天神佛矣。

國破家何在！

敵拆南屏祠堂杉棟

五區南屏鄉，為容林張鄭四大姓所居，地瀕海

口，頗爲繁盛，自地方失陷後，即首當其衝，成爲日軍由前山至黎嘉島之據點及出入孔道，鄉人不勝其擾，近日敵軍爲構築防禦工事，大肆搜掠各鄉杉棟，及至該鄉巡邏，見雪山及輝山二祠，亦頗可用，遂將該兩祠側之杉棟卸去，迫鄉人抬往前山日軍警備隊部，鄉人雖苦若求饒，亦不得免，日軍獸性野蠻，亦可見一般矣。

撤棟拆棟

日軍在前山增築浮橋

五區前山鄉，扼海陸要衝，日軍自佔中山後，即設警備隊部於該鄉黃槐大屋，野蠻殘暴，無惡不作，近以前山海外，時有從澳門偷渡逃邑者多，爲嚴密封鎖起見，遂加築浮橋于福善堂後面與圍口田壘間，以木杉作支柱，以門口大木對反鋪橋面，作哨兵至海邊來往之用，聞該橋有三丈長之闊，附近各鄉之大屋木對，均被搜掠一空云。

大布簡聞

(一) 鄉人張念因販毒案被拘入獄數年去年始獲釋，中山淪陷後，獲充僑府調查隊員之職且承該鄉賭餉，近爲增加收入起見特在該鄉祖廟前搭棚演傀儡戲，以便繁榮「賭市」，因時屆農忙，天氣又驟寒，賭客寥寥，收入不佳云。

(二) 慶曆八月初五日爲天尊壽誕日向爲該鄉最熱鬧之神誕。每年是日燒香者有百隻之多，惟今年則情形冷落，海外僑梓并無分文寄回。故雖有

傀儡戲助慶，亦覺蕭條異常云。

(三) 鄉人林天奉之子林燭伯被徵去當僱軍日前調往石岐駐防因患大熱症，一病不起。

(四) 本年下造因天旱關係，收穫不佳不久必開糧荒該鄉現爲未雨綢繆起見籌設義倉儲谷，以備救荒，并發出捐冊向海外各埠僑梓捐募云。

(五) 鄉人林耀治之妻于舊曆八月中旬因其子帝欵在港染急症身亡，乃聞道來港料理後事，迨回鄉時，爲敵軍所獲，大受屈辱，後并迫其退回澳門，後多方設法，始得返鄉，該婦既悲失子，復遭凌辱，痛不欲生，屢要投塘自盡，後經家人嚴密防備，始告無事。

(六) 最近退集中山休養之大批日軍，三鄉及雅陌塘等鄉，均有到來駐紮惟大布則尚未被光顧，敵敵軍曾多次來該鄉巡視，并到各祠樓及新屋「觀光」，皆謂空氣不佳，光線又不足故不願來住，惟臨行時搜劫大批床板，門扇條櫬等用具移往雅陌應用，遇令該鄉公所繳交不程三十担松木一百枝藥三十担青竹六百枝外每日須供給糧食豬肉二担，薯，芋，洋蔥，馬鈴薯蔥等皆數十担不等。

前隴鄉唐海安大屋

大得皇軍賞識

十一月廿四日有日軍三十餘名，入駐前隴鄉，查該批日軍爲由舊塘塘移駐該鄉者，據入鄉之日軍謂，唐海安之大屋爲中山最好者故來居住，現全部日軍駐唐屋內。入駐後并將該鄉出敵關路之通路環

測，可以行走軍車，開門亦被拆毀，建業堂之樓板被拆燒，磚瓦即搬去蕭家村車站建築砲壘，現砲壘已築好，每日均有日軍防守，該批日軍到鄉後除騷擾鄉民外，每日必聚集在祠堂內賭博，伙食則每日由雅陌鄉用馬車載去云。

稗棚失火，竟有鎗聲！

社具鄉外有稗棚一座，十一月廿六晚八時左右，忽然大火焚燒，并有槍聲大發，該鄉人以爲賊劫驚相走避，鄰鄉如新村亦走避一空，及後火熄，查乃該棚堆中藏有子彈甚多，爲當淪陷時鄉人所埋藏者，故稗棚着火燃燒時，子彈亦爆發，一擲虛驚由是而起。

強迫鄉民參加慶祝

皇軍在雍陌舉行大會

十一月廿七日爲近衛步兵部隊週年紀念日駐三鄉及雅陌日軍集中雅陌鄉舉行慶祝大會，是日十時開會，并派出日軍多人在鄉外截留來往鄉民，強迫參加慶祝，由晨到午被截迫鄉民千餘人，下午三時，日軍并大排筵席，飲醉者到處打人，狂鬧之至。

雍陌瑣訊

(一) 我邑淪陷後，各鄉烟賭林立番攤設賣賭處皆是，字花版亦有設立其中尤以雅陌鄉爲多，全

鄉共有字花廠，大利，勝利，合利，中央，永利，五國每日兩廠每廠以一百元本錢爲額，除該鄉賭徒踴躍參加外，鄰鄉亦均有帶家，最近聞大利永利二廠因資本告罄，已告倒閉，惟合利則資本雄厚，每廠已增至貳百元云。

(二) 近來各鄉鄉民患脚節之症甚盛，且均脚背腫痛，其中亦以雍陽鄉爲最多，約有三百餘人，

平嵐一區竟有六十餘人，大布鄉亦有百人左，此症流行之廣，向所未見云。

(三) 最近由桂南潰退之敵軍，又有大批到雍陽駐紮，該鄉軍路邊一帶新式洋房及中央巷之祠堂大屋，均被敵軍佔居，五區中學操場及各祠堂前空地，均放有馬車數百輛，西碼頭之空地，村後之山地東山舊書院右側空地，公路之田野等均建有馬

槽，裝養幾百頭（多數已受傷）之馬，公路傍則停有十餘輛軍用車，及堆積不少糧食，各處敵部，均有電話線互相聯絡，日中除分批到鄉搜括外，并在該鄉劫取衣服，木屐及食物等夜上更有不少敵兵拍門索取「花姑娘」，每日糧食由該鄉及鄰近各鄉負責供給。

太陽旗下的「墟仔」

(特寫)

荒野

墟仔——一個小小的市鎮，我所熟識的地方，幾百間高高低低的中國式的舊建築。一條彎曲的不滿一丈寬的大街，夾着一條橫街，還有一條小河，橫穿過那大街的中心，朝向東南方流去。在那街與河的交叉點底左旁，屹立着一座高聳的尖塔，那塔身在不

多時以前，曾經寫上了那斗大的「保衛中山」，「肅清漢奸」底抗敵標語。到了現在，有些被塗抹了。留下那威嚴的灰白的顏色，隱現在夕陽殘照裡。

那些年青而微帶蒼黃的臉。那靠近田野的民房，差不多每一所都是住着他們。這些便是日本帝國的兵士；那曾經在廣西的腹地，敗退下來還在喘氣的「皇軍」，如今他們的面孔都浮現着沒希望的氣色。怕再跑向那毀滅的路上。

公路旁，光後學校的附近，砌起了簡單的堡壘。中間小小的木屋裡站

立着一個黃色軍服，穿着軍靴，肩貼着紅膏藥，手持着槍的傢伙。

市面上熙熙攘攘的都是他們，鱗

一切也隨着變了樣，現在這地方擺着時，不是我們的國旗；已經是那

魚一般三個五個，有的手提着小花布色被，用那有點特別的脚步，蹣跚格的橫行在那市上。商人小販遇到了他們是倒霉的，一見到喜歡的東西，

他們也就毫不客氣的包了一大把，丟下多少比「冥通紙幣」無異的軍用票，就揚長地走了。

有些時候，人們和他談起話來，談起了老家：「你們那時候才能回故

鄉？」他們總是傲然不響，那秋風起後飄滿了紅葉的祖國原野，那鋪滿了白雪的美麗的富士山，那衰老的爹娘，那在飢寒交迫着的妻子，……這一切都不輕易的在他們的腦海裡忘却。然而他們已經是被軍閥們騙使到支那來作砲灰的馴羊，在日本軍們還沒

有走到窮途末路以前，「歸故鄉」那無疑是一個空虛的幻想。

從前辦過驗稅契處的選階詞，如今變作偽組織下的五區稽征所，無耻的漢奸走狗們的「旗」辱地掛在那入門的屏板處。

震撼整個市街的救亡歌聲，和那

學校里有節奏的鐘聲共鳴着的交響曲，已經有大半年年頭聽不到了，只剩下那孤零的鐘聲點綴着這一個被敵人淫辱過的市鎮，那些敵鐘的也都換上了新人。

整個市街上到處瀰漫着傾賭的毒瘴，公煙發賣處，茶話室，賭場應有盡有，消磨着順民們的精神，漲飽了走狗們的腰袋，使我們更警惕到敵人懷柔政策的毒辣。

茶樓生意滔滔，不少商店也好像「其門如市」，可是在做偽重重壓榨之下，每個老板都皺上眉頭。

「物價這樣高，捐稅重又重，用血本買來的東西，却換得不少花綠綠的軍票生意也要變成了「死意」了！那一個商人的嘆息叫出了整個淪陷區內商民無邊的痛苦。

六區

南寧敗退逃出日軍

調集中山休養補充

六區亦駐有幾千

邇來中山方面日軍調動甚忙，結果唐家灣之日軍除有一小部分落艦開赴實安外，現仍有日軍五千，分佈於唐家灣以迄香洲沿岸一帶，此項日軍，一部分係藤井部隊，一部分則係最近由惠軍敗退回者，準備在唐家灣休養補充，茲將其駐防地點登錄如下：唐家前環凱神祠駐兵百餘，共樂崗駐兵百餘，唐家祠駐兵三百，梁家祠五百，下欄五百，上欄五百，官塘三百，鷄柏二百，東岸二百，留獅山二百，設「警備司令部」於共樂崗附近唐家住宅，司令官爲重貞。另有日軍千餘，則駐於香洲沿岸一帶。唐家灣附近海面有日艦五艘，橡皮艇及運輸船二十艘停泊，以備隨時調用，留獅山機場則停有日機數架，不時起航偵察。

土匪世界

偽鄉長亦被擄劫

近來土匪橫行，異常猖獗，各鄉既被日軍蹂躪，復遭土匪之劫掠，地方糜爛，民不聊生，本月廿六晚，有土匪數十人，衝入下欄圩，大肆搶掠，偽

鄉長梁□化，被匪捉獲，匪向梁勒索港幣三千元，梁被迫無奈，於前日在某地交款，匪得款後，即將梁釋放，廿七日有日軍五六百人，由三鄉乘微開往下欄，四出搜索土匪，結果一無所獲。

唐家灣日軍起卸軍實忙

並詳擴大飛行場已從事測勘

連日泊泊竹洋日艦，往來東（莞）實（安）中（山）海面，頗爲忙碌，十一日晨，有日艦多艘，附載船隻多隻，駛泊唐家灣，上載坦克車多輛，準備起往陸上，其他重軍器亦多，唐家灣海面，時有日機經過，向虎門方面飛竄，唐家灣飛行場，日軍準備擴大，已從事測勘。

唐家上欄等鄉

被「皇軍」拆屋做橋

「皇軍」藉其優勢海軍之護護，盤据唐家時已半載，唐家及上下欄等鄉民衆，久已飽受其姦淫劫掠殺戮之苦，恨不得中山之早日反攻，一舉而蕩之，近日「皇軍」不但不退，且爲便利其橫行作惡計，更進一步強迫民衆修橋築路，因我民衆之力抗而修築不遂，敵人老羞成怒，日前乃大批拉夫強拆祠堂，廟宇檁杉，及大新松林，以作架橋，查大金頂一帶松林被斬者十之八九，唐家及上下欄被拆之祠堂廟宇，亦不下六七間，當地民衆，莫不憤恨曾裂云。

六區要聞輯錄

(一) 唐家鄉

甲·鄉人唐祐之，任偽和平救國軍連長，駐防香洲海面，平日專搜劫來往鄉人財物，以備私囊，鄉人屢爲所擾，遂憤然走告唐家灣日軍司令部，八月三日由日軍協同偽軍將該唐某及其部屬二人，斬首示衆，漢奸如此下場，大快人心。

乙·敵軍因恐霍亂傳染，禍及己身，近日強迫鄉民打針，一般歹徒，紛紛出售打針紙，莫不利市三倍。

(二) 上欄鄉

甲·敵近在留獅山築橋，強徵各鄉工役，十九日軍軍長盧頌頌率領工友抵步誤時，被日軍享以臭腿，並遭斥罵一頓，唯唯是聽，莫奈伊何。

乙·上欄改選鄉長由（偽縣府委任），結果盧頌頌以每票二角之賄賂，粉墨登場任正鄉長，梁子義、蔡偉英副之。

丙·十九日唐家日軍，藉搜捕抗日份子爲名，來鄉搜劫，專掠富家大屋而入，金銀財物，掠一空，遇稍有姿色婦女，即施強暴，雖副鄉長之家，亦難倖免，惟最奇者，鄉公所竟於掠劫後，大宰鴉鴨，爲其洗塵，觀陋事敵誠狼心狗肺矣。

丁·鴨寮主人謝錫旦及吳二，均先後被人打軍三百元及五百元，武力之下，謝錫旦如數

應付先交一半，吳二則苦苦懇求，減至一百七十元，亦先交一半，另定期由賊派人到取，後備均向下欄聯防局報案，到時聯防局派人馬，將賊拘去，押解石岐係縣府發落云。

戊·富翁蔡權階，於七日晨，突被強徒十餘人入屋騎劫，盡將財物金器掠去，臨走並綁去其本人及孫。幽禁於九區沙面，曾分請僑組織追緝起獲有案，旋接匪函勒索大洋十五萬元，因無力籌措，受匪徒凌辱，遍體鱗傷，自必無生望，後得中山突擊隊吳支隊長金悉知藏身地點，乃於八月十五日親率隊員黃培翁根源等將權階及幼孫兩人起獲，並派員護送返鄉，當場捕獲匪徒多名歸案究辦，蔡權階於感恩之餘，聞在港報大登啓事頌吳支隊長之大德云。

(三)下欄鎮

甲·九月廿三日，僑縣長歐大慶蒞區「視察」，區內小醜，大獻殷勤，在金山書院開會「歡迎」，開會時，歐逆大發和平談論，會後歐逆並往唐家拜會日軍，聞此次參加「歡迎」者，均有茶資奉送，收買人心，可憐亦復可笑。

乙·下欄墟各商店多復業，每逢墟日，番攤色實，倍於平常，幾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勢，婦女之賭賭及賭博者亦不少，且有速買錢輪光者，賭風之盛，盡可想見，又該墟最大之民衆茶室，現亦開張，雀橋，吃吃之聲，達於戶外，淪陷區之黑暗

，可見一般。

(四)東岸鄉

甲·鄉內具州祠，甘逸祠，及文武廟，於九月七日為徵工工程兵拆去棟樑，雖大送香煙水菓，亦難倖免。

乙·長生會之佛仔徑，白石坑，南山等三段松山，於十三日下午一時，在該鄉公所開投，結果為鄉人黃興黃照輝投得，投價為二千九百七十元云。

丙·唐家日軍於本月廿日，率同大批唐家男女伙役，到鄉借去三百五十石穀，謂唐家米糧不敷食用，故到借取，其野蠻無理，盡可想見。

丁·七月尾八月初，天雨滂沱，山洪暴漲，秧苗被淹損失不貲，黃世滄之田，土名屈曲田坐，亦被大雨沖崩一段，開修築費用，只工銀一項已耗去三百五十元云。

戊·八月廿九日唐家日軍派出步兵在該鄉留獅山駐防警戒，下午四時，該隊日軍到鄉索取生豬一頭，肥雞三隻，作助膳之用，鄉公所以生豬難應付，聞再加肥雞三隻，作爲了事，敵騎予取予攜，難爲了老百姓。

(五)雞山鄉

甲·雞山鄉校已復課，校長仍爲唐貽莊，開經費難籌，學生返校上課甚少。

乙·日軍近日派隊，在該鄉浦口搶劫行旅，如屬有用財物，悉數掠去，若爲鹹魚菓菜，則勒索多金，聞有下欄人名友嬌者，曾被該批日軍劫去貨物約千餘元云。

(六)官塘鄉

甲·鄉人卓耀慶，卓康二人，偷渡來澳，被敵黨獲，解至三廠，每人被日軍輪打四棍，皮肉紅腫，痛苦連天。

乙·鄉中學校自淪陷後，即告停辦，只由唐壽卓學霜，余玉麟三人，招生開班，惟收費過昂，學生寥寥無幾，現聞鄉校董兼理財卓博業，有提議恢復之說，想不日即可實現。

(七)外沙鄉——現任香港大新公司總理蔡昌，前在鄉建屋，曾遺下杉木一百條未用，不料敵軍於十日到各鄉搜刮杉木作築路用時，竟將該一百條杉木掠去無餘。

(八)翠亨鄉——設於該鄉之粵區難民救濟院自前月奉命接管中校地後，即積極將所有田園荒地，重新開墾，從事積極救濟，聞最近更添招難民百餘人，從事開墾，院中供給食用外，並酌給工資，遇有疾病，亦免費代爲診治云。

(九)長沙埔——該鄉村外馬路，因地潮交通要道，地方未淪陷前，曾大加破壞，自大好河山，遭敵蹂躪後，敢則強迫鄉民限期修葺，處於淫威之下，鄉人經將破壞地段修復，日軍車已由蕭家村直通至唐家云。

(十)那洲鄉

那洲鄉正鄉長古毅，副鄉長梁慶生，近以單車仔多向該鄉過往爲圖利起見，出示凡過往該鄉者必須納費然後准許通過，單車仔被勒索不甘，遂於十一月某日聯同結隊到該鄉找正副鄉長理論，正鄉長聞風先逃往會同鄉縣連，副鄉長被痛打一頓云。

七區

大小淋島再起激戰

我中山團隊分路出擊，先後將大小淋島、南北水、三塘、萬里圍各地克復，斬獲甚衆，白蕉方面日軍一度派隊馳赴大小淋島增援，中途遭我團隊襲擊，被我擊沉汽艇一艘，艇上日兵傷亡過半。十五日白蕉日軍再派隊百餘人，聯合所謂「海防軍」分乘艦艇多艘，向大小淋島進犯，我軍以該島四面環海，無險可守，俟其登陸後，即起而迎擊，在激戰中，日方由三灶島派出水機三架，飛前線助戰，向我軍陣地及砲臺，南北水各處投彈甚多，但我方將士用命，在日軍飛機大砲猛烈轟擊下，仍奮勇應戰，擊斃日軍甚多，附近水道交通完全斷絕，乾霧沿岸仍由我軍扼守，後方民衆仍極鎮定。據守白蕉日軍，因懼我團隊襲擊，十五日由三灶島方面，抽調台詳新兵二百餘人開到，現白蕉附近河面仍有日艦兩艘停泊，岸上日軍及所謂「華南海防委員會」分子，每晚均落艦歇宿，情形極為恐慌。

游擊團隊出擊

大小淋日軍敗退

駐守中山七、八區之屈仁則，吳發仔等部數百人，於十月十一日晚奉令向大小淋島包圍反攻，佔據該處之日軍及所謂海防軍，約有三百人，包圍頑

抗，我軍奮勇爭先，反覆衝殺，與日軍激戰一夜，日軍傷亡枕藉，其殘部於十二日晨狼狽退落該島，我軍乘勝搜索，奪獲軍用品甚多，日軍退出大小淋後，連日派機向我七、八區陣地轟炸，並利用軍艦砲砲，向我沿岸轟擊，戰事異常劇烈。

九區

農民圍擊護沙隊

九區農民，廿九日在九區大南沙召開各沙代表大會，是日我三九區游擊隊，切實保護，查「偽縣府」自施行谷米統制後，每畝須義務由耕人繳納新谷六十斤與統制處，而絕不給價，至其餘所收得之谷，則每担給價大洋二十元零五角。其售賣權完全歸統制處，農人不得擅賣，況出貨時又每每祇先給半價，令耕人苦不勝言，幸此種辦法，現尚未深入我游擊隊勢力地帶，詎「偽縣府」最近以沙田捐費歸回「財廳」直轄，失去大宗款項，乃異想天開，又頒行一種「沙田登記」，由廿八日起，限各個人將所耕之畝數報明，每畝代墊登記費一元，他日向業主扣回，限三日內報交，否則拘人究辦，此項壓力，勢弱無援之農人，多已照辦，如一二五區等處，多難伸免，惟三九區各沙佃人，以得我游擊隊協助，于廿九晨八時，在大南集議後，決以武力應付，事後統制處僱辦事員二人，備「護沙隊」卅人到牛角沙調動，竟緩和和意，竟被農人圍擊，羸竄而逃，結果死傷數人云。

民利公司

在浮墟開會員大會

綠林豪傑及各鄉民衆組織之「民利」公司，於九月二十日下午七時在九區之浮墟某地舉行第三次會員大會，到會者八百九人，大會爲招待各會員大排筵席，排九番攤各賭亦應時熱鬧非凡，歡宴後即開會，首由該會主席某氏致開會詞，即請司令部周參議致詞，詞舉爲財政及各種報告，然討論會務至深夜散會。

查民利公司現有會員約三四千人，未受當局津貼，全由護沙及入會費支持云。

大小黃圃已無日蹤

偽軍借勢魚肉鄉民

魚塘與耕地均須納費

九區大黃圃及小黃圃兩地，原爲中顧土匪出沒之區，石岐失陷後，該地亦被佔據，月前我游擊隊曾一度收復，但亦未有團隊回駐，後仍爲日兵一小隊約五十人盤據，但至十一月十二日得據消息，則盤據大小黃圃兩地之日軍，已於十一月七日晚自動撤退，八日晨，我民衆始行發覺，惟大黃圃仍有附日軍黃禮部盤據，大肆掠奪，鄉民被壓迫，苦不勝言，每一魚塘及耕地，均須向黃禮部納費保護云。

本刊鳴謝捐款

逕啓者本刊爲募集出版費以資發展起見日前曾發出捐冊向海外僑梓廣求捐助，目下各埠捐款，已紛紛匯返，具見諸僑梓關懷桑梓及愛護文化之至意，同人等自當益加淬勵，力求進步，以期毋負 諸君子之熱望捐款除由本社負責人發回收據外并將各熱心僑梓芳名登報以示高風而鳴謝意

鄭仲楚君捐助國幣

壹百元

古葆乾君捐助美金

三元

吳 金君捐助國幣

壹百元

陳志良君捐助美金

三元

卓 榮君捐助國幣

伍拾元

楊桂濂君捐助美金

三元

梁炳鑒君捐助港紙

叁拾元

郭 朝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超球君捐助港紙

壹拾元

孫漢廷君捐助美金

三元

千里達埠

經手人：孫茂榮

程賢臣君捐助美金

三元

孫茂榮君捐助美金

伍元

孫繼昌君捐助美金

三元

梁純鏡君捐助美金

伍元

僑光社君捐助美金

三元

林 綿君捐助美金

四元

林潤滔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華佑君捐助美金

四元

鄭 明君捐助美金

三元

林興凱君捐助美金

四元

鄭東月君捐助美金

三元

陸開鑑君捐助美金

四元

鄭 管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天葵君捐助美金

三元

孫悅賢君捐助美金

三元

孫漢宗君捐助美金

三元

中山飯店捐助美金

貳元

陸 鳳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以謙君捐助美金

壹元

林 沙君捐助美金

壹元

劉大中君捐助美金

壹元

黎伯元君捐助美金

壹元

劉建廷君捐助美金

壹元

李金利君捐助美金

壹元

以上共捐得美金八十八元

(即十七磅十九司令)

巴拿馬埠

經手人：鄭正心

鄭正心君捐助美金

十元

陳吉潤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榮剛君捐助美金

三元

余 煥君捐助美金

三元

鄭惠華君捐助美金

二元六角

梁卓南君捐助美金

二元六角

萬成公司捐助美金

貳元

阮壽初君捐助美金

貳元

嚴慎言君捐助美金

貳元

蕭德潤君捐助美金

貳元

黃劍俠君捐助美金

貳元

鄭文琨君捐助美金

貳元

鄭以暢君捐助美金

壹元

古 泗君捐助美金

壹元

劉雲洲君捐助美金

壹元

方藝來君捐助美金

壹元

余達濱君捐助美金

壹元

以上共捐得美金四十一元貳角

檀香山埠

經手人：鍾工宇

鍾工宇君捐助美金

五元

鄭 良君捐助美金

貳元

黃榕理君捐助美金

貳元

溫 發君捐助美金

壹元

余 安君捐助美金

壹元

馬 義君捐助美金

壹元

伍 盆君捐助美金

壹元

陳 容君捐助美金

壹元

陳 波君捐助美金

壹元

鄭西綠君捐助美金

壹元

余柄垣君捐助美金

壹元

林永寬君捐助美金

壹元

Mr. Alfred Smith

壹元

鄭培 溫火山 鄭汝亨

泰士里

黃伯 陸湖以上各君各捐款美金五

毫

以上共捐得美金二十二元

本刊進支數目列

逕啓者本刊純爲文化服務，非私人營利可比，故財政力求公開，以示大公而昭信用，茲將本刊進支數目按期列下如有錯漏，并希指示爲荷！

(甲) 進項：

- (一) 接上月存港紙三百六拾捌元
 - (二) 鄭仲楚君捐助國幣一百元伸港紙二十五元
 - (三) 梁炳鏗君捐助港紙三十元
 - (四) 鄭超球君捐助港紙一十元
 - (五) 第二三期合刊廣告費七十七元
 - (六) 巴拿馬埠捐款美金四十一元二毫伸港紙一百六十八元五毫
 - (七) 千里途埠捐款十七磅十九司令伸港紙二百五十五元九毫七仙
 - (八) 吳金君捐助國幣一百元伸港紙二十四元二毫
 - (九) 卓學君捐國幣五十元伸港紙一十二元一毫
 - (十) 懷香山埠捐款美金二拾二元伸港紙九十一元六毫七仙
- 以上共進得港銀一千零六十二元四毫四仙
- 附註：尙有黃貫君經手十份報費鄭正心君經手二十份報費及零售報費將另賬報告，故未列入

(乙) 支項：

- 九月份
- (一) 第二三期合刊印刷費港紙一百五十五元

- (二) 寄刊各埠郵費港紙一百零四元八毫
 - (三) 寄刊用鴉皮紙一元六毫
 - (四) 寄刊用繩仔八毫
 - (五) 職員兩人生活費四十元
 - (六) 助理編輯生活費一十八元
 - (七) 什役工銀二元
 - (八) 文房用品一元
 - (九) 報紙兩份二元
 - (十) 淪陷區通訊員津貼費五元
- 十月份
- (一) 職員兩人生活費四十元
 - (二) 助理編輯生活費一十八元
 - (三) 特約撰述員兩位津貼費十元
 - (四) 報紙兩份二元
 - (五) 寄往外埠信件兩封五毫
 - (六) 淪陷區通訊員津貼費五元
- 十一月份：
- (一) 職員兩人生活費四十元
 - (二) 助理編輯生活費一十八元
 - (三) 特約撰述員兩位津貼費十元
 - (四) 報紙兩份二元
 - (五) 書籍費一元二毫
 - (六) 文房用品一元四毫
 - (七) 寄往外埠普通信件四封一元
 - (八) 寄往美國空郵一封三元八毫
 - (九) 淪陷區通訊員津貼費五元

以上共支港銀四百八十八元一毫

(丙) 結存：

- (一) 進銀一千零六十二元四毫四仙
- (二) 支銀四百八十八元一毫
- (三) 比對結存港銀五百七十四元三毫四仙

金融時值表

調查日期：十二月二日

▲ 貨幣 價 值

- 大洋券 · 二·三六六二·
- 省毫券 · 一·四七〇〇·
- 省雙毫 · 七·四〇〇·

▲ 各國 紙 幣

- 正磅紙 · 一·二·二〇〇·
- 雜磅紙 · 一〇·七〇〇·
- 花旗紙 · 四·一·二〇·
- 雪梨紙 · 三·四〇〇·
- 呂宋紙 · 二·〇四〇·
- 勞陣紙 · 一·一八五·
- 石叻紙 · 一·八二二·
- 山打根紙 · 一·七六九·
- 西貢紙 · 七·六五·
- 暹羅紙 · 一·四一五·

註：以上全以港紙所值計算

物價調查表

調查日期：十一月卅日

(大洋計)

(一)米(每担計)

飲風 四十六元
絲苗 五十四元
糯 六十元

(二)雜糧(每担計)

番薯 十八元
芋 十九元
米糠 二十五元

(三)肉類(每斤計)

鴨 三元二角
鷄 一元八角
鹹魚 三元二角

(四)雜貨(每斤計)

白糖 九角五分
黃糖 八角五分
鹽 四角
茶葉 二元

(五)其他

雜柴每担 三元二角
松柴每担 三元八角
芒草每担 一元二角
棺木每副 一千元
火柴每盒 四百元
火柴每盒 六十元
耕牛每頭 九百元
耕牛每頭 一千五百元

牛 二元六角
豬 二元六角
糖 一元
鹹魚 一元八角
生油 一元八角
火水 一元
鹹蝦 八角
蠟 一元八角

本刊徵稿

各鄉消息。特寫通訊。
僑胞動態。羣奸醜史。
皆所歡迎 各種照片 尤為歡迎
來稿除贈閱本刊外並酌奉稿酬

駐港通訊處
商業印刷所有限公司 轉
今日中山社

鐵騎蹂躪下的中山

陳嘶馬編著 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

全書十萬餘字，抗戰以來之中山經過情形詳載無遺。淪陷後之各種動態尤為詳盡。

每個中山民衆都應人手一冊留作永遠紀念凡是關心 總理故鄉者不可不看！

海外同鄉欲知家鄉情形尤不可不看 每冊三角
今日中山社代售 香港永安公司 永安街鴻發公司
天一公司 京華公司 皆有寄售

M. P. SAN & CO., LTD.

Biscuit & Confectionery Manufacturer

香 港

馬寶山糖菓餅乾有限公司

門 市 德 輔 道 中 二 百 九 十 三 號

◀ 電 話 二 七 八 九 ▶

| | | | | | | | |
|---|---|---|---|---|---|---|---|
| 提 | 零 | 取 | 媳 | 貨 | 西 | 糖 | 上 |
| 倡 | 沽 | 價 | 美 | 精 | 餅 | 果 | 等 |
| 國 | 批 | 公 | 歐 | 料 | 麵 | 餅 | 材 |
| 貨 | 發 | 平 | 西 | 足 | 飽 | 乾 | 料 |
| ， | ， | ， | ， | ， | ， | ， | ， |
| 請 | 格 | 歡 | 挽 | 價 | 各 | 暢 | 新 |
| 來 | 外 | 迎 | 回 | 廉 | 色 | 銷 | 式 |
| 一 | 克 | 代 | 權 | 物 | 齊 | 各 | 機 |
| 試 | 己 | 理 | 利 | 美 | 備 | 地 | 器 |
| 。 | ， | 。 | 。 | 。 | 。 | 。 | 。 |

工 廠 銅 鑄 淨 電 氣 道 四 十 七 號 至 六 十 一 號

◀ 電 話 二 三 三 四 ▶

編

後

話

本刊創刊至今，不過出版了第四期；時間本還很短，可是獲得廣大讀者們熱烈的愛護，確使我們也感到有點「意外」。恭維、頌揚和鼓勵的信，如雪片飛來。第二三期合刊，早已銷罄一空；但是不少讀者還不斷來函購閱，我們無法可以再印，只好覆函表示我們的歡意，最近各埠僑梓的捐款也紛紛匯返，可見僑梓們對家鄉文化提倡愛護的至意，和對我們這一羣年青人努力的信賴。

這種種難得的「好意」，說明了本刊已初步獲得讀者們的支持，開始衝破「始創期」的難關，一步步踏上發榮滋長的前路，因此我們更以萬二分熱誠，祈求着讀者們以更大的幫忙，來響應我們發動的「備求基本定戶一千份」的運動，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早日完成這一個計劃，奠定本刊長期出版的經濟基礎，使本刊今後能夠生長得更堅實，更健全，和更富活力！

這一期又「宣告」脫期，也不外是用「拖延」來等待「接濟」的舊辦法，現在已獲得僑梓們的不少

的捐助，本刊經濟無疑已較前充裕，因此這個「舊辦法」，從今後是應該要努力加以改善的。

本期封面已改用書紙印刷，這個小小的「改革」說明了我們是在經濟能力範圍內不斷地力求進步的，從下一期起，在內容方面，也打算來一個新的嘗試！

「僑胞服務」這一欄，本期來函似較前期多，遠地僑梓，也開始感到需要我們的服務，希望着海外讀者們今後更能夠多給我們服務的機會。

魯巴的「論反攻」紹泉的「八區通訊」羅萬鐵的「介紹兩位中山籍的華僑國大代表」以及十多篇的「見事論事」都是不會虛費讀者精神和時間的文章，希望讀者不要輕輕把它們放過。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張惠長鄭學文，卓華幾位先生對本刊內容，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使很多為我們疏忽的地方，都能夠知道改正過來。其次鄭悔因先生在百忙中為我們寫的那一篇鄭健初先生的「人物誌」也值得我們致謝一句。

稿

- (一) 本刊除「社論」外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 海外同鄉之生活寫照及工作報告尤所歡迎
- (三) 來稿以語體文為主精悍簡潔之文言文亦表歡迎
- (四) 來稿須寫明姓名地址發表者姓名由作者自定
- (五) 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六) 來稿不用本刊就不負責退回如必取回者請付足郵票
- (七) 來稿刊後酌致薄酬或贈送本刊
- (八) 本刊於每月一日以前截稿
- (九) 來稿請寄香港浮仔洛克道四五三號商常印刷所有有限公司轉交本社

本刊駐港臨時通訊處

CHUNGSHAN TODAY

The Mercantile Printing Press

Co., Ltd.

441-453 Lockhart Road

HONG KONG

香港登克道四五三號
商業印刷所有有限公司
今日中山社

徵求基本定戶一千份

爲鞏固本刊根基，長期爲僑胞服務。

望愛護文化的熱心僑梓 從速定閱 踴躍介紹

我們本着報道家鄉詳確訊息，批評一切不合理現象，清算奸偽醜行，聯絡僑胞，促進文化建設，推動救鄉運動的宗旨，來創辦「今日中山」月刊。希望由這一個刊，來表達大眾對抗建對家鄉的意見與要求，造成社會正論，灌成一種力量。

自出版以來，時間雖然很短促，但一方面由於僑胞關心家鄉，愛護宗邦的心切，一方面由於本刊態度的嚴正，立論的公允，消息的充實，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中，已得到各方面的來信獎勵，及各種事務的委託與捐助。精神物質都得到極大的支持，本刊在廣大的僑衆中，逐漸有着信賴，將來可能發生一種力量，是我們可以預期的，也是大眾所能共見的。

不過，在家鄉失陷以後，我們過去的基礎和力量都受了巨大的摧殘，在目前這萬分艱苦的環境中，我們雖然有決心堅持奮鬥下去，可是力量終是有限。因此，爲了貫徹我們的宗旨，爲家鄉僑胞服務。爲了文化事業的推動發展，我們便決定向海外同鄉請求捐輸援助，支持這個刊物，渡過目前的難關，繼續生長。這是我們不得已的苦衷，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并不是要靠捐助來辦刊，靠辦刊來吃飯的。聰明的僑胞當能明白這點。

但，我們也很清楚，僑胞的黃金時代多已過去，在目前的時局動亂中，僑胞更受到極大的影響，即使僑胞的熱誠可感，但要靠捐助來支持一個刊物，始終不是妥善的辦法，也不是我們的初願，我們決不想這樣幹。

因此，我們要使本刊能夠長期的支持下去，成爲中山唯一有力的輿論機關，成爲僑胞意見的園地。我們決定發動徵求「一千份基本定戶」運動，來鞏固本刊的根基。

「一千份基本定戶」，這并不是奢望。中山旅居海外的同鄉達十萬人以上，以這巨大的數目，雄厚的力量，每年拿出二元四角美金來定閱一個目前唯一的家鄉報，這確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差不多可以說：「以一餐茶，一杯咖啡的代價」，來博取「家書抵萬金」的家鄉報的長期閱讀，在僑胞方面確是輕而易舉的事。在本刊方面則得到一個有力的支持。確立基礎，可以按照我們的計劃，充實本刊，發展文化工作，長期爲家鄉僑胞服務。這一個計劃的。我們深信關懷家鄉，愛護本刊的僑胞們，是定能給我們助力，來完成這個願望，完成爲了這個徵求運動的加速進行，我們還定下幾點獎勵辦法，作爲本刊對熱心幫忙者的一點敬意。

(一) 希望海外同鄉自己定閱外盡力介紹與其他同鄉親友，凡介紹定閱本刊十份者，贈全年一份。二十份者，贈全年二份。

今日

1940